

訂一年

迎新送舊專案

〈附錄〉
聯合文學精彩要目
13~24期

- 13期 世界各國作家談寫作
- 14期 「克勞德·西蒙」法國新小說專輯
- 15期 文學、藝術、同性戀特輯
- 16期 歷史、小說、戲劇特輯
- 17期 女性與文學專輯
- 18期 傳燈者鍾肇政專卷
- 19期 五月文學花束——萱草之歌
- 20期 翻譯與文學專號
- 21期 城市與文學專號
- 22期 幽默與文學專輯
- 23期 武俠小說專輯
- 24期 革命與文學專輯

好的文學雜誌，歷久彌新，值得訂閱，更值得收藏。許多讀者常以函電表示，希望擁有過期的聯合文學，因為市面上看不到、買不到！

有鑒于此，聯合文學社特別推出迎新“送”舊專案——只要您在77年5月15日以前，訂閱聯合文學(含續訂)，立即獲贈聯合文學保存本第二卷(13~24期共12本，精彩要目如附錄)，機會空前，請速行動！

聯合文學漂亮手筆 您訂一年我送一年

現在訂閱聯合文學，您就可以享受：
(即日起至5月15日止，郵戳為憑)

- 零售每本125元，訂閱一年12期1250元，兩年2400元。
- 訂閱即獲贈價值1,250元的聯合文學保存本第二卷(13~24期)。如您已擁有，請在劃撥單註明，我們可代您轉贈親友，讓他們分享文學的喜悅。
- 即可成為聯合文學會員，享受聯文叢書八折優待。

郵撥帳號：0744922-2
聯合文學雜誌社
服務電話：(02) 766-6759 ·
763-1000轉672
社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61號6樓



湯英伸救援行動始末 · 陳映真最新小說力作：趙南棟 · 5 · 19 現場報導

陳映真
最新小說力作
趙南棟
50年代
激盪的歷史
熾烈的理想
純美人格的風姿

●現場報導
5·19
這一天……
16張精選的
圖片證言

關曉榮：
蘭嶼紀事

彩色document
社會火山
馬尼拉的垃圾山
悲歌七彩湖

專訪
王浩博士
「非理性」下的
科技

76年6月5日 / 第2卷第8期



湯英伸 回家了……

5月15日凌晨，槍聲四響
曹族少年湯英伸
終於償付了他的欠債……

來自茵夢湖的靈感
 浪漫如水
 舒適如雲
 溫柔如情
 撫淨你身心的灰塵
 人生道上的疲憊

夢幻系列



夢幻藍

HCG 夢幻系列——一個成真的美夢！

漸層朦朧的夢幻色，係歐洲設計大師自茵夢湖傳說得來靈感，運用於作品上的一種珍奇色彩，浪漫溫柔又舒適。

和成新推出夢幻系列，

夢幻紫、夢幻藍、夢幻紅等套套賞心悅目，讓您潔淨身心之時，徹底鬆弛自己、悠然忘我。

夢幻系列以電腦自動窯燒製，瓷釉均勻細密，保證10年不龜裂。

配用 HCG 單把手定溫龍頭，可連續使用100萬次；

豪華省水馬桶、靜音、省水——全套衛浴，件件精品。

和成銅器、瓷器榮獲日本海外第一家 JIS 工業標準及美國 ANSI、加拿大 CSA 國家標準，

為暢銷美國、日本、加拿大市場的最佳品質保證！

歐式精緻衛浴情趣...



HCG 和成欣業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6號10樓
 TEL: (02)551-8101

全省展示中心及服務中心

台北☎(02)5015167

東區☎(02)7062209

中區☎(02)5631411

桃園☎(033)625661

竹苗☎(035)315152

台中☎(04)2613184

彰化☎(047)237608

雲林☎(056)327091

嘉義☎(05)2771233

台南☎(06)2638110

新營☎(06)6334605

高雄☎(07)2616151

屏東☎(08)7334778

宜蘭☎(039)354515

花蓮☎(038)525192

基隆☎(032)279411

發行人 / 陳永善 (陳映真)
 編輯總顧問 / 高信疆 (高上秦)

人間

20

編輯顧問 / 高信疆 詹宏志 蔣 勳
 林懷民 吳靜吉 黃春明
 郭 楓 尉天聰 王禎和
 張照堂 阮義忠 蘇俊郎
 關曉榮 吳嘉寶 林俊義
 王 鑫 徐國士 韓 韓
 馬以工 梁正居

文字編輯 / 許南村
 圖片編輯 / 李文吉
 企 劃 / 企劃編輯組
 攝影採訪 / 林柏樑 蔡明德 李文吉
 廖嘉展 鍾俊陞 賴春標
 文字採訪 / 官鴻志 曾淑美
 王墨林 藍博洲
 特約採訪 / 陳 列 陳斐雯
 執行編輯 / 范振國
 業務主任 / 曾伯堯
 會計主任 / 吳文娜
 廣告主任 / 陳映三
 視 聽 部 / 王菲林

美術構成 / 蔡雅松
 美術協力 / 凌 鈺



封面圖說：
禮拜天早晨，
小妹帶英伸到
天主堂望彌撒。
(攝影■李文吉)

10 〈人間對談〉
攝影■廖嘉展 撰文■陳映真
訪談對手■王浩
「非理性」下的科技

王浩博士
充滿智慧的俚語
深刻闡發科技與人文
的關聯
發人深省……

18 〈人間少數民族〉
攝影■李文吉 撰文■官鴻志
我把痛苦
獻給您們……

湯英伸救援行動始末

5月15日凌晨
19歲的曹族少年湯英伸
終究還是被槍決了……
本文向您報告
多位關心湯英伸命運
關切少數民族問題的人士
展開積極救援行動的動機宗旨
以及他們救援過程中
在感激與哀傷、希望與絕望裏
跌宕起落的心情……。



46 〈啊！美麗的台灣〉
攝影■賴春標 撰文■紀雲山

七彩湖的悲歌
記一個變色的山湖

由於林木的濫砍
登山客的大批湧入
七彩湖—這中央山脈最高的湖泊
在貪婪無知的破壞下
正面臨酸腐、變色的噩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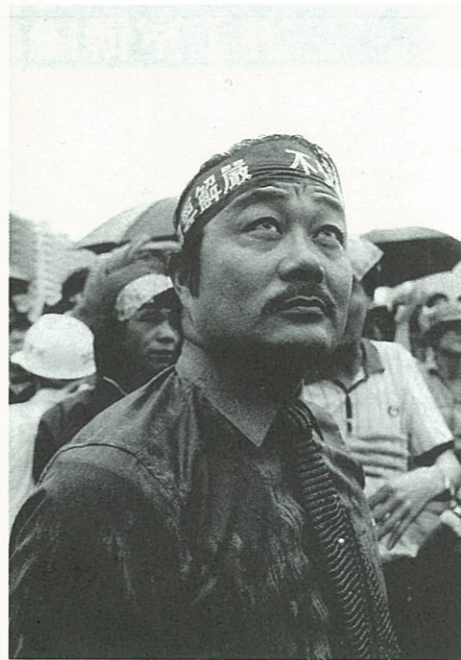
60 〈人間亞洲〉
攝影 / 撰文■王菲林
社會火山
記馬尼拉垃圾山

這裏的空氣充滿屍腐的臭味
揮趕不去的蚊蠅滿天飛舞
一萬多名破產的農民
在此翹集
自垃圾堆中尋找食物……



74 〈人間現場〉
攝影■蔡明德等
5·19這一天……

16張現場記錄的精選圖片
和您共同檢視
5·19反對制定國安法
示威抗議活動的各個場景……



86 〈關曉榮蘭嶼記事系列(三)〉
攝影 / 撰文■關曉榮
文明，在仄窄的
樊籠中潰決……

主屋、工作室、涼台構成的
雅美文明獨特的精神內涵
因無知輕狂的忽視、戕害
在12坪國宅的圈籠中
逐步的斷裂、崩潰……

102 〈人間亞洲〉
攝影■富田和宏 撰文■王墨林
天皇，
日本人的守護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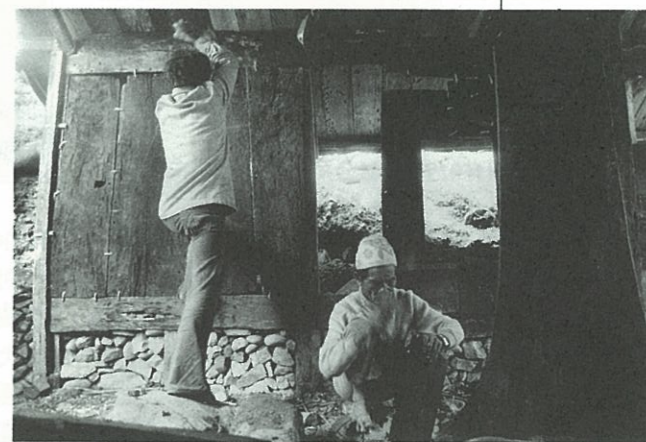
戰後迄今，儘管科技文明幾達巔峯
神格化的天皇的碩大陰影，
依舊牢牢禁錮日本人的心靈……

112 〈副刊人間〉
撰文■陳映真
趙南棟

陳映真最新小說力作
為您描繪50年代初葉
最激盪的歷史、最熾烈的夢想
最苛烈的青春和狂飆般的生與死……

本刊圖文版權所有
未經同意轉載者依法追究

出版者 / 人間雜誌社
登記證 / 局版臺誌字第4880號
社址 / 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7巷11弄17之1號
電話 / (02) 702-7609 · 705-6801
700-6304 · 704-0061
中華郵政北字第1726號執照
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國外經銷處：
加州：長青書局
芝加哥：士林書苑
香港：田園書屋

郵政劃撥帳號 / 1008791-0號
國內掛號投遞 (每期另加郵費10元)
●國內郵資如有調整，國外訂費將隨著調整。
(國外訂費，均含銀行代收手續費)

讀者信箱

人間與高雄「泉坊公司」無業務往來

本人在2月向高雄「泉坊圖書公司」辦理「人間」續訂，但收到2月、3月後，就再沒收到書了，請查詢！

高雄 歐風汽車

編按：高雄「泉坊圖書公司」於75年12月起與人間雜誌已無業務往來，請人間讀者或到期之訂戶，勿向該公司繼續訂閱。該公司現在地址為：高雄市八德路一段289號2樓之2，電話為：2415019，與該公司有任何訂閱問題的讀者，請直接向該公司查詢！

最重要的還是實踐

謹送上日本天皇生日的相片；這些都是我在4月29日，從早上忙到深夜的成績。因為經驗缺乏，在嚐試上還有一些錯誤，但對我而言，最重要的還是實踐，只有實踐才能獲得貴重的經驗，特此向你們報告。

另外，送上的相片是樋口健二先生特別為我從眾多相片中挑選出來的。

日本 富田知宏

關心湯英伸

13日自報上獲知湯英伸被判槍決的消息後，感到非常難過，也知道已經有許多關心他的人，上電給總統，希望總統給予特赦但結果尚未得知。

以前曾閱讀過貴刊對湯英伸不幸遭遇的報導，因此相信你們一定也是非常支持他，關心他，所以希望

你們能發起所有的讀者，甚至各大新聞播傳媒體，聯合簽名替湯英伸請願，喚起有愛心的社會大眾，將我們關心湯英伸的愛心，以及支持他的決心，呈遞給總統，讓他了解我們的愛心，能夠特赦英伸免其一死，不要讓這麼好的一位青年失去生命。

台北市民 何立真 何立德
劉懼兒 劉玉霞
同上

政治歸政治，文學歸文學

在這個「變」的時代，一切的言論似乎都活潑起來，最近已經有人要求解除「書禁」，這對文化界似乎是一件好消息，可以預見的未來「XX年代文學全集」等大堆頭的書又將展開一場世紀大戰。

希望人間雜誌能本著「立足台灣，胸懷中國，放眼世界」的精神為人間的讀者們策畫，「三十年代作家、台灣早期作家、當代大陸作家」的簡介、生平、代表作、一些作家對其作品的評論，和其對後世的影響，能夠作出一本專刊，作為讀者選擇作品的依據。

讓我們一起來為填補文學的鴻溝努力，也讓我們為那些當時為中國人的生活作紀錄的作家喝采，讓政治歸政治，文學歸文學，還給中國文學一個真面目！

台北 陳光宇

編按：自本期開始人間增闢了副刊，希望此後能達成你的期許。

這不是虛幻的故事啊……

常常聽過台灣人被日本軍閥強徵去戰爭，而陣亡了四萬多人，傷了很多人的消息，但是一直覺得那是很虛幻的過去的故事，好像跟我沒有多大的關係。

但看到貴刊上一期和這一期的台灣日本兵的遺照和簡歷，以及家族的呼怨，我嚇住了，飲泣了很久很久。竟然這麼多的台灣的菁英成了絲毫沒有意義的炮灰！這麼多的人們痛失了年輕又英俊又強壯的爸爸、哥哥、兒子，這麼多美好的家庭破碎了！

上天對我們台灣人為何這麼殘酷？我們有什麼原罪？為什麼老是在被支配，被屠殺而死於非命？我們被壓迫和搶劫，被殺戮，而統治者到時候一走了之，另一種統治者再來欺壓我們！我們何辜有之？

在此讓我對這些死於非命的同胞們獻上虔誠的一拜！

北投 謝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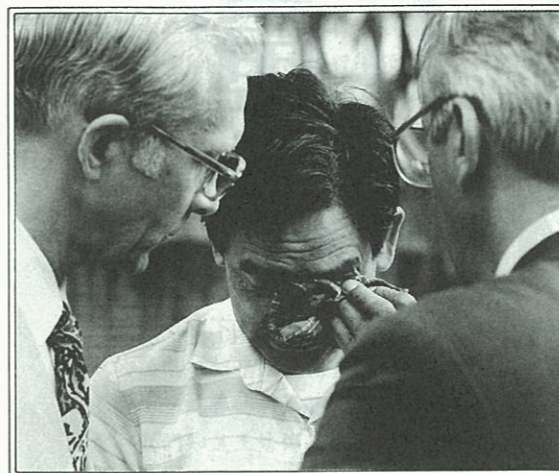
殺人償命是千古不移的法則？

今晨的聯合報第五版報導湯英伸已被槍決的消息，不禁令人想起貴刊在第9期對湯生所作詳實的報導，那篇報導讓我了解原住民在現實社會中奮鬥之艱辛，也對湯生懷有憐愍之意。我多麼希望湯生在貴刊的幫助下，重新活躍在社會上，雖然你我也知道殺人償命是千古不移的法則。貴刊第20期是否再對這一事件做後半段詳實之報導？

中山醫學院 王泰元

編按：請閱讀本期雜誌！

編輯室手札



5月15日凌晨5點40分，19歲的曹族少年湯英伸的死刑，終於被迅速的執行了。他的家人遵照他的遺囑，將他身上有用的器官捐贈給需要的人之後，遺體於5月16日火化，骨灰在當天下午運回特富野……

這種償債的方式，對於因一時衝動，鑄下三條人命慘案，因而無時不在咎悔中渡日的湯英伸而言，應該一直都是甘於承受的吧！

然而「是不是因為我們的介入，反而更加速了他離開人世的期限呢？」連日來，編輯部總會如此不安的談論著，內心充滿了罪責。

我們試著將獲知他死刑定讞的消息後，積極參與救援、發動募款的那段時日複雜感受以及各界人士對湯案的看法，記錄下來，一則對曾經溫慰過我們的朋友表示感念，再則冀望這一份報告，能為我們的社會，此後在少數民族、報復主義的刑罰，甚至死刑的存廢問題上，提供一個更廣闊的思考空間。（見p.18我把痛苦獻給你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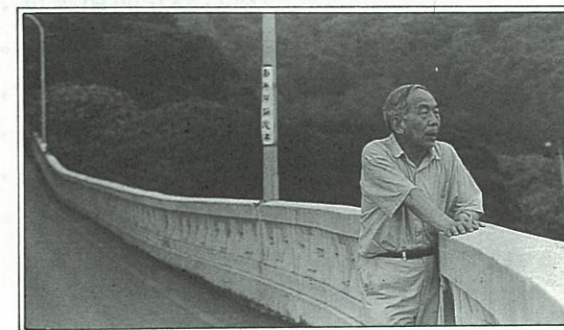
我們從表現在由主屋、涼台、工作室構成的雅美文明獨特的精神內涵中，驚異的發覺到人類文明發展長流的源頭。然而即便是這樣珍貴的遺產，仍免不了在無知與輕慢下被踐踏，被蹂躪。

「要滅絕一個民族，必先滅絕他的文化」台灣少數民族面臨結構性崩潰的命運，無疑是此一說法最佳的註解。

關曉榮的蘭嶼紀事，更再一次指控了這令人痛心的事實。（見p.86，文明，在仄窄的樊籠中潰決……）

現代人的無知、貪婪也充分顯現在對待自然的態度上。山岳攝影家：賴春標，為您記錄了一個中央山脈最高的湖泊，如何在林木的濫砍、登山客大批湧入的雙重破壞下，由靜謐幽美到酸腐變色的滄桑（見p.46七彩湖的悲歌。）

今年5月數學大師王浩博士回台講學，在知識分子，與學界間造成了極大的轟動，蒙王浩博士慨允，撥冗接受本刊的專訪，就科技與人文的關聯，發表了他深刻的看法。這一篇精彩的對談，在對科技崇拜幾至盲目的今天，實深富啟發的意義。（見p.10「非理性下」的科技。）



5·19集結在國父紀念館內外反對制訂國安法的群眾與層層圍堵的鎮暴警察，對峙了十數小時，氣氛僵持而緊張，這事件的整個過程，經各傳播媒體的報導，社會大眾應有本身的瞭解。那一天，「人間」也出動所有的攝影記者，參與了現場記錄的工作，我們精選了16張圖片，用具體清晰的影像，告訴您當時各個不同角落的場景（見p.74 5·19這一天）

4月29日是日本昭和天皇的生日，日本右翼團體在東京舉行一場堪稱盛大的慶祝活動。

王墨林以進步、銳利的思想，解剖了這次活動所顯的意義，以及有關天皇制的種種，對於想更進一步認識亞洲近鄰的讀者而言，當有不少的助益。（見p.102天皇，日本人的守護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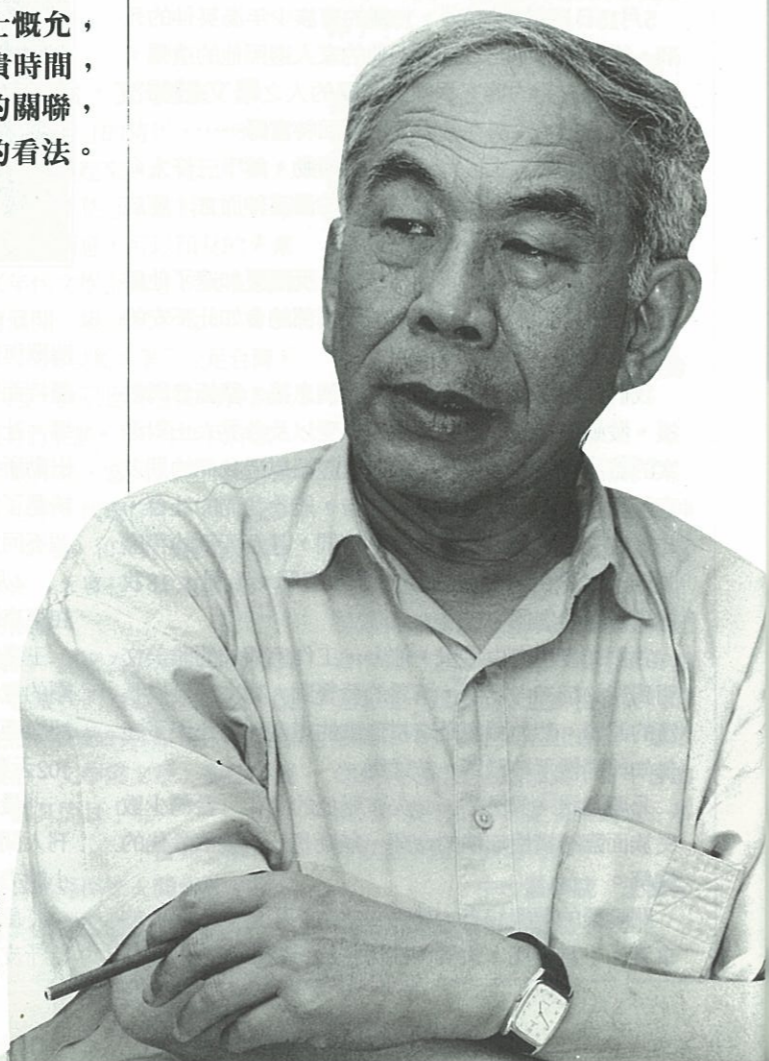
最後值得一提的，從本期開始我們增闢了〈副刊人間〉，首先一次刊完文長約5萬字的陳映真最新小說力作〈越南棟〉。

〈副刊人間〉的推出是一種嚐試，希望朋友們能多給予支持和批評，謝謝！

「非理性力量」 下的科技

五月上旬，王浩博士應中央研究院邀請，到台灣訪問和講學，引起學界、青年和社會廣泛的重視。本刊蒙王浩博士慨允，在繁忙的來台行程中，撥出寶貴時間，就今日科技與人和世界的關聯，發表他的看法。

「我始終以為科技發展中，存在著某種墮性。」



攝影■廖嘉展
訪問■陳映真 / 王菲林

王浩博士生於1921年，1939年考進我國著名的西南聯大數學系。1943年大學畢業，考入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1945年獲哲學碩士學位。1946年考取公費留學，赴美國哈佛大學攻哲學，僅15個月時間，獲哲學博士學位。獲頒博士學位後繼續留哈佛研究，任助理教授，旋赴英研究，至1961年回哈佛，任數理邏輯講座教授。1967年在洛克斐洛大學教學研究至今。

陳映真（以下略稱陳）：一般而言，目前世界科技的思想，似乎比較偏重科技的實用性，從而在基礎的、純粹的科學研究上，一般地比較不受注意。我們知道王浩博士特別呼籲科研工作不應偏廢科學的基本部門和比較純粹的理論部門……

王浩（以下略稱「王」）：說東西文化孰優孰劣，會牽涉許多複雜的情感因素。但至少如果可以從東西文化的「不同」來說的話，西方的文化，看來比較重純粹的東西。

例如古代希臘，為了想辦法丈量土地，發明了平面幾何學，這是實用性的東西。可是他們終於把平面幾何裡的東西純粹化、理想化、抽象化、發展出幾何公理這樣的東西。

從實用觀點來看，這已近乎某種遊戲，到了「無關宏旨」的地步。但它卻對整個西方科學的發展，有很大關係。古希臘人思考的上述幾何學問題，到了17世紀，對大科學家牛頓發展出來的力學，才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牛頓力學的精神，反映了古希臘幾何學的精神，這是大家知道的。

可是牛頓力學雖然重要，當時卻沒有「實用」價值。一直要等到200多年之後，牛頓力學才成為19世紀、20世紀大部份科技和科學的重要的組織部份之一。

但是許多後來在科技上想到「迎頭趕上」的國家，卻往往忘了19和20世紀西方科技的背後，還

有一個長久的、抽象的傳統。我們只顧看到科技在實用上驚人的力量，為了追逐船堅砲利而狂奔不已，急功而近利，一直到現在，我們還看不清非實用的、抽象的、純粹的基本科研的重要性。

科學研究，在於理解自然。理論上說，它雖然有實用的一天，但卻不是馬上可用。常常是幾百年後才派得上用場。例如孟德爾在19世紀發現了遺傳學的定律。這麼重要的發現，在當時就沒有人加以理睬，遺傳學重要的運用，到當前的遺傳工程學，達到高峰。

比較上看來，中國的文化，注重實用。中國哲學、倫理，注重人的行為、道德的規範。西洋的哲學和倫理，一開始就顯得抽象，「空洞」、「空想」。短期看用處不大。可長期看，用處大，不，簡直是大有用處。

拿文學藝術來說，也一樣：以一般「實用」觀點來看，文學、藝術似乎沒什麼用處。但就文學藝術對人的思考，對人的心靈、認識的影響來看，則有無法取代的用處了。

從文化長遠的觀點看來，基本科學的、乍見無實用性的、純科學的研究，非常重要。我們中國的科研工作，應該及早重視基本科學的研究。

軍方任務與蘇聯基本科學

陳：今日科技之向「實用」傾斜，原因可能不只一端。但和現代獨佔資本掌握、組織、推動和支持科技研究，也許有關係吧。資本主義的強大的動機在於利潤的追求。因此科技發展最終被導向科技研究之可以商品化，之可以營利之方向。一時間無利可圖、沒有商品化展望的東西，就不受整個科學教育和研究所重視，根本性地扭曲了科技思想和科技發展的方向。

如果是這樣，照道理說，最大資本主義國美國科技就應該大談實用，在純粹科學的研究方向應大為落後。再說，批判資本主義體制，宣稱自己

的體制為社會主義的蘇聯，按理說，她的基本科學應有重大的飛躍與發展。但現實上為何不是這樣呢？

王：美國的科技受到資本主義的商品化和利潤追求的影響非常大，使基本科學研究普遍不受重視，絕對是事實。

但是三〇年代歐洲大批優秀的大科學家，例如愛因斯坦就是其中的一位，或因避秦，或因別的原因來到美國，建設了美國基本科學深厚的基礎，甚至他們本身成了美國高等科學領域的一部份。其後，雖然科學向實用偏，但那個基本科學的研究還在；還頂得住資本主義的科技發展方向的支配。

蘇聯的科學情況，我不很清楚。但她在科技上自有相當程度的成就，是沒有疑義的。問題在，如果蘇聯較少資本主義的營利主義引起的，使科技向「實用性」膨脹的問題，至少她還有一個因軍事需要而迫使蘇聯科技向實用偏度的具體現實。

美蘇兩國，各領導兩個「陣營」中的各國，在全世界各地對陣，展開武器攻擊、報復能力的競賽。為了保證在軍事上、武器上優先於西方，蘇聯的科技發展，如果沒有商業的支配，也有「軍事需要」、「軍事任務」之支配。

不必要的科技

陳：不論是資本主義的利潤動機，不論是軍事任務，一旦左右了科技研究，就可能產生浪費科研資源，發展為人類福祉所不必要的科技等這些問題，而影響了科技的正當發展，得以使科技發展造福人類的目標，受到重大歪曲。

一九五〇年代，蘇聯首次向太空發送了人造衛星。一九六〇年代，美國以巨大的「阿波羅」計劃，完成了人類登月的壯舉。

太空衛星、人類登月，是本世紀最令人矚目咋舌的科技成就。但是，科學思想家有這些疑問：第一，從科技本身看，登月所表現和獲得的科技成就，特別是「阿波羅」計劃昂貴、龐大、動員廣泛……這些條件來看，是不是值得？有沒有科技上特別富於開創性的發展或成果？第二，在整個世界科技戰線上，還有那麼多比登月還重要的課題等待着科技研究上的突破來解決時，人工衛星、登月計劃，是否必要？

王：提出這個問題，對我而言，就是提出「戰爭是不是必要，人類為什麼老是要打仗？」這樣的問題。



我們中國的科研工作，應及早重視基本科學的研究。

不必要是一個大科學家，大思想家，都可以明確地告訴你戰爭的愚蠢、不利和有害。人類卻一直到今天，隨時都準備要打仗。

美蘇太空競賽，基本上是二次大戰後兩個陣營對仗、互相競爭的結果；是全套武器和科技競爭的一部份。美國在一九五〇年代在這方面落後給蘇聯，急起直追之餘，發揮美國人喜歡「看熱鬧」（Spectacular）的性格，來搞人類登月。兩方面，尤其是美國，為這太空競爭花了驚人數量的金錢，動員了龐大的科研隊伍。

這樣的科技，離開人類福祉的需要遠得很。在人類當面的需要來說，糧食、飢餓、醫療、……各方面急切等待解決的科技問題還多得很。這些問題，有的只要「阿波羅」計劃十分之一或者少



「基礎科學的研究，短期看用處不大。可長期看，用處大，不，簡直是大有用處。」

些的Project、人力、物力就會有很好的突破與解決。然而，二強不此之圖，卻去搞像「阿波羅」計劃那樣的科技發展。事實上，他們一直花很大的物力及人力，去搞比「阿波羅」計劃更浪費、更無必要——甚至極為有害之研究，例如氫彈、核彈等體系。

當然，雙方在太空競賽中都誇稱在太空科學、材料科學上獲得重大突破。

我要說的是，雙方電訊科技在太空科技、材料知識上，是有些成就，例如超長距離通訊、高能電池超輕合金、超耐熱合金及材料等等。問題在我們面前的一些待解決的科技問題，如果都能有機會花那麼大的錢，動員那麼龐大的科技隊伍，一定都會有若干甚至更大、更有意義的成就。所以就太空探險美蘇雙方所誇示的科技「成果」，恐怕是誇張的居多。

太空競賽、武器競賽，對我而言，是毫無必要的科技。

如果美蘇雙方立意將對方的人民和一切摧毀，其實只要目前既有的武力的十分之一，就已足夠達成目標。

人類應該早一點知道，戰爭對任何人都不利，起來制止戰爭，比「阿波羅」計劃更值得花錢，

「電視原來很可以發展成對人類極有益的媒體，但今天的電視，却成了夢魘。」

調動一切力量去從事的科技問題還多著呢……

加速器的開發，雖然對基本科學的發展有貢獻，但我個人卻不頂贊成。

我始終以為，科技發展中，存在著某種墮性。

新的科技發展，原來應該對人類有好處的，但是因為沒有計劃、評估、

管理、而變成有害的東西。

資本、軍事、政治……

都可能使科技墮落。

以電視來說，它原很

可以發展成對人類極

有益的媒體。

但今天的電視

，卻成了夢魘。



它使知識和民眾隔絕，它是那麼被動，剝奪了人在求知、理解、判斷和創作上的一切主動性。它讓商業的東西左右人們的思維與行動，這可以說是科技墮性的一個例子吧。

我常常想，以今天人類在科技上的成就，應該可能在一個明智的、美意的、合理的計劃下，從事科技發展，把像「利潤動機」、「軍事競賽」…這些非理性的東西減低到最小！

「非理性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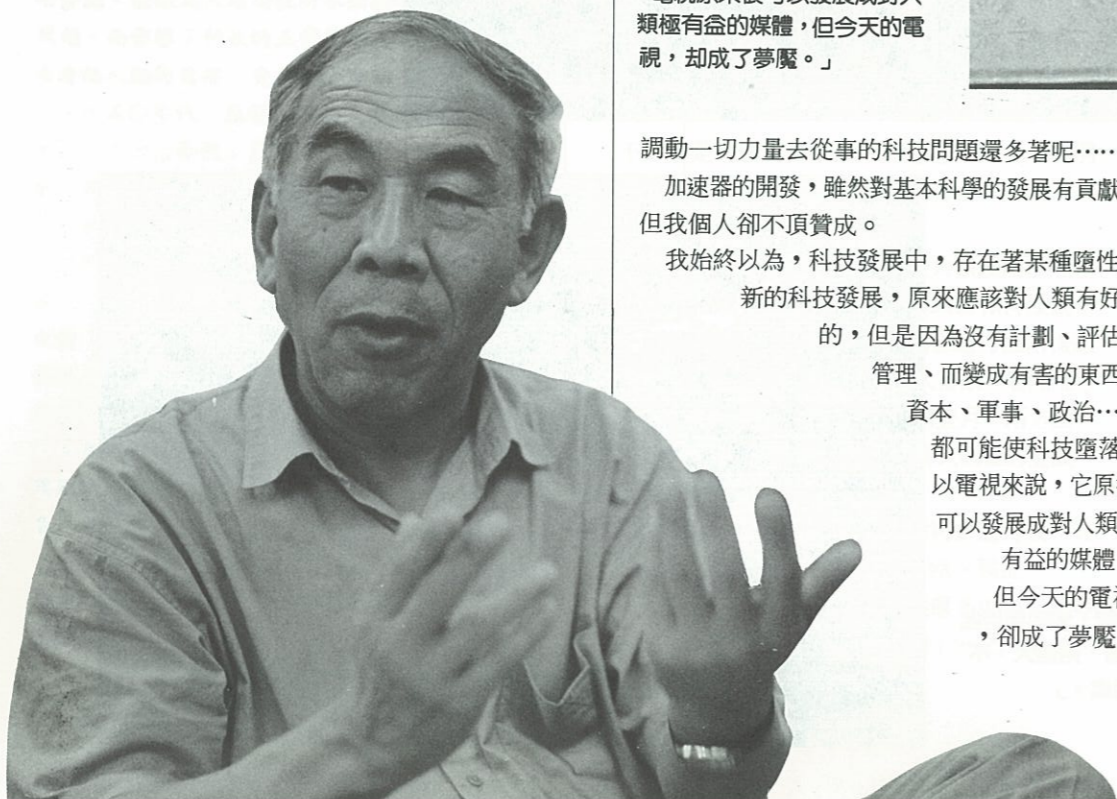
陳：兩極對立的世界結構下，科技為了負起證明各自「陣營」的「優越性」而從事不必要的開發，以及獨佔性大資本支配絕大多數科技發展，都影響著科技的正常發展。除此之外，今日科技發展還有那些重要障礙呢？

王：史達林時代，為了證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為了證明環境能改善人性，並使良好質性遺傳下去，當時有個生物學家賴申柯（Lyssenko）力言打破了向來的遺傳理論，證明得自後天的優秀質性足以遺傳後世。這當然是瞎說……

陳：文革時代的中國有沒有這種現象？

王：（笑）有。例如文革時，他們批判相對論，批判量子力學。既然從為政治服務出發，在專業上很快就證明站不住腳。

獨佔資本的邏輯、兩極構造中的軍事威嚇與競爭、意識型態的狂熱，都是今天科技發展中「非理性力量」（irrational forces）。這三種非理性的力量，在兩個陣營中，都以不同的比率，不同的形式存在著，影響世界科技研究的方向……



自然的斷裂

陳：科技受到資本邏輯的影響，即受到利潤、市場、商品化……這些要求的制約，發生這些問題：

一、對自然的斷裂。細菌的發現，證明了人體致病的原因，也發展出免疫治療的醫學。另一方面，抗生素化學療劑的發展，展開了製藥科學，也展開了在體內殺死致病微生物的醫療路線。

但是，由於製藥工業、製藥資本的介入，醫學畢竟捨棄了從人體內部增加免疫力或其他人體抗病力、抗病機轉的醫療，而走向吞食抗生素等化學療劑，從內部破壞、殺死微生物的醫療。

如果資本的邏輯沒有干預，則今日醫學或許有不同的，比較不破壞、不斷裂自然的內容和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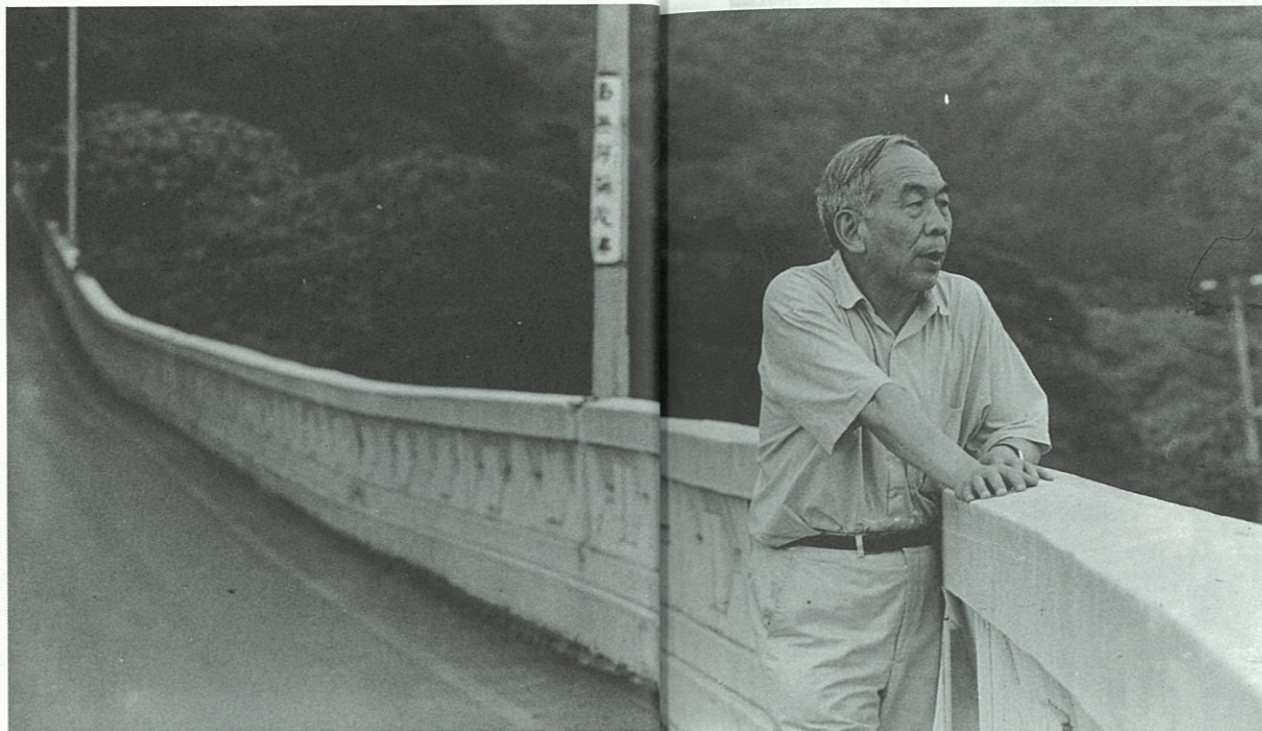
王：你的話，使我想起一個著名的醫學家杜泊（C. Dubos）。他極力推崇東方，尤其是對中國的醫學，更是崇讚備至。他以為東方的醫學，是從人的全體來思考，從病人全體的，完整的人出發！總之，他認為西方現代醫學在某些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但卻沒有東方傳統醫學中，把人和人的病因和人的生活的治療……統合起來看的智慧。

問題是，這些反省原來也不少。個別的科學家、個別的論文，對科技在非理性力量下產生的問題，都提出過，也談過，可就效果不彰。因為那些非理性的力量太大了。

今天，人類在科技上，有一定正面的成就。這是無法否認的。問題是，人們太輕忽了今日科技在非理性力量下的「反面」的事實。我們要肯定科學的正面貢獻，同時也要從更全面、更高、更大的視野，看大科技戰線中更大、更重要的問題，對今日科技加以必要的反省，從甚有更多的發展。

方才所說，分出一些人力和物力來尋找另一種醫學研究的方向，例如中國氣功、針學等的研究，例如探索不致造成你所謂人體內自然斷裂的醫療思想……理論上都有可能，也都有條件。只是「非理性力量」畢竟還是大，畢竟起了作用……

例如利潤動機。利潤動機畢竟比較盲目。科技受軍事任務、受利潤這些孤立的考慮（isolated consideration）所制約，研究方向和結果，一定比較偏面。以方才抗生素的問題來說，事實是我們為了急於商品化，急於摘取科技在「實用」上的果實，在很多問題還未究明之前，就進行大量生產和大量銷售。抗生素的殺菌、制菌作用；抗生



「人類應該早一點知道，戰爭對任何人不利，起來制止戰爭，比『阿波羅』計劃更值得花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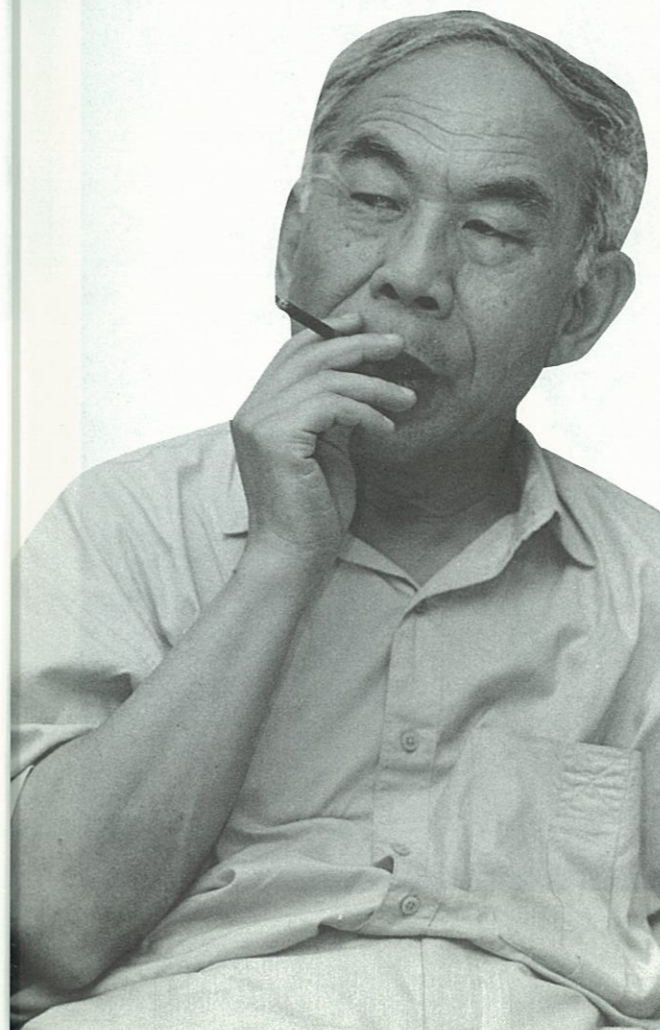
素對人體內部細菌自然平衡的破壞，抗藥性新菌種的發生，人與抗生素化學療法間的關係，到目前都還不是十分清楚，但抗生素，特別在醫藥衛生立法不周全的後進國家中，早已濫用成災。極有可能因為太偏重抗生素的實用，或者這方面的研究比較有利可圖，因此怠忽了抗生素的治療作用的機序……

陳：其次是「人的斷裂」問題。現代科技要求大計劃、大預算、大編組……結果科研上的分工就越細。在科研工作上到整個生產體制中，精細分工，使大部份人從事單一、重複的工作，使他們的心智無法成長，更無從產生科研與生產上的創造與突破。結果大部份人成了單一、重複工作的奴隸，只有少數精英有調整、規劃、思索……的機會，從而產生了勞心、勞力的永久的分割……

王：這是科學與倫理、技術與價值分、合的程度與技巧的問題了。和方才討論的許多問題一樣，理論上，是可以解決的，但是在「非理性力量」的支配下，問題得不到解決……

團結、反省、批評

陳：科學被資本主義利潤、美蘇的軍事對峙和



政治教條所左右，是因為這三者才是支用最大的資金和預算，有力量調用巨大的科研隊伍。在巨大的科技研究發展計劃和專案中，集合數目巨大的科研工作人員。從外頭來看，科技機構外，還有應該的，變到科技發展方向影響至鉅的各民族人民的反省、團結、批判，是否足以和方才所說的「非理性力量」相抗衡，使科技走向好的，更能為人類福祉服務的方向？

王：這當然不能說絕無可能。但如果光從人類還不能放棄戰爭這個明顯愚昧的東西來看，這種團結與聯合，會有多少力量，很成問題。方才已經說過，反省、批判當代科技背後巨大而非理性因素的著作，早已經有了。科學家的聯合、團結、批評和反省也沒有斷過。例如戰後美國的「原子科學家委員會」（Committee for Atomic Scientists），愛因斯坦也是其中的一員，對原子科學技術提出反省，表現出科學家的道德品質和人文關切；最近的遺傳工程學方面的科學家，在部份證明遺傳工程的奧秘之餘，畏敬之心油然而生，也深感遺傳工程科學上倫理制約的必要性……

我的意見是，雖然原子科學、遺傳工程學比較特殊，但從精神上說，這種反省、批判向來沒有間斷。但似乎沒有什麼大用。這是叫人悲哀的……

陳：最後，希望您對台灣正在學習科技的青年說幾句話。

王：（笑）最好不要去搞科技。科技的範圍太窄小。不全面。仔細想想自己到底要學什麼，找到自己真正覺得有意思的東西做。搞文學、搞歷史……都比搞科技強（笑）。

台灣和美國一樣，有才氣的年輕人，多半搞科技去了。對於現在已經在搞科技的青年，我的建議是——

眼界要放寬，目標要少。為「著作等身」、為做過多少實驗、為創造發表幾篇論文、為功成名就光宗耀祖搞科研，是個傻子。

想好自己學習和研究的真正目標，研究項目少些，把每個題目做深刻些、認真些，全力以赴，不要受到科研市場的「強迫需要」（Forced Wants）所左右，隨波逐流，搞不出好東西。 ♀

「數理邏輯不是一種死板板的科學，它也有曖昧性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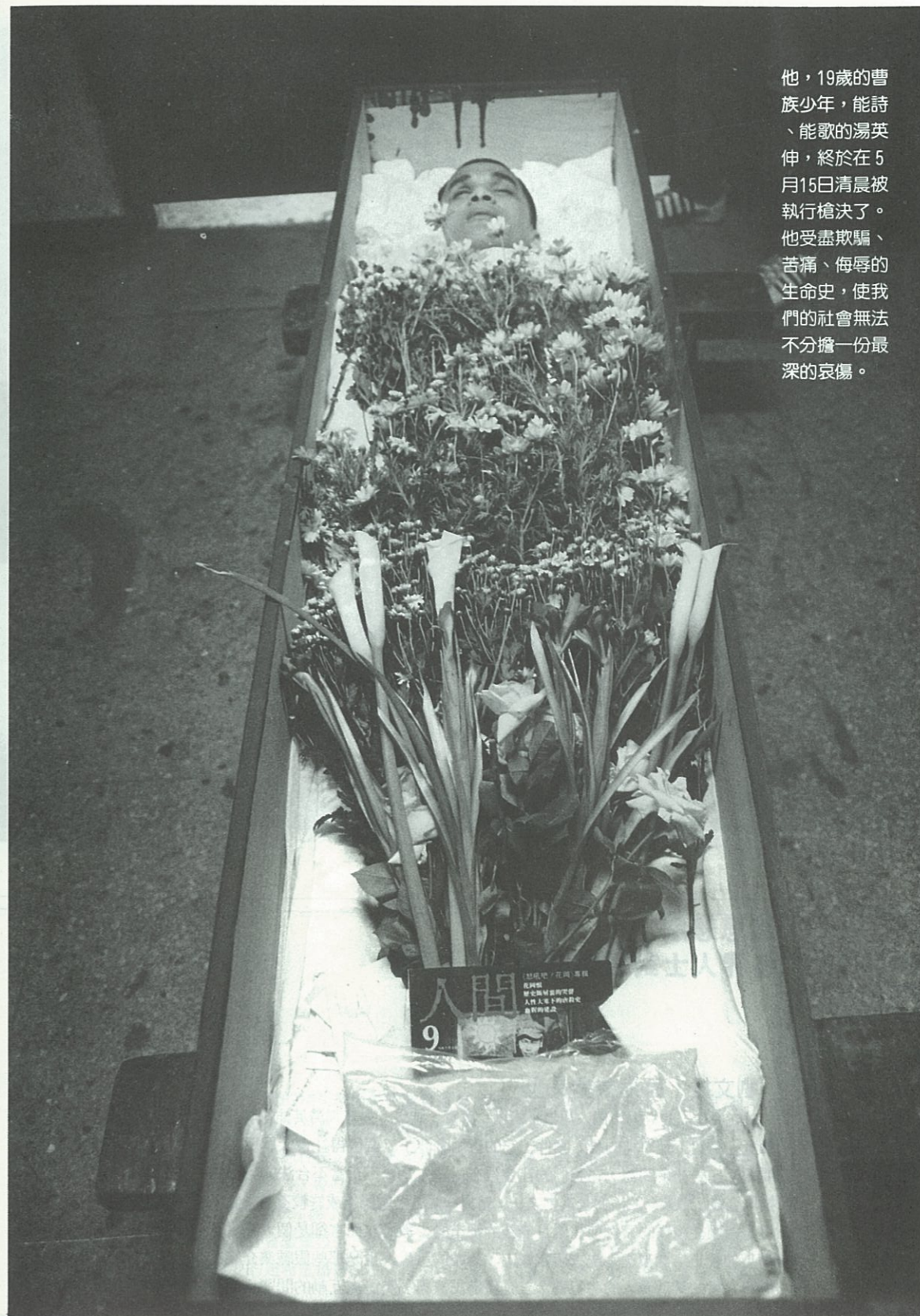
〈人間少數民族〉

我把痛苦 獻給您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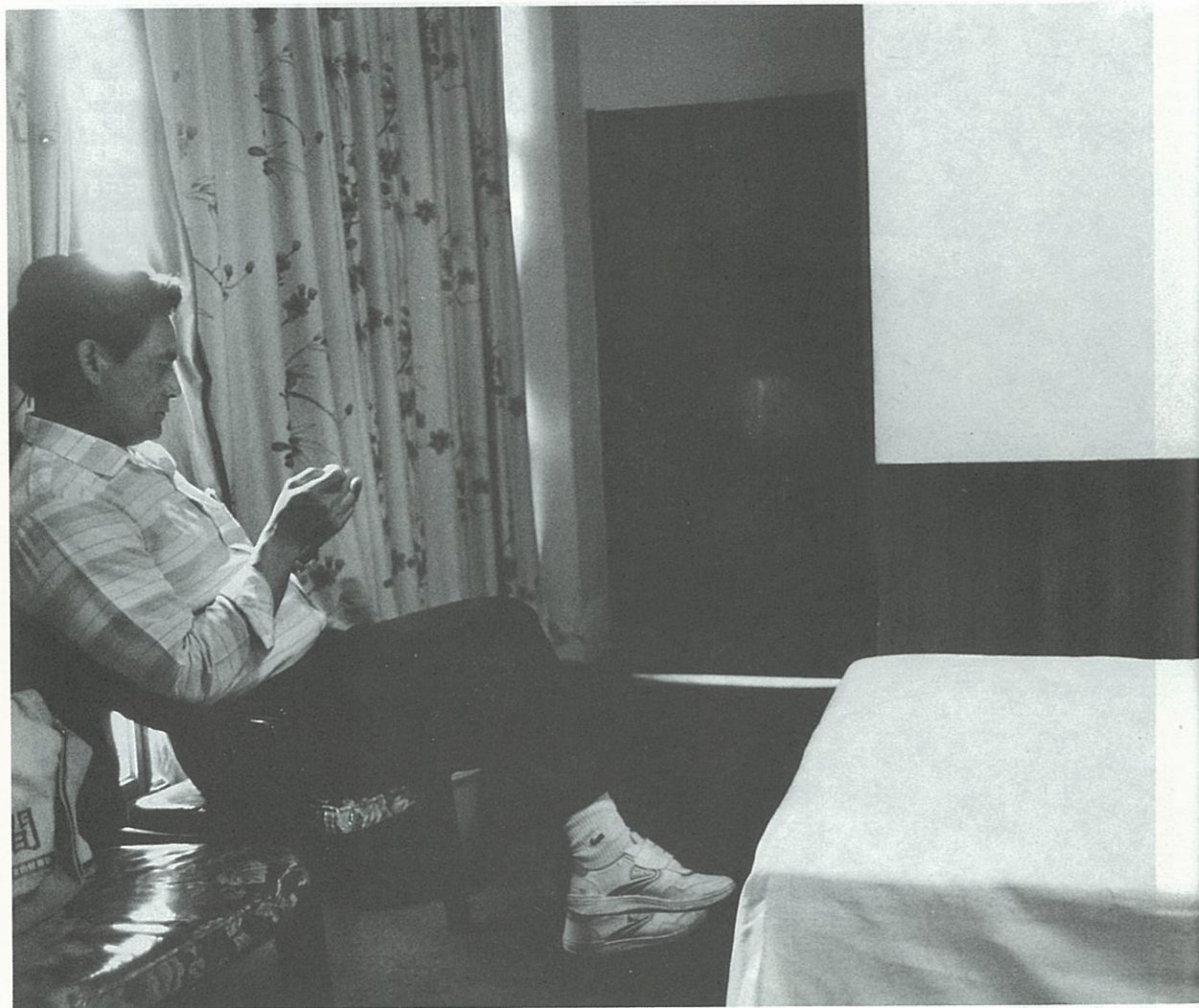
湯英伸救援行動始末

我感覺到這個世界是這樣地黑暗
可是太陽已經下山了
遮住正義的臉
使我看不見那雙黑暗的手
在這孤寂的夜裏
我的淚水淋淋
乃是因為我聽到同胞的哭泣
親愛的，告訴我
到底是誰帶來這麼多的苦難？
同胞，讓我們一起
用我們的血汗
告訴他們：
請你拿開那雙遮住陽光的手
分給我們一絲溫暖
用我們的血汗
換來明天
也換來掛在孩子臉上的春天
——排灣族詩人·莫那能

攝影■李文吉
撰文■官鴻志



他，19歲的曹族少年，能詩、能歌的湯英伸，終於在5月15日清晨被執行槍決了。他受盡欺騙、苦痛、侮辱的生命史，使我們的社會無法不分擔一份最深的哀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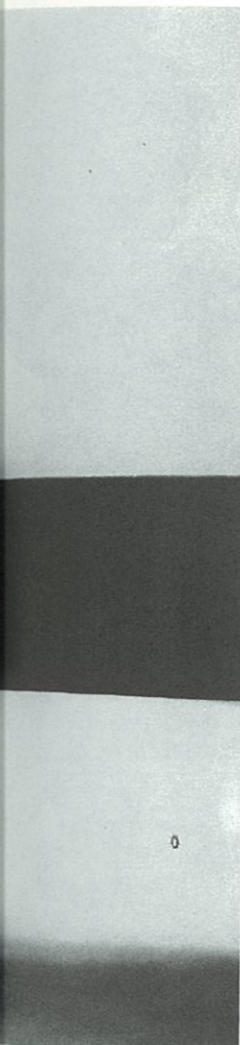


在台北南國飯店苦守5天的湯保富，正凝視著愛兒英伸的聖體十字架。

深思悲劇 各界人士對湯案的看法

劉文雄（原權會會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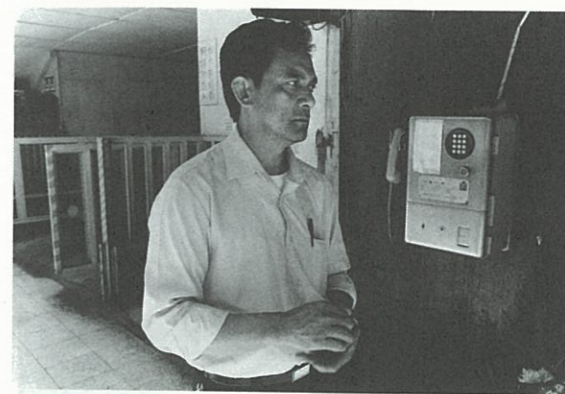
站在原住民的立場，個人認為不能以「事實、結果」去審判湯英伸的事件。畢竟，湯案不是單純的殺人案件，它的背後牽涉了二個值得社會大眾反省的問題。一是社會問題，在我們的社會裡有一些人是以不正當不合法的方法去換取金錢，職業介紹所便是其中之一，這對一般的多數民族或許較不易上當，可是對剛從純樸的家鄉前往舉目無親的都市的少數民族而言卻是個大陷阱，湯英伸就是這樣被送到洗衣店當奴工，雞奴的發生不也是那些假職業介紹行販賣之實的某些漢人的劣行嗎？二是優勢民族與弱勢民族互動的問題。學校



整整的一年，我5次上山到特富野採訪。編輯部也再三地督促，有關湯英伸的牢獄生活和審判結果，必須持續地追蹤報導。我們所持的理由，在於即便是站在弱小者的立場去作報導記錄，人的關愛，也常常會失去耐性、經不起時間上的考驗。以及，任何採訪報導的人事題材，皆是活生生的人的問題，而不再是文化市場上的商品而已。這種工作哲學，當然是莫大的精神負擔，卻指導我嚐到了另一種記者生涯的滋味。

這一年，我收到了許多讀者來信。他們熱切地討論湯英伸殺人犯罪的社會因素。但總的來說，讀者最關心湯英伸目前怎麼樣？也有人提出警告：「世吉職業介紹所又在報紙上刊登廣告，怎麼辦？會不會再度犧牲第二個湯英伸？」

許多問題，都是我無法答覆的。一樁殺人命案，它的背後隱含著欺騙、壓榨和侮辱，至少可以讓我們去再三省思，從而在罪惡的苦果中提煉出有益於社會進步的養料，讓一切受到欺騙、壓榨和侮辱的人，重新獲得釋放。何況，罪惡也是可以赦免的，那必須依靠我們社會的



正義結構因為湯英伸殺害了三條人命，而深有戒惕，不再漠視著人吃人的社會毒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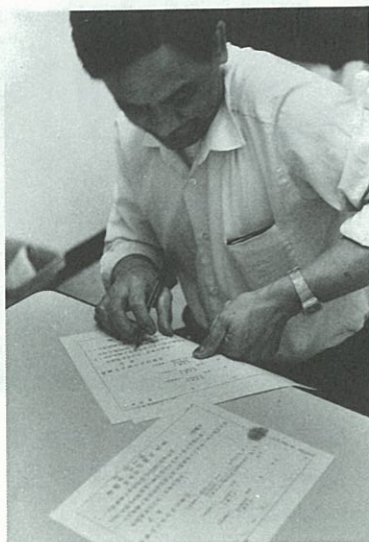
今年4月初，英伸的母親曾經告訴我：「劉律師已經來電話通知。要我們儘量抽空到土城看守所去看英伸。因為，來日恐怕無多了！」她只是想勸服我一個事實，法院並不肯採納英伸的自首行為。

4月中旬，湯保富夫婦請假到台北土城看守所，我和李文吉在山上看家。回家時，湯伯伯說：「英伸已經寫完了第二刀稿紙。他在牢裡寫小說……。」我問小說題材是什麼？湯伯伯楞了一眼，沈默地笑了。整整的一年，我從未真正地觸摸到湯伯伯內在心靈的悵痛，他一直掩

湯保富說：「我不得不為彭家苦主的哀痛著想……。」

和社會教育的結果使優勢民族普遍有大漢沙文的本位主義觀念，他們心目中的原住民族是千遍一律的刻板印象：酗酒、獵首、懶惰、野蠻、鯨面獠牙……等，而身為原住民族在這種環境下，造成自卑、自棄的現象，湯案就是在一個漢人的惡言、脅迫及一個原住民深感被歧視、被壓迫的情況下發生的慘劇。如果今天槍決了湯小弟，而仍無法讓大家面對社會的原罪，那麼第二、第三……個湯英伸會繼續發生，因此，我們關注的不僅是湯小弟會不會真的被槍決，更重要的是希望藉著湯案，能引起社會大眾關心、多了解原住民族在目前的社會變遷裡所面臨的困境。

5月12日，下午3點20分，湯保富為愛兒英伸的「遺體捐贈同意書」，捺下手印。



飾著。每天，從鄉公所下班回家，他第一件差事就是鑽進廚房裡做飯，湯伯母撐著柺杖在庭內打掃落葉。這個家，一直過得很平靜，卻抹不去一層悲鬱。我也知道，英伸的雙腳和手，被鐵鍊和手銬磨破了好幾次，長出了一圈厚厚的繭。

「他已經磨破了五床被子，」湯伯母說：「放風時，英伸只能站在地上投籃……。」

5月11日上午，我在家裡看書，心中還惦記著要去台灣大學採訪「自由之愛學生運動」。突然，門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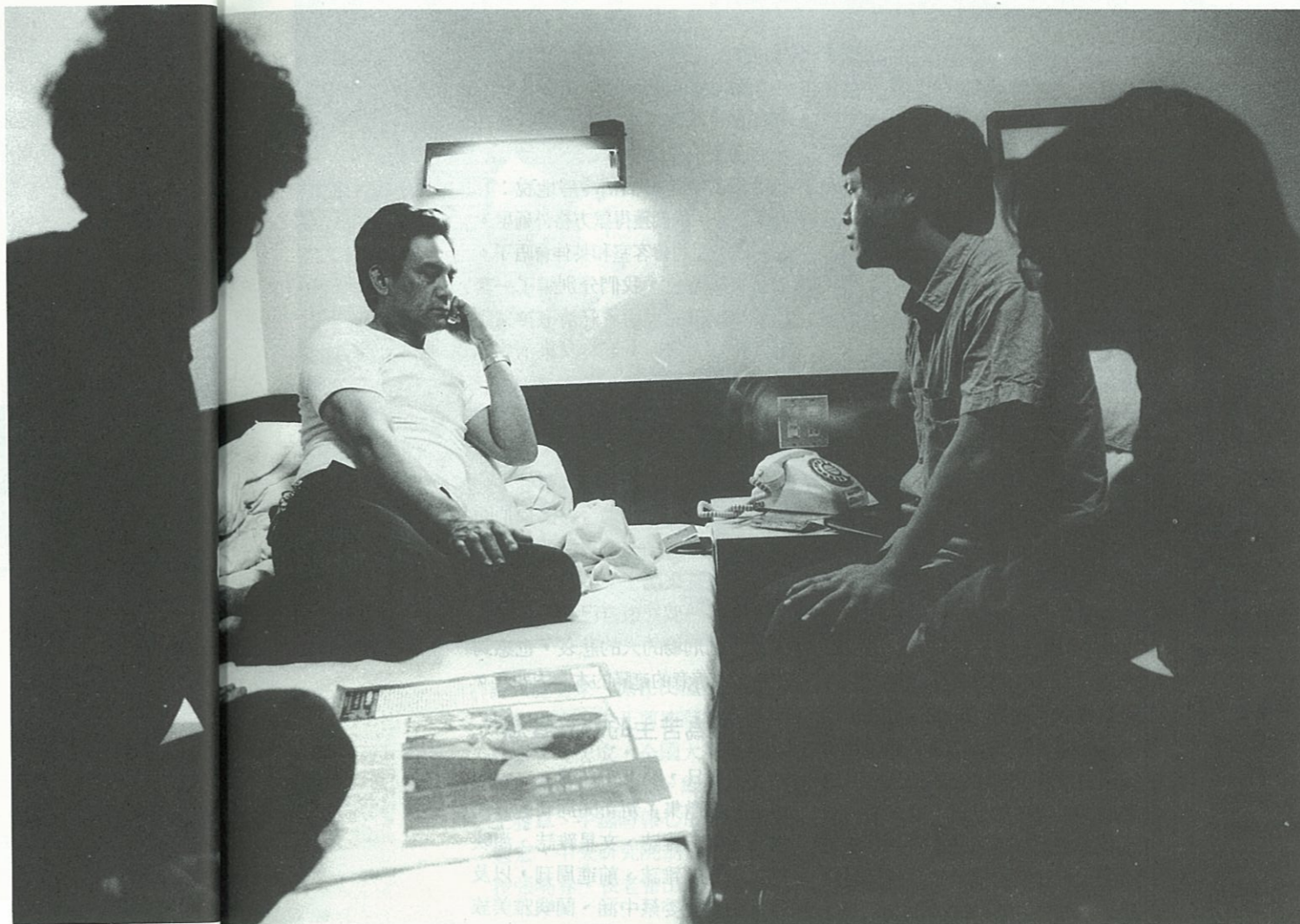
一陣鈴響。雜誌社同事范振國跑上樓，他說：「湯英伸死刑定讞了！」騎車到辦公室，我的眼眶已經溜轉著淚水。我不肯相信這是事實。我最先想到湯伯母的苦絕遭遇。7年前，她重摔跌落山谷而半身麻木。三十餘年前，她的父親汪清山在土城看守所因為政治事件被槍決。如今，一顆子彈又即將劃破她默忍悲泣的胸膛。

這幾天，我窩在家裡寫稿子，足不出戶，卻讓我成了雜誌社中最後一個知道消息的人。從昨日起，許多同事已經開始分頭去奔走，為英伸請命。

在辦公室向各地聯絡消息，並打電話回到特富野。

「我也不知道。舅舅、舅媽和玉董都一聲不響地趕去台北。聽說，高神父和馬神父也都趕去了！」英伸的表姐汪雪梅在電話的那一頭這樣說。

我內心起了一陣不詳的感覺。我也知道，湯伯伯不會去驚動任何人。自從英伸出了事，他始終心懷慚愧；也始終沒有忘記，這已經是全體曹族人內心的哀痛。現在，他想獨自去辦理兒子的喪事。三十餘年



王杏慶（評論家）

從法律的觀點，湯英伸殺人，已犯下了不可寬恕的錯誤。事實上，湯英伸並沒有寬恕他自己的錯誤。但是，更深刻來看這件事，那實在是人類的悲劇，是我們要長期關照、共同在社會實踐中去試圖化解的悲劇。我希望大家用襟懷的心情來看待這個有待我們更深思、更反省的悲劇。

江春男（評論家）

不論這個案件的過程是如何，就「死刑」來說，我們覺得應該有值得再探討的餘地，尤其是對這樣充滿爭議性的案件，輕易宣判「死刑」對社會教育將導致反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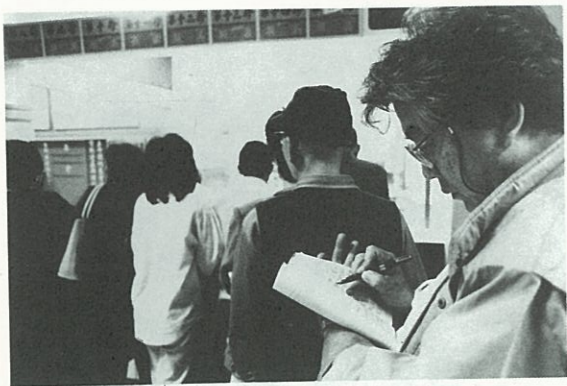
林惺嶽（藝術家）

慘殺三條人命的兇手，被正法了。千夫齊指、罪該萬死之際，有沒有人想到，多少無形的手參與這件兇殺——把一個充滿朝氣的年輕人逼到暴戾的深淵，也逼到了槍口下。槍下留人！讓大家想一想整個社會的責任！



湯英伸的死刑執行，初步暫時延緩下來了。董良駿律師、陳映真、高英輝神父和湯保富等人，正密切討論著後續的法律行動。

5月14日深夜2點，湯英伸受刑槍決的前夕。邱晨、明立國和胡金山陪同湯保富渡過了漫長的一夜。他們為著湯英伸的生命祈禱……。



「槍聲終於響了！」，本刊發行人陳映真站在台大醫院的門診掛號處，一邊排隊等候，一邊看著湯英伸和彭家苦主的募款廣告，起草疾書。

(攝影■鍾俊陞)

前，他已經默忍了這一切，他的叔叔湯守仁也是因為政治事件在土城看守所被槍決。這相隔三十餘年的兩聲槍響，愈來愈逼近，重疊了。

發行人陳映真提前結束哲學博士王浩先生的訪問，趕回到辦公室。下午3點半，我從南國飯店被召回社內開會。在飯店小客廳，我足足守候三個鐘頭，並沒有等到湯伯伯一家人，而一切請命行動又必須請示湯伯伯作主。

王菲林、范振國和陳映真都分別提出最新狀況的報告和意見。但他們的話，我一句也聽不進去。主觀上我認定這不可能是事實。「如果這個大前提沒有搞清楚，一切討論都是空的！」我這樣說。這個幻想，

使我掉入嚴重錯誤的盲點，不能自拔。

5點20分，湯伯伯終於聯絡上了。高神父也搖電話來，表示願意參加今天晚上的聚會。

晚飯當中，湯伯伯冷靜地說：「今天上午，我們獲得獄方格外通融，在一間小型的會客室和英伸會晤了。為了不動聲色，我們分別編了一套全體來探望的理由。莊清廉神父到台北來探望母親。高神父來治病，正好大家湊在一起……。」

他又說，英伸似乎已經看到了被獄方挖空的一則新聞。坐牢的死囚最駭怕看的，就是「挖天窗」。「英伸的臉色有些悸動」，湯伯伯回憶地說：「他抽泣，猜測死刑槍決的日子果真來臨了。」我在一旁聽著。覺得一個知道自己在幾天內就要被押到刑場的人的悲哀，也感到這種至為善意的遮瞞的本身的悲哀。

不能不為苦主的悲哀著想……

5月11日，晚上7點鐘。

編輯部邀集了新新聞周刊，當代雜誌、南方雜誌、文星雜誌、海峽雜誌、遠望雜誌、前進周刊，以及平地山胞立委蔡中涵、蘭嶼雅美族

李鴻禧(台大教授)

湯英伸在很多社會名流賢達籲請「槍下留人」後，仍依三審定讞而執行槍決。我哭泣了，為被害的一家三口、為湯英伸、為台灣的全體原住民，為整個台灣的人心。

不過，一陣傷心之餘，我思索良久，想得很多，祇覺愈想愈感淒涼、無奈，也愈想愈感駭人、可怖。人類組織社會、建立國家；原非「為社會而社會、為國家而國家」，而是一群人為保障自己的基本人權，包括自由權、生存權、財產權、社會福利權等，纔來訂定「社會契約」，組織社會、建立國家；為這社會、國家納稅、當兵、接受其統治。國家以及代表國家的政府，因而，必須以憲法為基礎，實施民主政治、保障基本人權。在台灣，政府也不斷地強調繁榮經濟、倡行社會福利。然而，為外匯存底而煩惱、為國民平均所得高達四千美元而誇耀的台灣，為什麼仍有一天工作十七小時、工資祇二百元



詩人施努來、原住民權利促進會會長劉文雄、旅北曹族聯誼會幹部汪立華、蒲忠成，全國大專院校山地學生會會長趙貴忠、綠色錄影小組王智章、中國時報心岱、聯合報楊憲宏、中央研究院胡台麗、台大教授張曉春、長老會山地勞工福音之

家陳秀惠和江秀英等20餘人，聚集在民歌手邱晨的家中，共同商議最後拯救湯英伸的辦法。

我們想到由山地九族代表、山地知青代表、台灣學術界、宗教界和文化界人士，分別聯名發出請求格外再議湯英伸案，緊急延緩執行的

「子彈打進去，痛嗎？」湯保富說。莊神父、馬神父、記者和長庚醫院醫師都紛紛趕到了市立第一殯儀館。

台幣的「奴工」？為什麼受大專教育的原住民願意接受？為什麼祇因母觸車禍，就使湯家家貧難以為繼，必須湯英伸休學來做「工奴」？為什麼跟湯英伸一樣的原住民，都得被逼擠到礦場、漁船、妓女戶及其他社會最黑暗艱困的世界？我們「文化」動輒談仁義、講忠恕，為什麼平地人把原住民排擠到山地、稱他們為「山地」「同胞」，而又不以「同胞」相待？為什麼不把「山地」所有政府機關、公私營事業，完全交還原住民任職或營運？為什麼平地人那樣喪失人性地蹂躪原住民幼女？為什麼平地人那麼殘酷無情地役使原住民工人？這是什麼談禮義廉恥、仁愛忠恕的民族？

除非您已麻木不仁，否則是該因「湯案」而深省、而思索了。

電報給蔣經國總統。這是因為，不論如何，法律途徑已經走完了，而唯一能槍下留人的機會，是總統的決定。我們當下分別草擬電文，打電話聯絡人同意簽署。這時，陳秀惠用電話取得了台灣基督教長老會總會總幹事高俊明牧師的同意，玉山神學院院長楊啟壽和副院長童春發以下的教授、學生幹部代表也同意簽署。學界、新聞界、文化界的朋友也紛紛慨然允諾。同時高神父也取得天主教嘉義教區主教林天助的同意。

在壅擠的小客廳，我們默默地感受到不分教派、種族和膚色的這一份團結的喜悅。最令我感動的是小說家王禎和，他因患癌症病臥床上，說話困難，卻不忘記叮嚀我們：「救救這個孩子！」我們的心情哀傷，

但卻同時在心中洋溢著溫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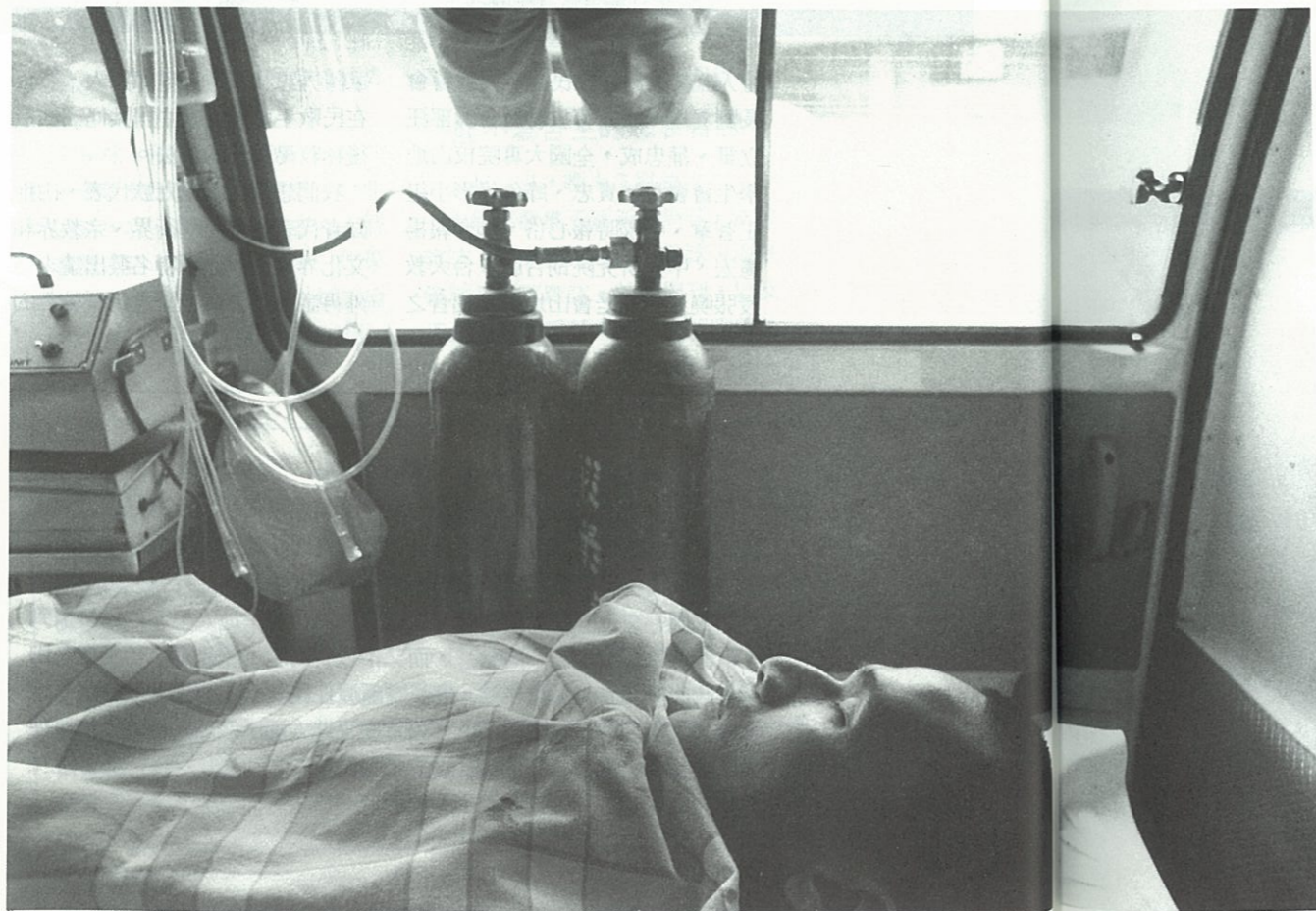
有些朋友這樣主張：「為了緊急援救，應該採取比較強力的訴求，第二天到立法院請願。」湯伯伯始終沉默。最後，他這樣說：

「對於大家的關切，我的感激，無法用語言來表達。但是，請願一事，我考慮到苦主家人的心情。我個人覺得，不應該這樣做。英伸是我鍾愛的孩子，但我這時卻不能不為苦主的悲哀著想……。」

大家沉默了。

從去年5月到特富野採訪，一直到现在，我看見湯家夫婦極高的人間品質。在愛兒失足的傷痛中，湯伯伯和湯伯母始終保持著一種溫慈、尊嚴與禮貌。即使到了現在這時刻，他惦記著次日到長庚醫院社工部辦手續，準備完成英伸將器官捐贈給

湯英伸的臉上，慢慢的沁出汗水。原住民林文正伏在車窗前致哀……。



社會的遺志。

心岱說，「此時此刻，英伸已經不是您的兒子。他是我們社會大眾的孩子……。」

大家都跌入這句話的背后隱含著的深意。心岱，一位身上散發著母性慈藹的記者，去年8月，她曾經一個人發動募捐想要買下兩大報半版的廣告。標題，她已經構思妥當：「湯英伸案，假如您是陪審團！」胡台麗說，她願意為曹族的向上，做任何事情。但她覺得湯伯伯的意願，應該受到尊重。我們擱下起草文件的筆，默默地凝視著湯伯伯不能不說是高貴的、動人的人間風格，暗中驚詫不已。

我們都覺得湯英伸有罪，我們都覺得苦主家庭的慘變，令人震悼。但我不禁覺得自己的眼眶裡，燃起了呼赤赤的兇光。不禁地，在心中責怪湯伯伯的人格。

但我們都祈禱曹族少年湯英伸能有機會存活下來，凝視他的過錯，凝視自己刑餘的生命。我也曾默默許下心願，假如英伸果真獲得緩刑，我可以等待他坐牢出獄以後，用十年、二十年的時間來追蹤報導他重



新再生的心路歷程。我甚至幻想，他一定會成為聖芳濟教會的弟兄，用愛與希望去走完他贖罪的刑餘的生命。這是最高形式的美，我始終深信不疑，英伸的生命底層，飽含著這種質性很美的性格。然而，誠實地說，今晚幾乎沒有人對這迫在眉睫的死刑執行，抱著發生奇跡式的希望。

我們11日深夜的最後工作，是寫一則廣告稿，呼籲政府採取緊急行動，延緩死刑。我們想到的廣告標題是「槍下留人！」自立晚報社長吳豐山在下半夜慨然允諾給我們半10批的廣告版面。這項消息，使人振奮感激。張富忠和我連夜發打，

整整的一年，湯保富第一次流下了眼淚。他用最沉默的哀傷，抹去眼角的淚痕。

王津平（語言教育家）

我是個教育工作者。我相信人在良好的社會條件及良好的教育下，都可以成為有用的好人。

湯英伸的個人的錯誤也是我們教育不良的錯誤，是我們社會條件不良的錯誤，是我們還沒有積極參與、改造社會的錯誤。

如果湯英伸不知悔悟，我們不必為他說話；既然他已深深悔悟，他又那麼青春年少，為什麼不給他機會？為什麼不讓他用更積極的方式，用他勤奮的工作，用他愛心的實踐——包括對苦主二個孩子的照顧，來贖罪？為什麼我們的社會不能以更積極的教育，而不是報復的方式，來處理這個悲劇？

鍾喬（詩人）

湯英伸在重重的鐵窗後面，一定也看到了那黎明時乍現的曙光罷！我們多麼期待在社會正義，人間法律的面前，這曙光仍將灑落陰寒的牆角。只因，我們相信，我們有著難以言說的寬愛……

做美工，一直到天亮8點才完了稿。

我們預測槍決執行日可能是14日清晨，只剩兩天的時間。「但我深深感到，冷漠成性的我們自己，使山地社會快速崩解的原住民政策，僵硬不肯理解年輕人的教育體制，都無法逃避這慘案的责任，無法不分擔一份最深的哀傷。」張富忠要我手捧著這一份「槍下留人」的意見廣告稿上車。這時刻，黎明破曉了，車子正好路過建國北路，去年1月，英仲曾經站在這巷子口等候一名警察，來帶領他去警察局自首，可惜，這名警察失了約。

意外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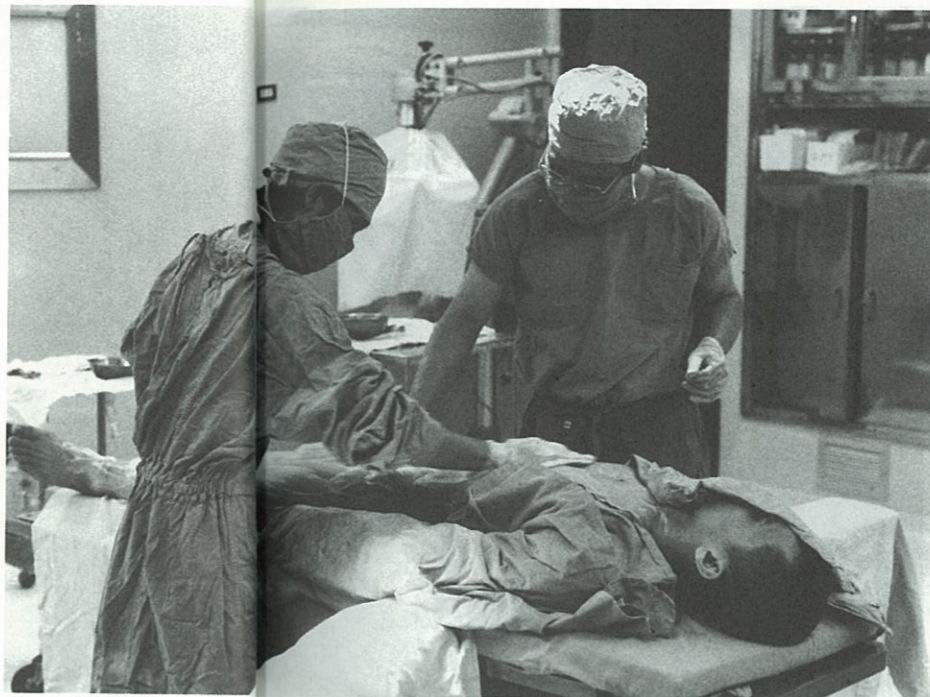
5月12日，早上10點鐘。

我離開自立晚報館，趕到懷寧街南國飯店，準備陪同湯伯伯到林口

長庚醫院社服課辦理英仲的器官捐贈手續。昨夜，鍾俊陞、范振國、張曉春教授和蔡中涵立委都分頭展開了救援工作，至今情況不明。今天早上，一切的聯繫以王菲林和邱晨為中心。

10點25分，蔡中涵立委打電話到南國飯店，表示林洋港院長正在開會，暫時無法面呈這件緊急事件。10點30分，我打電話回雜誌社，王菲林表示要我快速趕回去，準備向台北濟南教會翁牧師親面報告。王菲林說，「翁牧師答應試著向總統府面陳這件事！」

放下電話，我第一次感到這是意外的希望，決定再次懇求湯伯伯暫緩辦理器官捐贈手續。「救人要緊！」我說。湯伯伯的臉色凝重，徹夜失眠使他深峻的眼神蒙上一層



湯英仲被送到手術檯上，施洗全身消毒，兩名醫師正準備進行「骨骼、皮膚」的移植手術。
(攝影■蕭明發)

的束縛吧。這個牢緊的束縛，當面臨著死亡時刻，更加使人百感交集了。

我突然覺得很慚愧，下決心不再汙辱湯伯伯的高貴的心靈。如果一個人決心樂意接受死亡，那麼，一切的欺騙、壓榨、侮辱和苦痛都會復活；如果麥子不死，子彈與淚痕都是短暫的痛苦……

李文吉、湯伯伯和我坐上計程車。因為長庚醫院的陳小姐已經打電話來催促，我們沒有剩餘的時間去猶豫。（同此時刻，汪立華已經拍電報到總統府，王菲林和鍾俊陞趕往台北濟南教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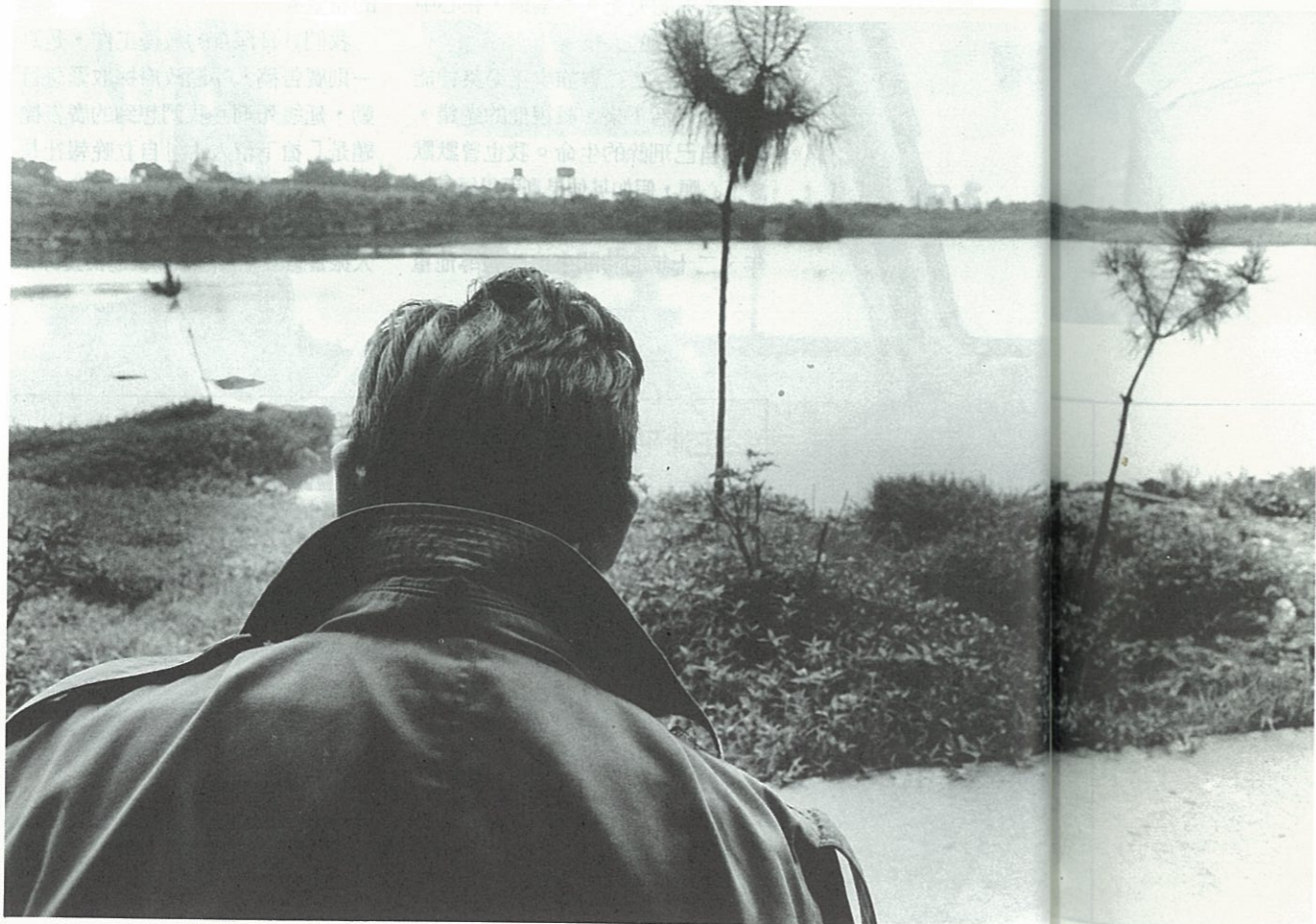
「請接台北龜山監獄總務課；我這裡是長庚醫院。嗯，湯英仲這個孩子，他說，願意把器官捐贈給社會……。」

「繳一份家屬和受刑者同意書就可以，好！24小時內通知家屬。」電話的那一頭怎麼說？我無法知道。但我彷彿知道那邊是槍聲的方向，內心一陣毛骨悚然與哀愁，畢竟，此時此刻，我們欣然接受了。

坐在泌尿科辦公室，陳小姐正在和龜山監獄、土城看守所聯絡。她

哀愁。

「我只是想安靜的帶走我的孩子，辦完英仲的遺志。」湯伯伯說。打從昨夜，我便一直思考著這個問題，一個被壓迫百餘年的民族，從而在漢族人的社會中從來沒有發言權的人，他們的手和腳，他們的思想與希望，一時候也掙脫不開這一層層



移植手術仍然進行著……湯保富坐在醫院的水池邊，頷首沉思。他又喃喃地說：「子彈打進去，很痛吧！」

張曉春（台大教授）

做為一個社會學家，我要強調：不認真思考湯英仲衝動殺人的社會因素，是不負責任的態度。在搶救湯英仲這一條有用的生命，不盡一分心力，這個社會不給湯英仲重新做人的機會，就是一個不人道的社會！

莫那能（排灣族詩人）

我眼睛瞎了，但我彷彿看到湯英仲徘徊在死亡的門口。我看到了山地九族的悲劇的縮影就在湯英仲身上。如果人間還有寬容，讓這人間的寬容在湯英仲身上表現出來，讓被寬恕的湯英仲成為我們民族團結的一座橋樑。

金恒煒（當代總編輯）

我反對判湯英仲死刑——我反對我們社會體制中仍有死刑的存在。如果我們的法律仍停留在「同態復仇法」，或以為死刑足以戢止犯罪率的上升，那麼，人類的文明實在沒有進步。讓湯英仲的案子成為廢除死刑的契機吧！

表示：「臺灣的醫學技術只能取到英伸的眼角膜，其他的一切器官捐贈皆會因為血液循環系統功能終止了，而宣告放棄！」

英伸和湯伯伯的遺志落空了。我們感到那是一種死亡無法取代的痛苦。「除非，英伸在腦死的狀態下才有辦法捐贈一切器官！」陳小姐又說。

「有沒有特殊的管道，可以完滿的成全英伸的遺志？」我們一致地向院方提出這個懇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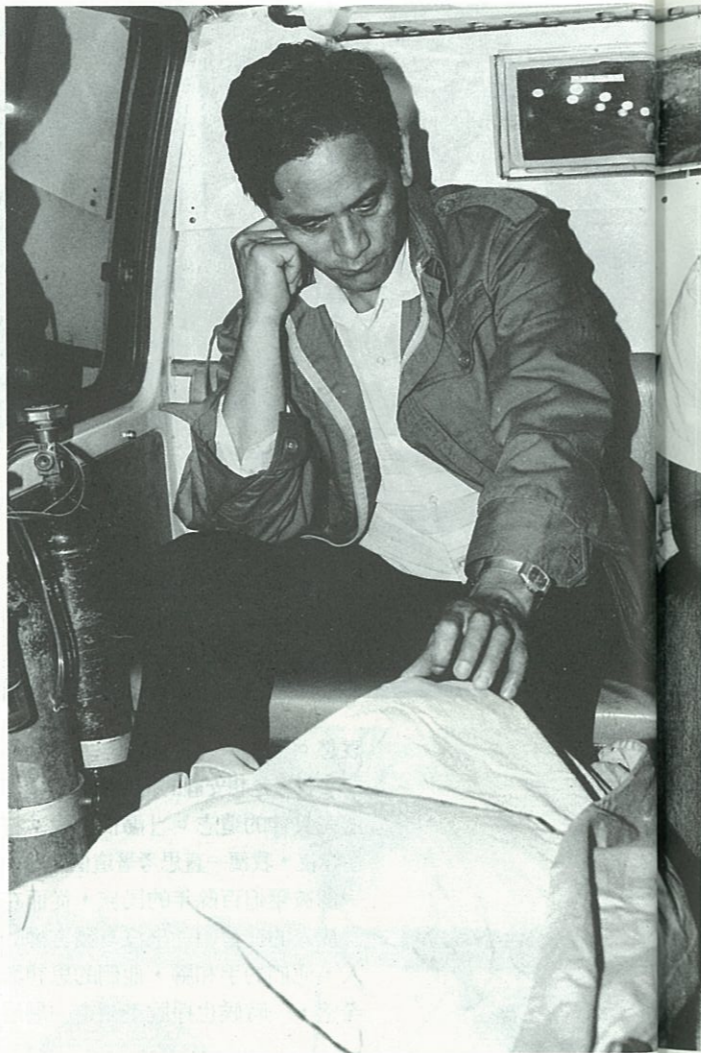
答案是破滅的。一切，都有法律程序給束縛住。人的價值在死亡前夕仍然是法律下的奴僕，由法律支配一切。

人的價值，只是空洞的哀嘆。

下午3點20分。湯伯伯擦下手印。「皮膚、骨骼、眼角膜」幾個字，終於填進了空白表格。「皮膚和骨骼」，是湯伯伯向院方爭取來的。院方說，「這兩項器官遺體，唯一不受到血液循環系統的影響！」

下午3點，自立晚報「槍下留人！」的第一次版廣告，開始出刊上市。

3點半，李文吉要求湯伯伯站在長庚醫院為捐贈遺體的人設立的「



移植手術進行了7個小時。湯保富才終於領到了愛兒英伸的身體。他左手撫愛著英伸的頭，沉入了最動人的冥想中……。

遺愛人間」的告示牌下，拍照留念。一切呼籲和奔走，似乎都接近尾聲了。我們似乎已感到內心一股凜然的肅穆平靜的力量，我們將忍下淚水，心甘情願。

3點40分左右，雜誌社掛了二通電話來。社會服務課馬課長用廣播器呼叫，「湯保富先生電話！人間雜誌官先生電話！」

二通急電。天啊，「總統府來的消息，他們，宣佈湯英伸的死刑暫緩執行！」湯伯伯嚇呆了，他在電話裡喃喃地，一再重覆地說：「謝謝。謝謝你們。謝謝……。」

茫然良久，他眼中溜轉著隱約的淚意。我們匆匆地握手辭別馬課長和陳小姐，坐上計程車趕回台北。很久很久，我們說不出話來。我隱隱地記得，下午，我們坐在長庚醫院的草坪上，討論著要把英伸的骨灰埋葬在故鄉的小山崗。在那麼一座小山崗，英伸可以俯視故鄉的遠山近水。

英伸的死刑，初步暫時延緩下來了。人間雜誌全體編輯和業務人員一片歡呼，幾個同事的眼中閃耀著淚光。王津平老師和陳映真伏在編輯桌上趕稿，范振國和美國那一方面的華籍作家取得聯絡。小說家黃春明從日本來電話，表示「支持一切救援行動」。中國時報心岱和鍾喬也趕到辦公室。湯伯伯在南國飯店接受中國時報和自立晚報記者的採訪。一位自立晚報的讀者打電話來，表示「願意買下『槍下留人！』的廣告，請求湯保富先生同意。」但這位讀者不願意留下姓名。

電話一直響個不停。這個消息，也立即傳回到特富野。

「這個消息，是太大的驚異。這兩天來，我是絕望的。我謝謝人間雜誌的同仁，謝謝從昨天以來不眠不休地為小兒英伸請命的文藝界、文化界各位女士和先生，也謝謝山



地九族，山地知識青年……。」湯伯伯說，「你們無私的幫助，使我十分欽佩。我要特別感謝總統府迅速的關懷，我將畢生無法忘懷……。」

中國時報記者趕到人間雜誌社來採訪，湯伯伯作了以上的表示。陳映真則說：

「兩天來的哀傷、焦慮和疲憊的工作，不但使我們感到我們這個社會還具體存在著人的溫暖與愛，也具體感受到某種激勵人心的新的東西，正在我們的政治、法律和人文各範圍內滋生著。我感到喜悅……。」

晚上，高神父、陳映真陪同湯伯伯趕到董良駿律師事務所。董律師是本刊的法律顧問，一直堅持英伸合於自首要件，也願意為後續的法律行動做出貢獻。「這是一個律師的職責。」他說，「但最高法院已經判刑定讞，此時此刻，只有法務部最高檢察署可以提起非常上訴的再審權力！」

有沒有「非常上訴」的特別途徑，成為本案最主要的關鍵契機。至於呈請總統予以特赦或減刑？自立晚報記者于智勇說：「當然，總統亦可能依憲法主動行使特赦或減刑。惟就目前狀況判斷，湯英伸尋著非常上訴途徑，或有可能。但獲得再審特赦、減刑的機會，則幾乎不可能。」

「曹族少年湯英伸的靈堂」，奏起了莫札特的安魂曲，胡台麗和汪立華也趕到了追悼會現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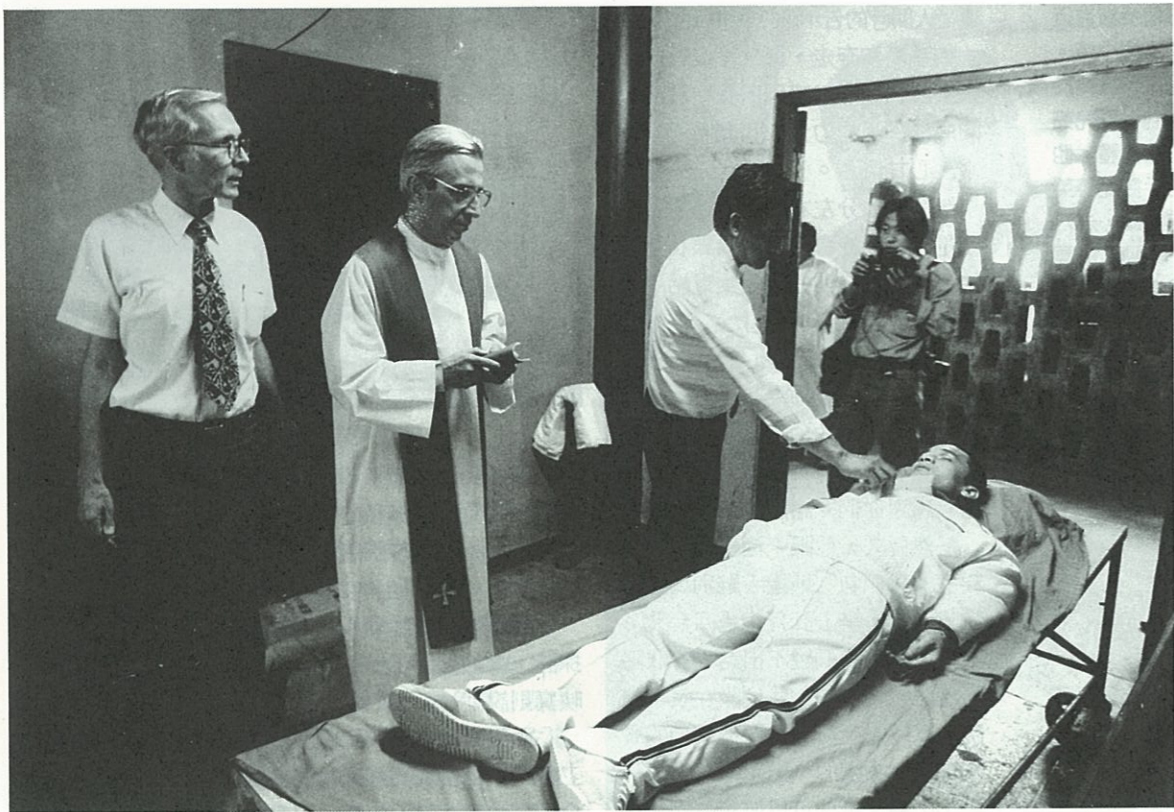
心岱（作家）

從山地到台北城的18歲少年湯英伸，一夜之間跨進了命運的絕路，他不再只是湯家的不孝子，他不再只是刑事個案，他是社會應該面對思索的抽樣。請赦免他，因為他是迷途中的羔羊；請憐憫他，因為他是未及弱冠的年少；請為他聲援，因為只有愛，是唯一化解仇恨、困局的良方。

丘彥明（聯合文學總編輯）

聽到湯英伸即將槍決的消息，心中翻騰著錯綜複雜的情緒。尊重司法的判決是民主法治社會的精神，何況對受害者家屬，我們心中更是充滿最深切的同情。但是，湯英伸，一個18歲的山地男孩，來到台北才9天，他所犯下的殺人案件，不論從那一方面來看，都是特例。所謂「殺人者死」是亂世時用的重典，而在今天，面對這樣一個青年，我們心中豈止是不忍。

今日提筆，竟為「殺人者」說話，是如此沉重的悲傷。



馬神父為湯英伸作告別式彌撒。昨晚，湯保富為愛兒英伸打扮了一身的新裝，他說：「英伸喜歡打球運動，就讓他穿著運動服去吧！」

(攝影■鍾俊陞)

這兩天，大家的心情起起落落。好幾回，已經瀕於絕望的邊緣，又豁然碰到一線生機。今天晚上，參與救援工作的人員仍然不眠不休地趕工、打字。一份題名為「延緩湯英伸死刑執行申請書」，總共有120餘名各界人士聯合簽署，準備明天早上呈給蔣經國總統、李登輝副總統和林洋港院長。申請書上這樣寫著：

「……社會在他自己裡面包藏著許多將來犯罪的萌芽。從某種意義上說，準備犯罪者是社會，個人只是犯罪實行的工具而已。湯英伸的悲劇，又一次讓我們深切地吟味了這個犯罪的社會要因論，哀憫震畏者良深。

其次，純就法律觀點而言，各種證據都顯示湯英伸投案的經過，完全符合「自由」的要件。承辦警員鄭茂成，方直堂，均在調查庭中說明，湯英伸未到案之前，治安單位

「只懷疑他是兇手」、「認為他涉嫌重大」。查民國20年上字第1721號判例：涉嫌人投案前，治安單位「雖已知犯罪事實之存在，惟犯罪者為何人並未確知」時，得為自首。

因此，我們台灣原住民九族、台灣原住民知識青年和我省文化界、文藝界、學者、宗教界和新聞界共計122人及6家雜誌社，不辭唐突，特別個誠聯名上書。懇切請求鈞座格外再察湯英伸案，採取最急迫措施，延緩迫在眉睫的死刑執行，法外施仁，以謀再議的途徑，一則在當前司法革新聲中見寬厚體恤之仁，再則以消弭民族的怨排，促進社會的團結，則為國家與民族的大幸了。」

這一夜，我陪在湯伯伯的床側。他睡得比較熟香，但半夜，還是驚醒過來了。

我要使他復活

5月13日，早上9點鐘。

高神父、莊神父和湯伯伯，三人開車到土城看守所，為英伸作最後安息的彌撒。英伸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在受刑槍決以前，必須接受這個莊嚴的儀式。聖若望福音說：

「凡父交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裡來。而到我這裡來的，我必不把他拋棄於外。凡他交給我的，叫我連一個也不丟失，並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復活。」這是一個肅穆的早晨。晴空下，柵門、崗哨亭，一排排僵冷的牢房，仍然偎依在神的眷顧下，靜靜的矗立著。英伸的本堂神父高英輝特地帶來了一個精緻美麗的十字架，捧在他的手心窩。昨晚，高神父皺著雙眉，告訴我：「對土城看守所，我沒有好印象。因為，我的父親高一生也在那裡被槍決的。」

這幾天，我們沒有絲毫的心情去回憶過去的傷痛記憶。要是有的話，也僅僅在我的內心裡起伏溜轉著……

今年4月19日，我從特富野回到台北，初步結束了有關「曹族三部曲」



的田野調查。我漸漸瞭解到，扭曲的吳鳳神話給這個民族帶來鉅大的歷史傷痛。嘉義縣政府投下1億5千萬元，建設一座華麗的吳鳳廟，卻不肯批准一塊錢貸款給曹族人自力救濟搞起來的合作農場。甚至，一位郭課員說：「你們有沒有辦法保證不賠？沒有貸款，也沒有看見有人餓死！」

山上，最短缺的就是經費。農業凋弊，任何法子都找不到出路。於是，村民搞起了自力救濟的行動，卻又遭到層層的打擊、汗蔑。但是，我們漢族詩人楊牧則把吳鳳歌詠成：「阿里山之神！全人類之神」，並

湯英伸的火化遺體，已經捐出了手骨和腿骨。但他活潑美峻的影子，仍然遺愛人間……。

(攝影■鍾俊陞)

詹宏志（作家）

曹族青年湯英伸在台北行兇，除了是一樁殺人案件之外，更是一樁大型的、複雜的、抽象意義的「體制罪行」。這個案件暴露了原住民會長久以來的經濟、政治地位受到事實上的歧視，他們在社會角落中忍受欺凌而求訴無門。如果他犯了罪，整個社會都脫不了罪行。

請先把我們都綁起來，再槍斃他。

邱晨（音樂工作者）

在一年多的報導追蹤過程中，我心中常懷著一絲奇異的悔恨之情。而今湯英伸走了，這個喜歡彈唱，會作詞作曲的，有著豐富才華的曹族少年終於離開人世了，在他闖禍之前我竟無緣與他相識，我有著無比的憾恨。我為他生前留下的歌詞譜曲，一方面是愛惜他的才華，一方也藉著他無盡的後悔，讓年輕人在成長的歷程中能有多一分的省悟。

說曹族人「全部 / 全部都是我接生的孩子。」可是，這一批「被接生的孩子」，究竟淪落到何堪的境地。我們竟罔顧一個民族的尊嚴，去沿襲日本帝國主義所捏造、篡改的吳鳳神話，忍心去讓曹族的代代子孫生活在「吳鳳鄉」這個地名底下，永不能翻身。

50年代初期，曹族又不幸發生一場政治事件。上一個世代的曹族的少壯精英分子，如今，只剩一堆白骨了。我們漢族人從來不能理解這一份民族的哀傷，如何地被曹族人深埋在歷史斷層的深淵裡，現在，我隱隱地感覺，這個曾經讓高神父、湯伯伯年幼時渡過恐怖、震悼和哀傷的記憶，再度復活了。

我衷心地希望：我們的社會如果樂意去瞭解法律以外的各種問題，就必須從這個歷史脈絡上開始。因為，「法律從來就不是自圓而獨立的體系。它來自於社會文化，是社會文化的函數；同時，它也身負社會文化的使命。」

只有受到屈辱的人，才能默默地吸吮著民族的哀傷與血淚。我們漢族人豈知道，「我們的手曾經是不乾淨的！」這是我5次到特富野採

訪，給我畢生難忘的教育。曹族人從來不曾在我面前控訴，「清朝通事吳鳳佔我們的土地，詐騙交易買賣，殘殺我們杜家30餘名勇士，所以我們才用箭射死吳鳳！」一位杜家人士曾經這樣告訴我，但他的眼神裡，並沒有怨悱。

「怨悱」兩個字，似乎距離英伸非常遙遠。他仍然執意要父親辦理器官捐贈手續。昨晚，他已經寫好了一張最後的遺囑，表示不論如何，希望完成這份心願。

早上，9點40分左右。獄方警員送進來一份「台灣高等法院判決書」，請英伸捺下手印查收。下一步，就是等待法務部批准下來的槍決令。英伸仍然像往常一樣，早熟、體貼而憂鬱。他默忍著悲苦，不願意再讓父親難過了。

「有兩名彈吉他的朋友陪伴我，」英伸悠悠地說：「也很遺憾，我的小說沒有寫完……。」

湯伯伯再度奔到林口長庚醫院，補辦英伸的器官捐贈手續。由於困頓失神，更由於良心上操慮著彭家苦主的公平待遇，他累倒了。我看著他吞下20幾顆藥丸子，躺在床上，輾轉難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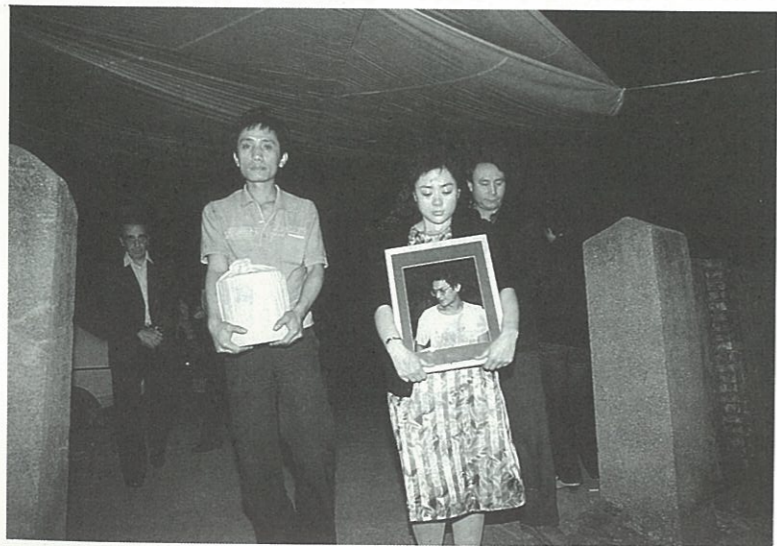


晚上8點，高神父和邱晨趕到了。我們初步地放鬆了幾天下來的焦慮，把話題轉回到特富野山上。邱晨提出建議，他說：「下一季梅子成熟時，我們可以休假一個星期，到山上幫忙湯伯伯採收梅子。」

因為山上的人工短缺，青年人流向都市裡討生活。這個建議，似乎不失為好的辦法。可遠遠比不上山上人家用「輪流換工」和「集耕集營」的方法，來彌補勞力不足。這種從本土性搞起來的自救行動，使

寧靜、肅穆而沒有怨悱的哀傷，在湯家的小客廳內慢慢地滾開了。曹族人默忍著失去湯英伸的悲痛，他們抵死也不肯相信……。

自從離家出走，一頭栽進黑暗的職業介紹所以後，湯英伸終於在族人親屬的護送之下，悄然地回家了。
(攝影■賴春標)



蔣勳（東海教授）

湯英伸的案件，絕不是單純的刑事案件，多年來，達邦的曹族背負了謀殺吳鳳的歷史罪名。謀殺吳鳳的歷史罪名，是這一個種族幾乎生下來就註定了「原罪」，長期來，在屈辱、犯罪的歷史情節下所受的壓抑，應該從文化、社會的觀點，重新省視湯英伸的案件。曹族沒有殺吳鳳，如果湯英伸判死刑，便是「吳鳳殺人了」。

曾祥鐸（世新教授）

首先，要向受難家屬表示哀悼與慰問之意。其次，這一悲劇的發生，有其十分深刻的個人與社會因素。如果法律的最高目的，並不是單純為了懲罰的話，我們認為可以對湯英伸網開一面。「死生亦大矣！」相信大家都不願意看到另一個悲劇隨之而來。

我聯想到，我們校園中讀了滿腦子理論書籍的進步學生，如果他們願意擺脫一切，下鄉去實踐，或許不失為一個全面搞活山地社會的一條路子。

寬赦，使愛得以完成

5月14日，早晨7點起床。

第一件事，就是去台北車站買報紙。最引起湯伯伯注意的是中央日報一則新聞：「法務部邀集台灣高檢處有關人員，對於湯英伸被判死刑確定一案，正仔細研究全案。法務部表示，若在全案中發現可以提起非常上訴的條件，法務部將指示最高檢察署長石明江提起非常上訴。」

官方報紙發佈的消息，給湯伯伯帶來一份慰藉。至少，死刑執行似乎暫時延緩了。他站在懷寧街口，沉思良久。同時，他也牽掛著鄉公所今天召開的「村代表大會」，負責研考和總務業務的湯伯伯，不得不出席這個會議。因此，湯伯伯表示：「今天必須趕回去開會。」

9點鐘，高神父趕到旅館來辭行。他也是讀了中央日報的新聞以後，才作此決定。



黃春明（小說家）

我曾是個師範生。因此湯英伸案一發生，我就去找「人間」雜誌社，要他們注意這個案件。報告寫出來了。我完全理解湯英伸的挫折和無助感。我回想起來，只要一步差遲，他的命運就是我的命運，想來真是哀傷。我對苦主一家，深為悼惜。但我想少年湯英伸應該給他活下來面對生命的機會。畢竟，教育和社會都應分擔他的罪愆……

陳若曦（小說家）

我在「人間」雜誌上讀過湯英伸的故事，對苦主和湯家同感悲痛。我對省內各界救援湯英伸的努力至為敬佩，顯現我們在人文上的進步。如果湯英伸能救下來，更是我們法律品質上的一大進步。

「這麼做，恐怕不妥吧，倒不如掛一通電話給代表會主席。」我勸阻湯伯伯打消去意。內心裡，卻仔細嚼味著：「昨天晚上，高俊明牧師那邊傳來了樂觀的消息。層次很高、語氣篤定，並且與中央日報今天發佈的新聞，不謀而合。」

「美華報導」雜誌兩名記者來採訪。陳秀惠也打來電話，這幾天，長老會的協助都是靠著她取得聯繫，幫助頗大。她說，「人權律師郭吉仁正試著和你聯絡！」這一年，我陸陸續續地知道，李勝雄律師、蔡明華律師等人，都十分關切英伸的案子。而我自己怠慢懶惰，加上不懂得法律知識，因此錯失各方群策群力的寶貴機會。

下午四點，由郭吉仁律師陪同，我第一次親炙了高俊明牧師的人格風範。長老會總部也為著英伸的救援工作暫時停止了進行的會議，由郭吉仁律師提出募款250萬的構想。我們募款的主要目的是，用愛、寬容與赦免來撫恤彭家苦主，並且幫助生命流離的原住民解決都市生活的調適問題。這一次募款行動，高俊明牧師當場慨然同意，並且允諾由長老會總部發動教友們募



捐。「這是一件令人疼惜的悲劇，同時，我們也必須以同樣疼惜的愛去照亮彭家苦主……」高俊明牧師說。

高牧師也建議我們趕緊去找天主教總部的馬天賜神父。他說：「湯英伸就像是馬神父的孩子一樣。這兩天，他正四處奔走！」

我們討論的另一項議題，則是推荐羅榮光牧師、馬天賜神父和邱晨三名代表，今天晚上前往彭家苦主去慰問。因為，羅榮光牧師曾經向我表示：「希望取得彭家苦主的電話和地址，願意長期照顧他們的心靈。」於是，募款和慰問的工作，同時展開進行。

我並不是有信仰的教友。但兩天

震悼、悲慟，終於使玉董哭倒在父親的懷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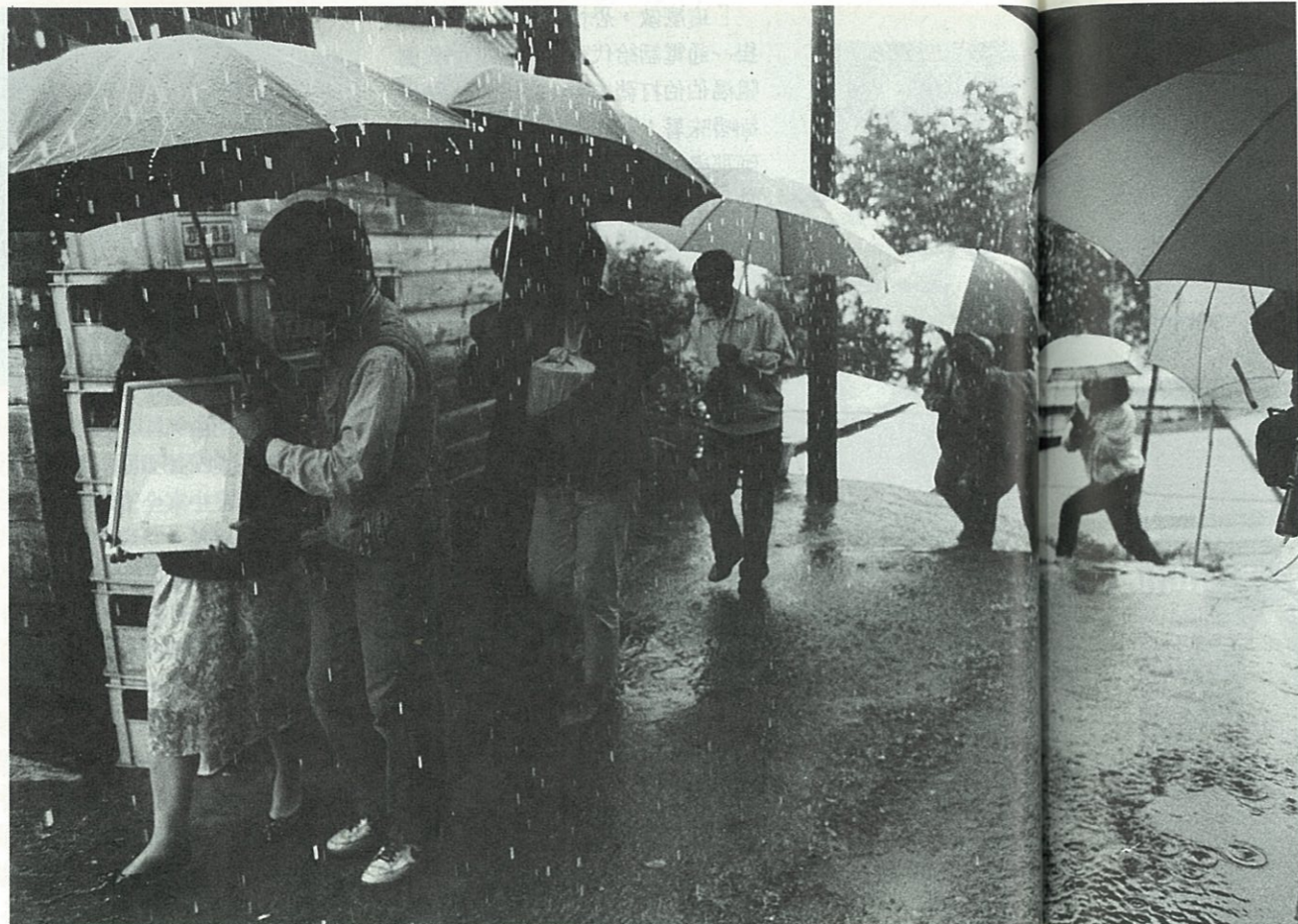
王禎和（小說家）

陳映真告訴我湯英伸即將被執行死刑時，我竟流淚了。我對湯案苦主有至深的同情與哀傷。可是剝奪一個一時酒後挫憤殺人的少年的生命，也彌補不了悲劇。如果不單從命案的結果去論斷，從法的人間性來想，我總祈求奇蹟出現，讓曹族少年還有一個過完刑餘的生命的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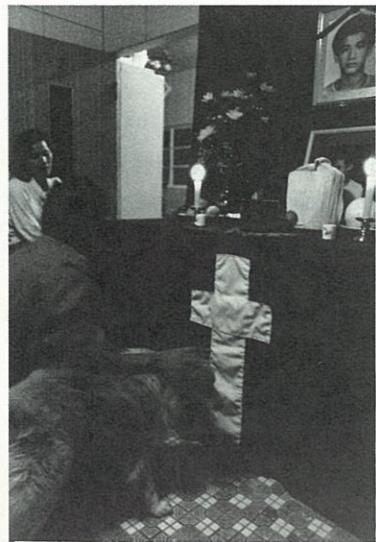
尉天驄（政大教授）

湯英伸案顯現出我們當前學校教育、管理的僵化，山地和平地文化、生活的格差，社會繁榮背後對弱小者的犧牲……這些問題。湯英伸和命案苦主，都是這些問題的犧牲者。亡者已矣，這是我們正視我們民族青少年命運的時刻。請讓湯英伸活下去，用愛和哀傷，彌補社會和民族的傷痕。

一場帶有靈性的驟雨，猛烈地下著。年老的族人說：「這是湯英伸來安慰我們的悲傷……。」



的焦慮，失望當中，我深深的感到宗教帶給絕望的人最大的安慰。尤其是光復40年來，只有教會真正照顧了原住民的心靈和窘困的生活。



湯英伸生前疼愛的狗，名叫「福來」，牠今天不食不飲，等著主人的骨灰返鄉安葬。

這一點，台灣的學界和文化界恐怕是要汗顏的。

見到馬天賜神父，他也滿口答應了，但募款工作必須請示中國天主教團主席單國璽。單國璽主席因公務出差到花蓮，由陳映真以電話報告詳細情形而獲得允諾。單國璽說：「用愛與赦免來療癒這個傷痛，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如果你們還覺得我的名字可以用得上，我是答應的……。」

大雨滂沱。臺北街頭和社會各個角落裡充滿著人的溫暖與愛。短短的兩天當中，「我們具體感受到某種激勵人心的新的東西！」陳映真握緊郭律師的手，反覆地說著。這兩位人權鬥士，終於在不同的人權崗位上增進了彼此間更深刻的友誼。同時，我們也為著天主教和長老會

的正義合作，感到萬分激動和喜悅。

下午6點。人間雜誌同仁恰恰好正忙著趕作業，開會，打電話聯絡海內外作家學者，並邀集聯名簽署。不料，卻接到三通電話。電話裡說：「總統府來的消息，湯英伸已經沒有希望！」

編輯室內，大家都沉默了。

這幾天，我們已經忍受慣了起起落落的變化。但手頭上的工作卻怎麼也進行不下了。如果，湯英伸終究無法免於一死。那麼原訂的募款計劃必然受到一定的影響。這瞬息萬變的景況，我們在這道義責任上必須向郭律師、單國璽主席、高俊明牧師提出說明和報告。否則，明天又將是如何的後果？

電話鈴響——

「好消息。彭家苦主明天早上9點願意召開記者會，公開向社會宣佈：他們願意赦免、原諒湯英伸……。」邱晨在電話裡激動地說著。這個令人悲喜交集的消息，使我震動。但我怎麼啟口，告訴邱晨：「英伸沒有希望了……。」

湯伯伯仍然苦守在南國飯店。中國時報記者明立國和胡金山正陪著他聊天。

馬神父、郭律師、邱晨、羅榮光牧師、陳映真和幾位天主教修女，在編輯室內舉行最後一次的會議。大家仍然決定照著原訂計劃進行：「郭律師明天一早就去提款50萬，長老會也提款50萬，先湊足100萬元給彭家苦主。」這是初步的決議。然而，坦白地說，大家的心情相當沉重，竟也不再那麼理會總統府來的消息。這時，我向列席者報告四家報社傳來的最近消息：

「大華晚報今晚發佈新聞，湯英伸的非常上訴已經被法務部駁回。聯合報和中國時報記者今天去採訪的結果，表示法務部沒有作任何公開性的透露，並表示明天開會再審。民眾日報記者則表示，非常上訴可能沒有希望！」

另一位年輕導演朋友則打電話來說：「影劇圈子的消息透露，明天清晨5點鐘，湯英伸在土城看守所執行槍決！」

董良駿（律師）

在湯英伸案二審之後，我受到「人間」雜誌和湯家的囑託，參與為湯案義務辯護。對於高院三審判決湯英伸死刑，十分詫異。因為在75年7月23日湯案上訴高院理由狀中，我曾指出更審前高院曾傳訊承辦刑警鄭茂成和方直彥，問湯英伸到案前，他們是否已確知湯英伸為兇手。鄭茂成答：我們只懷疑湯英伸是兇手；再問方直彥，方答稱：我們認為湯英伸涉嫌重大。又案卷中顯示，台北刑警單位電嘉義分駐所所長，亦告以湯英伸「可能涉嫌凶案」。據此，在湯案初審至第一次上訴高院期間一切案卷均顯示湯英伸到案之前，有關治安機關均未確定湯英伸為兇手。

查二十上字第一七二一號判例，自首要件上涉嫌人未自首投案前「雖已知犯罪事實之存在，犯罪為何人並未確知」為要件。又刑法第六十二條規定，「對於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謂之自首」。無論如何，湯英伸應完全符合自首要件而減其刑。

在同輩的表哥、表姐、妹妹的護送下，湯英伸的骨灰準備入土了。



我們商議的結果，判斷最後這個消息可能是錯誤的。不論如何，我們總是默忍著焦慮，願意朝著愛與寬赦的方向去設想。我們也信賴著我們的社會有能力去療癒創痛。

不少的朋友都趕到了。擁擠的編輯內，瀰漫著一股焦慮和沉默。賴春標、鍾俊陸、李文吉、藍博洲、李三沖、傅島、王智章等人，正圍繞著執行編輯范振國一齊討論，大

家會商著如何應變明天的緊急狀況。午夜兩點，賴春標和傅島趕去土城看守所；鍾俊陸負責長庚醫院和彭家苦主的記者會；藍博洲守在雜誌社，負責一切聯絡；李三沖和李文吉陪侍湯伯伯。我負責募款廣告稿的完稿工作。

一切安排，只有最好與最壞的打算。我們祈禱，希望英伸能夠平安地渡過這個夜晚。

美麗的故鄉，等著你……

5月15日，破曉黎明。

風聲，呼赤呼赤地刮著。高聳的圍牆旁邊，三位早醒的老人站在人行道，擺動他們的肢體。鳥聲開始鳴叫了，崗哨亭裡，站著一個悚忽、靜止不動的黑影。錄影機的伸遠鏡頭，正從路邊的高樓上，朝下俯拍著土城看守所的內景。時間是清晨5點半，突然，第一聲槍聲劃破了冷涼的空氣。悶悶的槍聲，一直傳到對面的遠山，相隔第38秒，傳來第二聲槍響……

（4點半，湯伯母在睡夢中驚醒過來！）

（5點，湯伯伯接到一通無聲的電話。）



6點40分。湯伯伯才接到土城看守所打來的電話，他們說：「您的兒子在台北市立第一殯儀館，請您去領回屍體。」

湯伯伯踉蹌地跑下樓去。

他一不小心，在樓梯口跌了一交，也不知如何被刮掉了一層皮肉，流著血。不久，他惶惶的影子，消失在清早的台北街頭。我們跑著追他，卻怎麼也追不上了。

他拒絕簽下長庚醫院的捐贈補助費。他為愛兒英伸的純潔的遺志，作最後的掙扎。

「他在裡面……。」

湯伯伯走出殯儀館的冷藏室，喃喃地對我說。

他的手裡，握著英伸最後領洗的

鐘聲敲響了。特富野天主堂為湯英伸舉行最後的追悼彌撒儀式。整整的一年，不眠不休地照顧著湯英伸的牢獄生活和心靈工作的莊神父，他說：「我們感謝湯保富夫婦，為我們的社會培育了一個這麼好的青年。他的痛苦，給我們帶來了恩典……。」

」（攝影■鍾俊陸）

王智章（綠色錄影小組）

從社會關懷的角度來看湯英伸案，可以說是人口販賣問題下的一件悲劇。今年1月10日，為了抗議雛妓存在的事實，由三十幾個包括原住民婦女、宗教團體發起的華西街彩虹遊行，普遍受到社會大眾的關切。

湯英伸案更暴露了職業介紹所人口買賣問題的嚴重性。十幾年前，許多朋友所共同的可怕經驗，現在是更變本加厲進行著，那些成天守候在台北車站的人口販子，對北上謀職的懵懂少年進行的誘拐恐嚇的事實。那些列了不實誇大的報紙廣告，滿懷希望尋址找到陰暗破落巷弄中的職業介紹所的無知少年到底有多少？在這個社會我們看不到的角落裡到底有多少的孩子，正在忍受非人性的折磨和摧殘？

希望這次救援湯英伸的行動，能夠讓社會大眾認識到人口販賣的嚴重性。同時原住民同胞佔受害者比例之高，更是所有關切原住民的人士應該嚴肅去思考的問題。



湯保富的手心窩裡，握著一個聖體十字架。他喃喃地說：「耶穌是他受刑時唯一的親人。」

聖體十字架。聖體的頭像，曾經被英伸在受刑時猛力地扭歪，祂，垂愛著人間流離悲苦的雙手，釘在十字架上。似乎就在這時刻，仍然遺

留著愛兒英伸的體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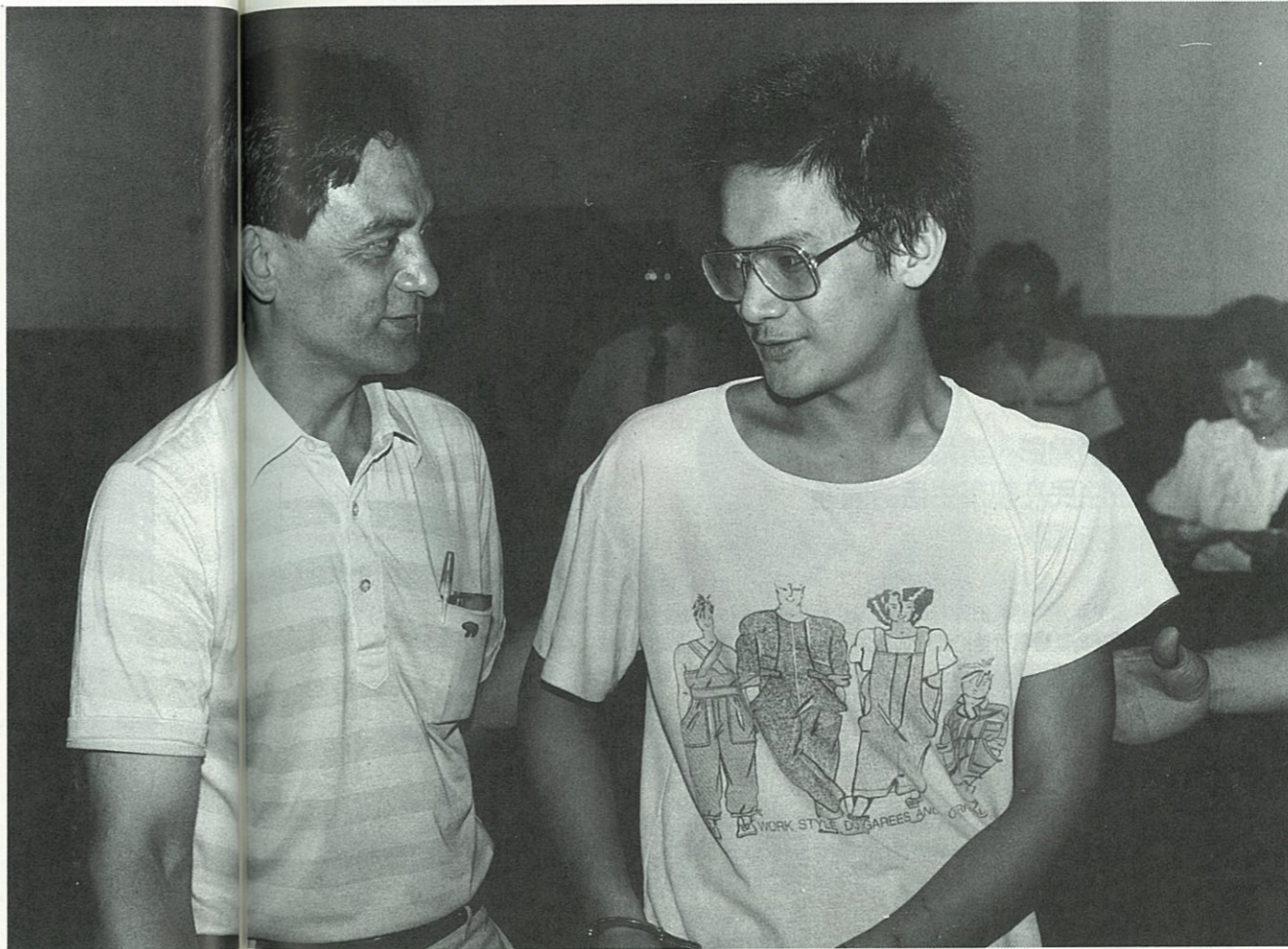
「耶穌，是他臨刑前唯一的親人。」湯伯伯說。

於是，他開始流淚了。他一個人，抹去眼角的淚痕。

第一殯儀館安順廳奏著哀樂，我們的朋友卻獻給英伸一首莫札特的「安魂曲」，黃色小菊花和紫色的花。也有朋友在小紙片上寫下心中的話，心中的叮嚀，陪著英伸一起入土火化。

英伸，你終於可以回家了。前年，11月16日這一天，你留書離家出走，在日記上，你說：「假如說得沒錯，這是別人的學校。我只是在校規下生活，沒有權力改變什麼，也不能怪罪任何人。……儘管如此，我還是咎由自取地往火堆裡鑽，明明知道，只能感受到那非常微小片刻的溫暖，旋即又被熊熊的烈火吞噬了。我還是做了。但我相信，上天不會把活路絕滅的。我把痛苦獻給您們……。」

你的香爐，無聲無息地燃起了熊熊的火焰。據說，這是有話要說的徵兆。安息吧，英伸。美麗的故鄉等你回去。 ☩



「我們與他同死，也必與他同生。主，求您垂憐，凡父交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裡來。並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復活……。」教堂內，開始奏起最後一章的聖樂……。

(攝影■蔡明德)

總統蔣經國先生勛鑒

去年元月以來，我們一直密切關切十九歲曹族少年湯英伸殺人案審判的發展。現在，我們得知高院已經在五月八日判決湯英伸死刑定讞，我們都覺得十分震驚和哀傷。

湯英伸純真、熱情，喜歡寫詩，喜歡彈吉他唱歌，是同學心目中的好朋友，是很愛護團體榮譽的體育健將，是族人眼中的好子弟。對學校訓育人員來說，他犯過抽煙、單

車雙戴、打麻將的錯誤，卻因而受到留校察看的處置。他於是申請休學，決心到台北打工。不幸這毫無社會經驗的少年，一頭栽進了黑暗的傭工介紹所，受到欺騙、訛詐，終於在酒後激憤下，造成三命慘案，自首到案。

為了使您進一步理解少年湯英伸這個人和他的背景，以及整個悲劇形成的過程，我們特檢附「人間」雜誌第九期（七五年七月號），其中有「不孝兒英伸」這篇引起廣泛

迴響和關切的報導，蒙請參考。

我們為苦主彭家三命的慘案，深深感到哀痛。

但是我們也覺得，從湯英伸的生命史來看，他是個秉質純良優異的山地少年；從他的悲劇形成過程來看，我們的教育體制缺少對青年的理解與愛護，山地和平地在文化、經濟、社會和心理上的格差，城市傭工介紹所與介紹制度的欠缺管理，都是造成這個駭人聽聞的悲劇的重要的組織部份。西洋有一句極富啟

發意義的名言：「社會在他自己裡面包藏著許多將來犯罪的萌芽。從某種意義上說，準備犯罪者是社會，個人只是犯罪實行的工具而已！」湯英伸的悲劇，又一次讓我們深切地吟味了這個犯罪的社會要因論，哀憫震畏者良深。

其次，純就法律觀點而言，各種證據都顯示湯英伸投案的經過，完全符合「自首」的要件。承辦警員鄭茂成、方直彥，均在調查庭中說明，湯英伸未到案之前，治安單位

「只懷疑他（湯英伸）是凶手」、「認為他（湯英伸）涉嫌重大」。查民國二〇年上字第一七二一年判例：涉嫌人投案前，治安單位，「雖已知犯罪事實之存在，惟犯罪者為何人並未確知」時，得為自首。有關詳細之論證，蒙請參閱所附董良駿律師辯護意旨二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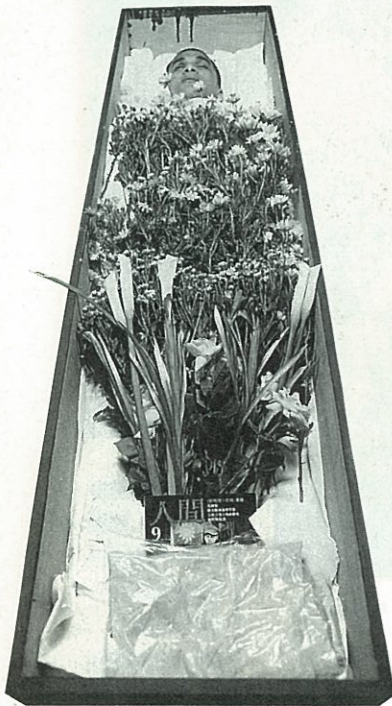
因此，我們台灣原住民九族、台灣原住民知識認青年和我省文化界、文藝界、學者、宗教界和新聞界共計一百二十二人及六家雜誌社，不

辭唐突，特別個誠聯名上書如上，懇切請求

鈞座格外再察湯英伸案，採取最急迫措施，延緩迫在眉睫的死刑執行，法外施仁，以謀再議的途徑，一則在當前司法革新聲中見寬厚體恤之仁，再則以消弭民族的怨怏，促進社會的團結，則為國家與民族的大幸了。

簽名人（略）

因為後悔需要寬赦，
因為寬赦使愛得以完全。
而社會需要因愛而反省，而新生……



湯英伸死了。
讓我們為彭、湯兩家
及原住民在都市生活的調適
捐款250萬……

曹族少年湯英伸終於在5月15日凌晨被執行死刑。一直到執行前的深夜，我們在為延緩執行他的死刑而努力，以期全社會能有時間從法律、社會、文化、教育和宗教等角度，深切再思湯英伸案的意義，從而因寬赦湯英伸而使悲劇造成的創傷得到赦免和愛所帶來的傷癒。

儘管全省宗教界、文化界和知識界對挽救和寬赦湯英伸，做了高度關切而持續的努力，少年湯英伸的死刑終於被迅速執行了。我們感到深切的失望、哀傷和遺憾。

就在5月14日晚上，苦主彭阿升先生在我們所代表的社會的關懷下，表示在合理情況下願意對湯英伸寬恕。這寬恕使彭家、湯家和我們的社會從仇恨、哀傷以及堅決不肯進一步理解少年的犯罪背後複雜的社會和文化條件加以理解的執拗之束縛中得到自由。

現在，我們以悲傷而嚴肅的心情公開呼籲：為了照顧苦主彭家的兩個孤兒，也為了對湯家表示哀矜之情，讓我們展開以新台幣貳佰五十萬為目標的捐款，由中國天主教會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組成的最善管理委員會，執行對彭、湯兩家的捐贈。

後悔的人需要寬赦。寬赦使愛得以完全。而愛正是使包括湯、彭兩家在內的全社會，從本案帶來的仇恨、憤怒和傷痛中，得到和平、自由與安慰。你的捐款將直接有助於我們的社會因愛而反省，而新生。

●捐款期限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捐款辦法
(一)自由選擇向①「人間」雜誌社；②中國天主教會團秘書處；③台灣長老教會總會認捐。

(二)郵政劃撥帳號：

- 人間雜誌社
- 中國天主教會團秘書處

劃撥帳號0016761-6號 (請註明湯英伸案受害者家屬善款用)
地址：台北市10552光復南路32巷34號 捐款專線：(02)7711295

-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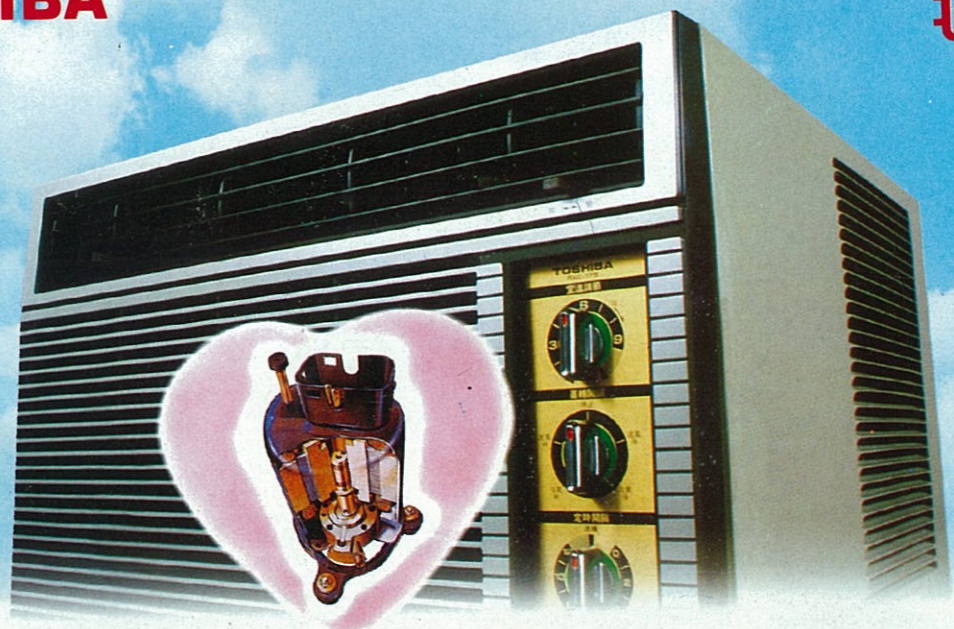
劃撥帳號0002157-3號 (請註明湯英伸案受害者家屬善款用)
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269巷3號 捐款專線：(02)3935282

劃撥帳號：1008791-0號 (請註明湯英伸案受害者家屬善款用)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7巷11弄17-1號

捐款專線：(02)7006304・7040061

- 單國璽 (中國天主教會團主席)
- 林天助 (中國天主教會團區主教)
- 馬天賜 (中國天主教會團辦事處 譯)
- 高俊明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幹事)
- 林建二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幹事)
- 羅榮光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傳道幹事)
- 王禎和 (作家)
- 白先勇 (作家)
- 李喬 (作家)
- 李昂 (作家)
- 林懷民 (舞蹈家)
- 吳晟 (詩人)
- 陳若曦 (作家)
- 陳映真 (作家)
- 高信疆 (作家)
- 黃春明 (作家)
- 蔣勳 (東海大學美術系主任)
- 葉石濤 (作家)
- 尉天聰 (政大中文系教授)
- 吳念真 (作家)
- 小野 (作家)
- 李鴻禧 (台大法律系教授)
- 林俊義 (東海生物系教授)
- 胡台麗 (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
- 胡佛 (台大政治系教授)
- 張忠棟 (台大歷史系教授 譯)
- 楊國樞 (台大心理系教授)
- 蕭新煌 (台大社會系教授)
- 張曉春 (台大社會系教授)
- 黃光國 (台大心理系教授)
- 柴松林 (政大統計系教授)
- 李敏勇 (作家)
- 李魁賢 (詩人)
- 楊青矗 (作家)
- 曾心儀 (作家)
- 鄭炯明 (詩人)
- 郭成義 (詩人)
- 施善繼 (詩人)
- 王拓 (作家)

TOSHIBA



憑「心」而論

唯一忠於原廠設計・台台採用 **東芝原廠進口** 鑽石心臟
免費**5**年保證

特性：

- SGHC第3代合金化鍍鉍超耐蝕鋼板
- 省電睡眠定時裝置，節省不必要的耗電
- 內螺紋銅管及波浪形散熱片，強冷、省電
- 氣冷、水冷、霧冷三重冷卻系統，冷房效率高
- 微電腦控制系統，全自動四段運轉
- 卡式濾塵網，拆洗容易
- 風向自動調整



旭光高級涼風扇
贈送中，6月底止。



RAC-175(W)



RAC-225(PW)



RAC-165G

每一個人都必須要有健康的身體，尤其要有強健的心臟，才能夠接受嚴格的考驗，展現出力與美的一面；選擇冷氣機，也一定要堅持選擇好的壓縮機，因為壓縮機之於冷氣機，就如同心臟之於人體一樣，外表美觀還是其次的條件，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最好的心臟；東芝旭光冷氣機每台都是採用東芝原廠進口鑽石心臟壓縮機，效率高、壽命長，搭配新穎的外觀，充分流露出力與美的優異特質，我願意鄭重地向您推薦這一部出色的冷氣機。

1986年亞洲健美小姐
中華民國健美比賽輕量級冠軍

王節操
Kinsala Wang



東芝 旭光 冷氣

總代理
台灣日光燈股份有限公司 榮譽出品

北區：北市民安路一段23號2F (02)5434321
 東區服務中心：竹圍鎮光明路218號 (036)368135-6
 新竹區服務中心：新竹市光復路202號 (035)776335
 中區服務中心：台中市北區港路23段210之18號 (04)7204311
 南區服務中心：嘉義市北港路1號 (05)2232861-3
 台南區服務中心：台南市立人路25-4號 (06)2216768
 高雄區服務中心：高雄市中區三昌路21號 (07)2018248-4
 花蓮區服務中心：花蓮市中山路 (09)7543432
 台東區服務中心：台東市中華路 (09)72010248-50

〈啊！美麗的台灣〉

七彩湖的悲歌

記一個變色的山湖

千百年來，「她」一直靜靜躺在海拔2900公尺的高山
這中央山脈最高的湖泊，昔日有成群山鹿在湖畔悠遊
人們因而稱她—「鹿池」。而今因林木的濫砍，美麗的山鹿絕跡了
因為登山客的大批湧入，澄澈的湖水污濁了
七彩湖秀麗嫵媚的容顏在貪婪無知的破壞下
正寸寸的酸腐、變色……

攝影■賴春標

撰文■紀雲山

七彩湖的早晨。



美麗之島

據史家連橫的「台灣通史」記載：明朝萬曆年初，有葡萄牙船航行東海，途經台灣之北，自外望之，山嶽如畫，樹木青葱，葡萄牙人不禁讚嘆一聲「福爾摩沙」，其意義就是美麗之島。台灣之美，事實是從南到北連綿聳峙之中央山脈群峰與生育期間的森林所組成。

攤開花蓮地圖，我們看到在花蓮與南投兩縣交界的六順山以北直線距離約3公里的中央山脈主脊東側，有一座不小的高山湖泊，那就是美麗的「七彩湖」——中央山脈最高的湖泊。

山鹿遨遊之地

台灣高山上的森林，孕育了繁富多彩的植物與野生動物。從前，湖面高約海拔2900公尺的七彩湖，在2公頃大的湖岸四周，常有成群的山

鹿遨遊其間，所以昔日一直被稱為「鹿池」。但，隨著日據以來森林的砍伐，林相變化了，七彩湖四周的鹿也漸漸絕跡了。

1987年4月24日，我從台北搭早車趕到水里與攝影阿標會合，展開七彩湖之旅。對我來說，這次採訪是一次奇異而震撼的經驗。進入山區以後，人就完全絕跡了；相對以往以人為主的採訪工作，這一次「沒有人」的採訪，其實是有更大的挑戰的！

中午，我們雇了一輛登山車，從水里出發。車主兼司機黃先生是個30出頭留著滿臉大鬍子的年輕人，在家裡，它是7個兄弟姊妹中的老大。從嘉義農專畢業，服役後，他便到林務局的林班工作。後來，因為同樣在林務局服務的父親，在上班時死於心臟病發作；以及弟弟不幸死於翻落深崖的柴車裡，他辭去了林務局的工作，經營農場。當天，我

們的目的地就是他所經營的丹野農場。

登山車在4月的陽光下疾馳著。從水里的山路彎向濁水溪與丹大溪交會處的五里亭，繼續沿著丹大溪岸邊的丹大林道上行。丹大林道原稱「孫海路」，是依這一條枕木道的修建人，振昌木業公司董事長孫海而命名的。孫海是林業界白手起家的傳奇性人物，原本是一個沒沒無聞的伐木工人，隨著幾十年來台灣林業工業化的發展，終而擁有千萬資產；後來更自費開闢了聞名全省的私人林道——孫海路，這條路的路權到期之後，已由林務局收回國有，改稱「丹大林道」。由孫海路的發展，正足以看出台灣森林的滄桑。由於這一帶的山壁是頁岩，脫落的山岩經過車輪的輾壓，迅速化為泥塵；車子一過，整條路便揚起了一片塵沙。這些泥塵掉落山下的溪流，流入濁水溪，也就成為濁水

溪下游烏黑的主要因素。

登山車在林道上行走了62公里，來到海拔2265公尺的第8林班，8林班裡兩棟廢棄的工寮就在路邊；附近還有振昌木業公司工作處的招待所。招待所的設備周全，有無線電發報機；現在由黃先生聘雇兩名高中剛畢業的女孩管理，兼作登山者住宿的服務。在這種生活條件處處受限制的山中，能有這麼舒服的設備，實在是值得去瞭解究竟的事。

從招待所到林道對面的海天寺不過是幾十步路而已！海天寺可算是台灣海拔最高的廟宇了。以前只是一座簡陋的廟宇，丙午仲夏改建為略具規模的水泥塗油漆廟。寺裡奉祀的是媽祖，左側是「土地神」的香位，右側則是「開山路殉職先賢」的神牌。寺廟左側的空地上，我看到一根矗立的紀念木柱，四面各自書寫著如下的字句：「奉嚴修報恩謝德植樹法要紀念 / 承製者振昌公

七彩湖前的營地，是大自然恩賜。

司董事長孫國雄／法相宗大本山藥師寺執事長安田日英胤。」這是1984年12月24日，日本人組團到海天寺祭拜樹神時所豎的紀念木柱。木柱本身是不怎麼起眼，既沒有觀光號召力，也不能燒出什麼火來；然而，這根木柱卻明明白白地教示者生長在台灣的人們，日本人對待樹木的態度，以及日據以來日本帝國主義者掠奪台灣天然資源——森林——的不變事實！

當天晚上，我們夜宿丹野農場的丹楓山莊。山莊附近同時座落著3棟

人去屋空的工寮，以及住著伐木工人的兩棟林班工寮。我們在這裡逗留3天。（4月25日，晴，天空湛藍，山頭有白雲朵朵。）

我們整天沿著濁水溪的支流之一卡社溪上溯，記錄溪流兩岸林相景觀的變化與破壞狀況。高山地區的溪流，通常屬於幼年期，急水湍流，不易涉溪，而且切割厲害；然而卡社溪谷卻平緩如灘，屬於中年期地形。卡社溪與所有的高山溪流一樣都是集水區；這種地區時常下雨，如果水土保持好，林木沒有被濫砍，

大樹的葉、根都可以有效的吸收水分，雨水不會很快地流入大海，形成很好的植被，具有茂密森林、涵養水源的作用。

（4月28日，陰轉晴）早上9點40分我們搭柴車離開丹野農場到海天寺；出海天寺，我們由8林班附近的一條林道支線，循著中央山脈主脊西分的支稜，往東迂迴上七彩湖的登山口。登山口就在這一條林道的中途。這段路途原來要2個多小時的步程，因為搭上便車，不過半個鐘頭就達登山口。這本要2個鐘頭行程

的林地，現已被開發了。

中午12點35分，抵達登山口；這裡停放著2台汽油集材機、一輛吉普公務車、一輛機車、一個舊車胎和11個汽油桶。我們搭的那輛便車繼續往林道的深處開去，在登山口可以清楚聽到森林裡的鋸木聲，那又是另外一處伐木林班吧！

12點45分，我們進入一片高密的箭竹林，開始真正的登山路程。這一天，我們紮營的營地是小溝營地——一大片草原的山谷平地上。

（4月29日，晴，午後起霧。）

早上10點30分拔營出發，穿越滿山一片矮箭竹草坡間的小步徑，上到2761高地。這時候，眼前所見盡是一片矮箭竹林組成的草原，以及草原盡頭處的枯木林。循路上行，不多時，拐個彎，立刻就看到整個荒棄多時的林田山伐木區，除了疏疏落落在那裡那裡叢生著的枯木林外，都是一片自然野生的草原，草原坡地上則到處橫陳著白骨似的樹屍。這是往七彩湖沿途的第一視線場。我們放下背包，涉草前行到懸崖邊瞭望深谷對面林田山的地形地物。這時候，我看到林場鞍部橫躺著一條蜿蜒到白雲深處的森林鐵道；鐵道往左，在卡社山下有一處廢棄的工寮，根據地圖研判，那該是昔日林田山林場的高登招待所。往右，在六順山下，一處瀑布旁的工寮則該是七星岡伐木站。左右之間的凹谷則是從花蓮萬隆出太平洋的萬里橋溪。

山徑繼續循著箭竹草坡上下起伏前行。現在，再度進入一座高密箭竹林，鑽入其中，雙手不斷地撥竹開路，一路爬坡，約1個小時走出竹林。右邊是一片原始的冷杉林，霧冉冉地從山谷中飄上來；2915高地就在前面不遠處的坡路頂點，這裡的海拔大約是2900多公尺，一般說來，冷杉是生長在3000公尺以上高



今年(1987年)元旦假期，七彩湖的四周住滿了近五百人的遊客。



地的喬木。左面依然是草原，以及躺在草原上的枯木屍身，仔細近看，這才發現從遠處看到草原上的斑斑黑點，原來是伐木跡地殘留樹樁經過一場森林大火的殘跡。這事實告訴我們，登七彩湖沿途所見的林田山草坡，實際上是破壞原始林相而產生的草原；按理它應該是造林預定地，但為何迄今林務局尚未實施造林呢？

越過2960高地，走下草坡，就到湖前營地了。在營地附近的草原上，我看到14株被燒成黑炭的枯木、波蜜菓菜汁鋁箔包、塑膠布、富士底片盒、統一寶健運動飲料鋁箔包、塑膠袋、電池、手套、紅的皮包提帶、舒跑飲料罐頭、二個寶特瓶、Napoleon酒瓶、鋁臉盆、蘇布袋二個、各類罐頭及鋁製便當盒。

水面不大，呈橢圓形，找不到水源來處，是一座死水池。池邊依然是四散的垃圾，有紅雨布、鍋子、寶特瓶、空罐頭、枯樹、瓦斯罐、



啤酒罐、黑人牙膏，湖底有塑膠布、罐頭、枯樹枝，一株巨木及水蟲。水蟲的形狀似木柴屑，湖水呈暗紅色，若用池水煮飯米粒都會變紅。這座小池已經死了！死於登山者之手。

下午3點50分，我們越過2985高地，下至海拔2900公尺的七彩湖。起霧了。（4月30日，晴，陽光於10點左右出現。）

今天的工作重點是採訪湖東中興紙業公司林田山林場的鐵路全線。由於七彩湖鄰近林場的七星岡伐木站，昔日，林場的伐木工人，往往在黃昏收工後到原名「鹿池」的湖畔散步、休息，因此林場的人都改

稱此湖為「七星湖」。一直到1971年，山岳協會主辦的中央山脈大縱走在此湖會師。台灣登山界的前輩林文安先生因為目睹湖水映照夕陽時會反射七彩光芒，因而改稱此湖為「七彩湖」。

早上起床後，發現昨晚擺在外頭的鹹豬肉和黑橋牌香腸竟然不翼而飛；山上沒有其他人，不用說一定是被某種野獸咬走了。我們既好氣又欣慰——畢竟湖邊森林裡還有殘存的野生動物。

6點20分，往東出發，經七彩湖的姊妹湖，沿稜線下山。太陽在灰薄的雲層內，左邊依次是能高山、安東單山、奇萊山及太魯閣山並峙；

右邊則是林場的鐵道、瀑布、土崩的山壁。向前看，一條蛇行的大河向海的出口處蜿蜒前行，那就是萬里橋溪。

8點20分，茂密的雜草林裡實在找不到路了。我坐在一株橫倒的枯木上，看著斜坡下近在眼前的鐵道，聽著七星岡伐木站旁的瀑布聲隨風傳來。根據資料，從七星岡伐木站到七彩湖只需要40分鐘的步程，然而，隨著林木的砍伐淨盡，林班撤走了，這條山徑也就跟著被雜草荒掩了，我們走了2個小時卻還沒下到森林鐵道。

8點40分，我們無路開路，沿途折竹枝做路標，終於在9點20分下到鐵

湖的美麗，需要人的尊重。

道。我們順著鐵道往七星岡伐木站的方向前行，沿途經過13座架設在懸崖上的棧橋，在距離伐木站工寮約200公尺近時，因為木崩橋斷而無法前行了。

變色的林田山

根據林務局木瓜林區管理處林田山工作站所提供的資料，林田山林場創設於1939年。在日據時代隸屬「台灣興業株式會社林田山砍伐事業所」的木材，主要供給軍方建防



20年前，林田山砍伐現場。（楊兆煇先生提供）

空壕、造船。為了砍伐林場的林木，到1942年時，日本殖民者已將林道開闢架設至高嶺索道（4號索道），其餘高嶺以上的34公里長的高嶺鐵路線、高登索道線及高登鐵路線才是光復以後關建的。事實上，在日本據台期間，從1940至1945的6年內，日本人已從林田山林場伐運了至少135,105.00立方公尺的原木。這期間尤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1943年為最。

台灣光復後，林田山林場由國營的「台灣紙業公司」接管經營；1954年，國府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開



放民營；1958年，又因股東會之議決實行分廠分營，當時由台灣銀行所持有之公股為主，另招部份民股，組織「台灣中興紙業股份有限公司」，分得羅東紙廠與林田山林場。從此，木材生產歷年增加，大量供應羅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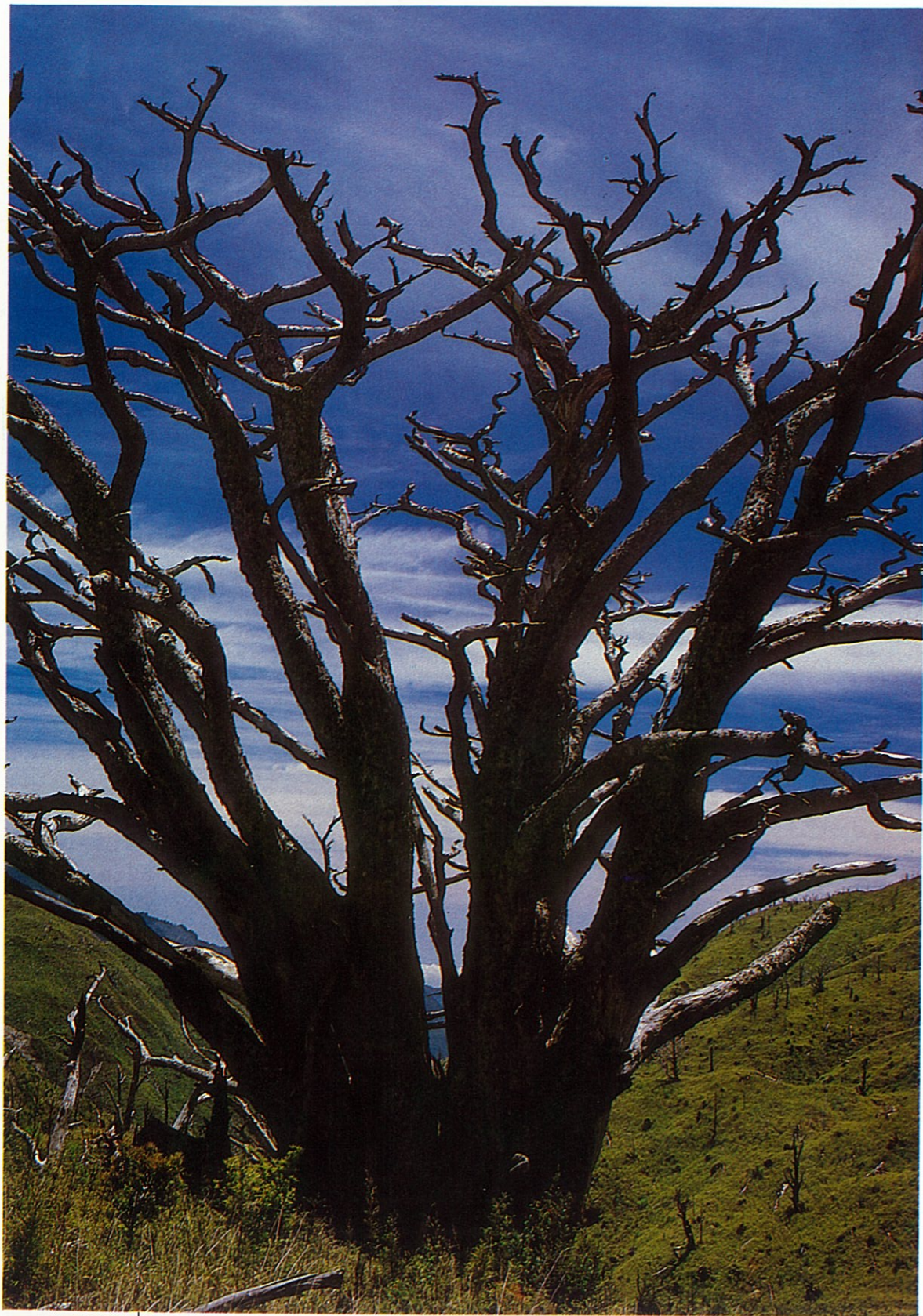
紙廠為造紙原料。

隨著林田山林場人事的變更，林場的林木卻一年比一年減少了。1973年，林場又改由林務局木瓜林區管理處接管；1983年，10年過去了，山上的木頭也砍得差不多了，9月，

林場的編制縮小，改名為「林田山工作站」。這一年，擔負運送原木之責的索道也停用了。

1987年5月8日，早上10點多，我從林田山工作站的辦公室走出來，踩著雨後溼漉的泥草地，走上一段

34公里長的伐木鐵路，戮過七彩湖的山區，所到之處山河變色。



人嚮往大自然而來，離去時却留下一地的污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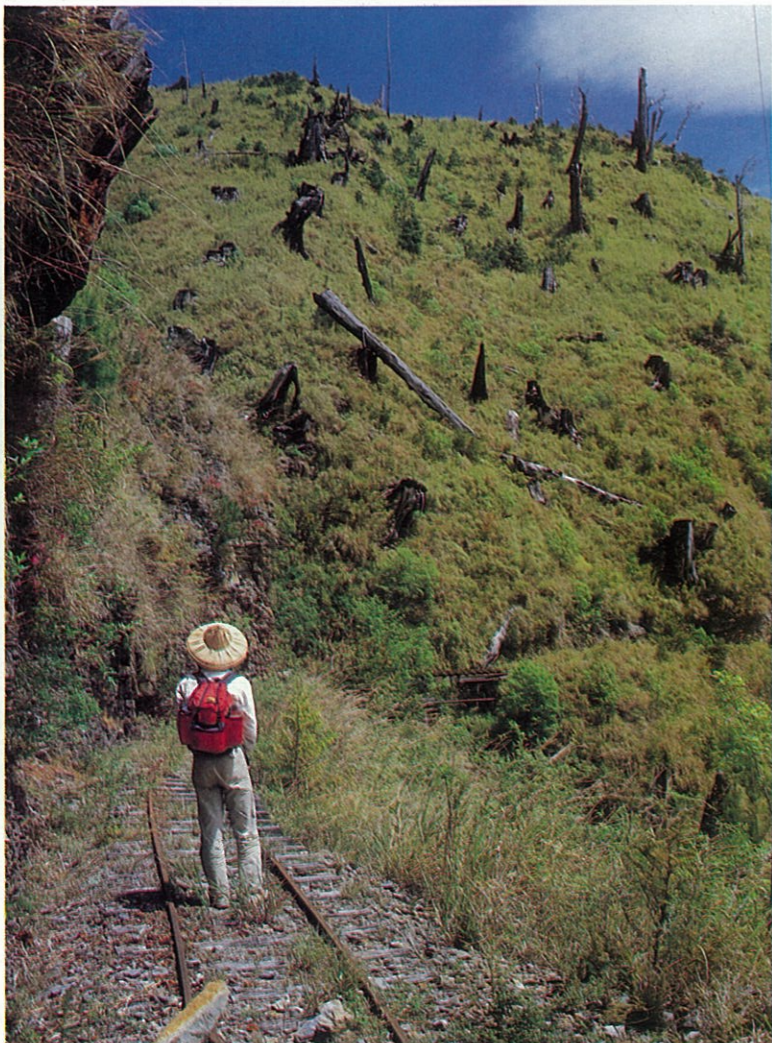
10級的水泥階路，我看到停放在銹蝕的鋼軌上廢棄了的瓦斯車車頭，沿著昔日繁忙的森林鐵道走著，感受著林田山工作站由繁盛到衰微的破敗氣息，不自覺地竟走入此地小學的校區。學校不大，1、2、3年級已經停止招生了；僅有4、5、6年級各1班，每班人數也不超過20人。然而，繁盛時代的林田山小學也曾經有過6個年級，每個年級2班，每班40個人，另外附設一所幼稚園的繁華。如今，因為伐林的地點已轉到其他林區，林田山林場只好沒落了。

廢棄鐵路，改闢林道，林田山的伐木並沒有停止。5月9日，清晨7點，我們搭柴車進入林田山區的林場瞭解現場的狀況。新闢的產業林道就在鐵道下方的鞍部沿著萬里橋溪蜿蜒上山。柴車在12點左右駛至47K處的伐木現場；這是林田山林場目前最後的伐木區。5、6名工人正忙

林田山伐木區的枯木能留下來，是因它沒有經濟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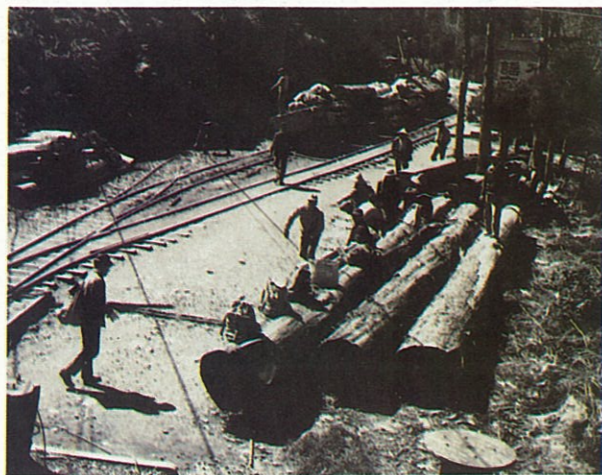
著把砍伐後的原木拖吊至柴車上；再過兩天，這些原木處理完，林田山就要再等下次的伐木計劃。而此處又將是林場增添的另一個伐木跡地。然而，林田山林場的簡報資料卻清清楚楚寫著：「……蘊藏天然林木甚豐，以本場年產最高量計算，尚可砍伐一百年之久。今後如能伐植並重，生生不息，至易達到恆積作興之理想」。如今林道將越山嶺，林田山伐木區的原始森林也所剩無幾，如此再砍伐十年皆有問題，那還奢談可伐百年。

是的，只要「斧斤以時入山林，樹藝有時」就能生生不息；但沿著萬隆林道隆林道，從森榮上至47K處的最後一個伐木現場，沿途有一座「明利苗圃」，5處伐木跡地，其中一處已造林，一處有幾名原住民工人正在除草。然而，七彩湖以東林場95及98林班，也就是從七星岡伐木站到新高招待所的這片伐木跡地，雖然編列在木瓜林區69年造林預定案內，卻迄今不見造林。總的來說，林田山林場還沒有做到全面造林的成效。



站在廢棄的七星崗伐木站前，所見的不是草綠的更新林相，而是滿山枯黑的樹頭。

15年前，七星崗伐木運材現場。（楊兆煇先生提供）



賦別七彩湖

賦別七彩湖是5月1日的早晨。從營地沿著湖畔繞行一週，並且隨手記下眼睛所看的情景：山坡下水比較深的右岸，水底有比較嚴重的汙染—塑膠雨衣、罐頭、去漬油油瓶、瓦斯罐、S腰帶、寶特瓶、鋁箔包、保麗龍餐盤、拖鞋……；湖的入口處有一堆垃圾、罐頭、電池、塑膠布、寶特瓶、鋁鍋、登山路標……

美麗的七彩湖，因為林道的開闢，交通方便，每逢假日便吸引大批的登山客進入湖泊。登山客跋涉艱苦的山路，終於來到美麗的七彩湖畔紮營、炊煮、盥洗；第2天，欣賞了七彩的湖光後，這些城市的文明人滿足地走了；七彩湖仍然像千年以前一樣安靜地躺在中央山脈的主脊之間；不同的是，人們在湖邊留下了一大堆的垃圾，甚至在湖中堆積了不少殘飯剩菜和洗滌物的化學品，這些有機物的腐化，是否也會致使湖水慢慢的變黃變酸，終至成一死湖——我惶恐地想。文明的人類嚮往大自然，卻不知道尊重自然，果真如此，大自然有一天必將會遠離人類。

⊕



啊，美麗的台灣植物！

「植物之美」是第一本台灣植物的生態藝術攝影專輯。青年女植物、自然攝影家陳月霞近200幀台灣植物、自然、花卉的攝影佳作，創新了植物攝影的新紀元。是台灣自然風土的禮讚，更是美與科學的精緻組。本書介紹的台灣植物約90種，以105頁彩色精印，充份展現了台灣植物令人詭奇的至美與台灣色彩自然的魅力。文字部份則由植物生態學家陳玉峯先生撰述，對於台灣植物分類和生態學做了深入淺出的解說。本書裝幀，由著名印刷設計家霍榮齡小姐精心設計編排，充份表現了原攝影作品的神髓，尤為霍榮齡小姐的設計傑作之一。



〈版本〉12開本正方形 頁數：144頁（以日本進口150磅雪銅紙精印）
 〈定價〉每本500元（現書供應，人間雜誌訂戶以85折優待每本425元，請於劃撥單上註明訂戶編號。一律掛號瓦楞紙包裝寄書。）

人間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07巷11弄17-1號1F
 劃撥帳號：1008791-0號人間雜誌社
 電話：7027609 / 7056801

〈人間亞洲〉

社會的火山

記馬尼拉的垃圾山

攝影 / 撰文 ■ 王菲林

馬尼拉市的地圖上沒有這個地名
因為終年冒著濃煙，宛如一座活火山
當地居民稱它：Smoky mountain
這裏的空氣充滿屍腐的臭味
揮趕不去的蚊蠅滿天飛舞
一萬多名自破產的農村流徙而來的農民
在此聚居、媚集
自垃圾堆中尋找食物……





新來的垃圾車
立刻能引來十
幾個人「伺候」

朱門酒肉臭 路有凍死骨 ——杜甫

在馬尼拉期間，英籍友人約翰是菲律賓的識途老馬。他一直告訴我，應該要去Smoky mountain（「冒煙的山」）看一看。因為他一再強調，倒讓我不好意思拒絕了。Smoky mountain是指馬尼拉市的一座垃圾山。我想，垃圾山算什麼，咱們台北也有一個。既然是垃圾，比臭、

比髒，全世界都差不多。我千里迢迢，從台北趕到馬尼拉，就是為了到人類的最前線看看，難道非得再考察一次垃圾山嗎？是以口中雖然和約翰說「好、好」，心裡頭卻很有些嘀咕。約翰是個大好人，一看到我點頭竟而就幫我安排好了行程，並且找到一位嚮導與我同行。

2月3日那天下午，嚮導和我到達了Smoky mountain之後，我開始有些感激約翰的安排，他瞭解我到菲律賓來希望看的是什麼東西。以下摘要，乃是我根據嚮導的說明，速記整理而成：

馬尼拉的垃圾山

1. Smoky mountain並不是一個正式的地理名詞，也不是一個行政區域的名稱，所以在馬尼拉市的地圖上找不到這個地方。Smoky mountain名稱的由來，是因為此地垃圾堆積如山，經過長期日晒，內悞高熱，終年都冒出濃煙，遠遠看去就像一座活火山，所以不知道何時起，馬尼拉人便以Smoky mountain稱呼了。Smoky mountain到底有多大？很少人曉得。但是它的歷史要從1946年開始算起，那時此地不是山，而是一個靠近馬尼拉海灣的天然凹狀地形。經過40年的堆積，凹地變成平地，平地變成山，現在Smoky mountain據稱已經成為東南亞體積最大、年齡最高、居住人口最多、政府最不管的垃圾堆積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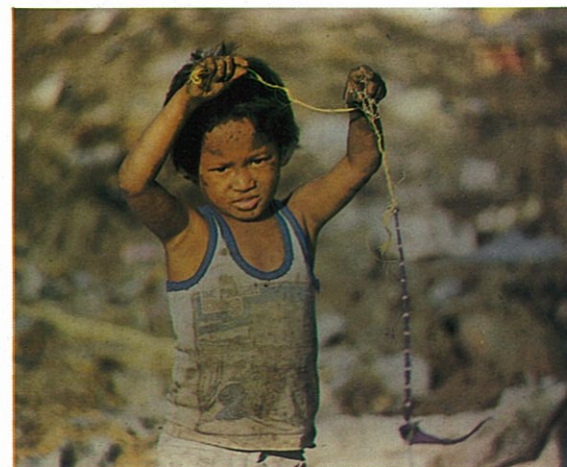
2. 目前約有一萬多人住在Smoky mountain上，他們以在垃圾山撿東西賣、挑東西吃為生。這些人戶全部都是過去十幾年當中，從農村流浪到馬尼拉來的菲律賓破產農民。所以，並無真正的馬尼拉居民住在Smoky mountain。從這些年來菲律賓鄉村人口不斷遷移到都市而不能充分就業的情況來看，Smoky mountain的居民將不斷增加下去。

3. 在Smoky mountain上的人，平均每天工作14小時，一週工作7天。他們的收入大約是：成年人每天20披索（約值18元台幣），兒童每天4披索（約值7元台幣）。這些住在Smoky mountain的人，理論上講，他們有行動的自由，但是，我們發現這些自由人祇要住進Smoky mountain後，他們就不容易再從裡面出來了。即使他們距離馬尼拉一些大的超級市場祇要花半小時的時間就能到達，可是，他們很少有人能夠像一個馬尼拉市民一樣會去走走逛逛。住在Smoky mountain的人，大部份

都沒有完成基礎教育，所以英文語言能力較差。而且，甚至有不少人不會說Tagalog語（菲律賓的國語），這也是他們與外界隔絕的實際原因。至於他們的子女，沒有幾個能夠上學讀書，所以和鄰近地區的兒童隔閡很大。這些兒童不上學的原因主要是家庭需要童工幫助家計；有些兒童即使上了小學卻因為在學校挫折感太強，只好自動退學。總而言之，一個已經掉進貧民窟裡的人，他一輩子差不多就完了。Smoky mountain就是一個典型的貧民窟。

4. 馬尼拉市經常有些死在路上的乞丐或窮人，因為無親無故且身無分文，所以很難處理。有些時候，這些人的屍體就隨著垃圾車送往Smoky mountain一丟，任憑腐敗。

5. 對於Smoky mountain的居民要如何處理？對馬尼拉市政府來講，這個問題尚無任何方案（其實，這是自生自滅的意思）。所以，在3年以前，Smoky mountain沒有自來水，也沒有電。現在，電是有了，但不是電力公司去接線，而是居民自己去偷接的。這件事，電力公司也知道，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電力公司裝著不知道有這件事，連電費也不去收。



歸途的孩童



垃圾山的沿坡已經蓋滿簡陋的木宅，儼如一市鎮，此市鎮四季沐浴在濃濃的臭煙裡

2月3日到Smoky mountain走馬看花一番之後，2月5日和6日，我一個人再去了二次。希望能從個人的接觸出發，對Smoky mountain做更深一層的瞭解。2月19日，和習賢德兄又去了一次。以下便是我的筆記內容摘要：

一邊「進餐」一邊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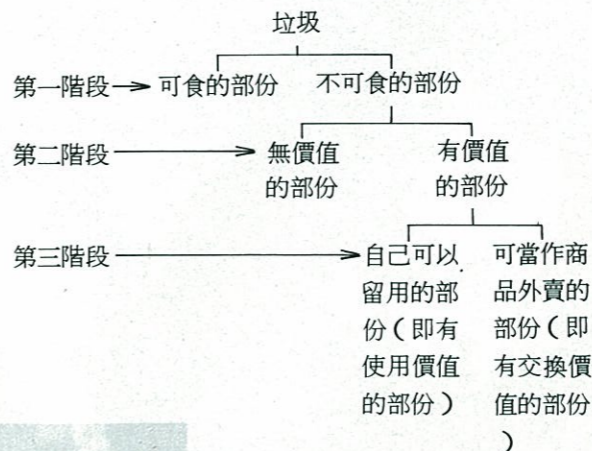
每一輛垃圾車開到垃圾山時，立刻有約20個等待垃圾的人開始進入工作狀態。垃圾車一次傾倒垃圾的體積大約10至15立方公尺。當這些垃圾被倒出來後，這20來個Smoky

mountain居民即迅速圍上去，開始他們的工作。他們大多數是成人，男女都有，也有一兩個年紀比較小的兒童穿插在裡面。

他們在工作時，因為實際需要，所以必需採取合作方式。在某種程度上，這20人是一個互助聯合體。對於他們整理出來的「收成」，幾乎是在私有制與公有制混合的情況下進行分配的。總之，一輛垃圾車所傾倒出來的東西，他們可以在20分鐘之內「處理」完畢。在整理過程中，我看到了三種同時有層次進行的「處理」：



1. 食物與非食物的處理
2. 無價值物與有價值物的處理
3. 留用物與可賣物的處理



如果以進行的順序來講，上表大概可以做為一個參考。

經過了這樣的流程以後，一車15立方公尺的垃圾可用者無幾。這些工作者一面工作一面找食物吃。喝殘餘在瓶中或罐中的果汁和飲料，或是把一個啃得還剩一口的雞腿放進嘴中，對他們來說是最平常不過的事了。工作的時候「進餐」，「進餐」的時候工作，這就是他們的生活。

經過處理後的「收成」，立即包的包、秤的秤、捆的捆，然後交給以兒童為主的運輸工，往山坡下的家裡各自搬去。在這裡，兒童也群體工作的，除非是垃圾山的居民自己，要不然沒有任何人有辦法分辨出來這裡面的小孩，誰是誰家的孩子。所有的兒童成群地在戶外搜集空瓶子、舊報紙、鐵絲、銅線，以及任何有用或可賣的東西。這些兒童像所有正常的兒童一樣，喜歡追逐、嬉玩和打鬧。但若是稍加注意這些行為，立刻可以看出他們的行為都有著生產性的勞作性質。他們雖然都還是小孩子，可是隨著身體發育的差異和年齡大小的區別，自然形成了一種小小的權力關係。在他們之中，有領導者，也有被領導者。這種關係特別顯示在他們有組織地把「收成」從山上運到山下的過程中。這些兒童雖然沒有上學讀書，可是要說到對存活的哲學的領會，他們大部份在很小的年齡就已經成熟了。

(二) 家庭與生活

在4次的觀察中，我曾經比較過12戶居民的家。



洗浴中的少婦



「我家」

所謂「家」，其實卻不過是面積約在一坪上下的木板連建。這樣小的家，維持了5到10個，不等人數的居民。他們沒有廚房、浴室和廁所的設備，當初，所有有關這方面的生活，都是在露天的環境中進行的。這12家中，有收音機的有8家，有電燈炮的有10家，有黑白電視機的僅有1家。子女人數最少為3人，最多為9人。

用水是此地的一大問題。他們以1至2披索的價格向鄰近地區買5加侖一桶的自來水，這種情形已經維持了十幾年。因為用水是一項經濟支出，所以水在此地以極節省的方式使用。這可以由他們的兒童全身污垢，而仍不洗澡，得到一個證明。所謂洗澡，乃是用溼毛巾在身上抹，一次所消耗的水量大約是一個臉盆左右。

菲律賓的氣候即使是冬日，也沒有受凍之虞。颱風和雨季才是Smoky mountain居民的主要天然災害。在

颱風和雨季來臨的時候，他們聽天由命。房子沒有倒，是萬幸；倒了，就原地重建。通常，在颱風過後，大批的作廢「建材」會被垃圾車運往Smoky mountain，居民也大都利用這個機會修繕自己的住宅。

Smoky mountain的蚊子和蒼蠅，對來自美國或歐洲已開發國家的旅客來講，是最難適應的。滿天都是蒼蠅，見人就叮。人們起初還不斷用手去揮趕，然而不久就會知道，揮趕起不了作用。除了蒼蠅、蚊子滿天飛外，充滿腐臭味的空氣以及垃圾山上刺眼的燃煙，對於新到此地的人，也造成強烈的震撼。於是，我自然想到住在這樣衛生條件下的居民，他們的醫藥保健是如何的取得？以及什麼樣的內容？根據3位受訪婦女的答案，綜合的結果是：「如果生病了，通常就先在家休息，吃一些從西藥房買來的藥品，看看病情有沒有好轉。如果不能好轉，我們就要依據經驗判斷是不是很嚴重。

到醫院看病是一筆很貴、很貴的開支。我們很少人有能力到醫院看病，就算有看小病的錢，我們經常寧可省下這筆錢。其實，真正的大病，像開刀，我們誰也沒有能力負擔。婦女生小孩都是在家裡生的，鄰居有經驗的朋友會來幫忙。目前，有一個教會團體偶爾會來我們這裡做義診，裡面的醫生有些是瑞士人、日本人、德國人、美國人……。他們有時候會送我們一些碘酒、消炎藥，這些東西對我們幫助很大。」

在Smoky mountain上，有一座小木造教堂。這所教堂沒有主持人，裡面有三排木椅子和一張桌子，桌上放了一本聖經。以教堂的建築標準看，這所教堂大概是馬尼拉最粗糙破舊的教堂了。然而，以Smoky mountain的建築標準看，這座教堂是他們的聖彼得教堂。習賢德只在教堂裡轉了幾分鐘，便捐出15披索奉獻。我去3次沒有奉獻一毛錢。

(三)「自由人」

「Smoky mountain的居民為什麼願意過這樣的日子？」我問。

經過一個月的旅行後，根據在南部諸島極為窮困的農業區經驗所見，我理解到這些住在Smoky mountain上的居民，並不是菲律賓生活最差的人民。事實上，Smoky mountain居民和南部仍然被限制在破產農業區裡的農民比起來，Smoky mountain居民的生活顯然至少可以維持溫飽。這，部份地說明了為什麼菲律賓人口不斷地往都市集中。窮人到了都市至少還有垃圾可食，而且可以免於菲律賓地主的私人武裝部隊的魚肉和欺凌。截至目前為止，全菲律賓的人口是5500萬人。其中有2800萬人住在都市地區。而馬尼拉市人口可望於近年增加到800萬人。這是第三世界國家都市發展不均衡的典型例子。(墨西哥的墨西哥市、巴

西的聖保羅市，集中的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二成以上。)

住在Smoky mountain的居民，幾乎全部來自於農業地區。從城市掠奪鄉村的經濟結構發展看，當他們千辛萬苦從鄉村步行、乘船、坐車來到都市的時候，他們至少得到了「免於在鄉村受城市掠奪」的解放。他們在來到Smoky mountain之前，很可能是個半奴隸制度下的佃農。等他們到達了馬尼拉市開始，他們身份便成為「自由人」了。這些到處在馬尼拉可以見到的「自由人」，靠工作、乞討、賣淫或偷竊為生。他們雖然仍處於被剝削的狀態，但是，他們活下去的機會要比留在老家大得多！



從一個已經習於歐美生活標準的人來看，Smoky mountain居民的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殊不知，這些居民的生活改善固然是一個事實，但是，從他們住進Smoky mountain的時候起，他們的生活狀態與先前的舊生活狀態相比較，至少不是壞的開始。住在Smoky mountain，他們就可以在撿來的食物中攝取蛋白質和脂肪，他們祇要工作就有微小而固定的收入，這一切都是鄉村中不容易有的。(我曾在南部的Negros省和農民生活了幾天，那裡的農民一天三餐祇有一餐吃乾飯，另外兩餐是吃一種叫Casaya的球莖

Marty和Tabitha帶著簡易却十分實用的醫療器材專門為貧民做義診

類植物，沒有任何肉類，湯汁中一點油水都沒有。那些農民一年中有半年的時間沒有工作，田就在家門口，但是不能去種，因為田都是地主的，而地主的田有私人武裝軍隊看守。我曾探問過一些農民，如果有機會到馬尼拉去，他們是否願意？結果是兩種答案：少數已經有政治覺醒的農民認為去馬尼拉並無好處，他們認為到馬尼拉去只是逃避現實，對嚴重的農村問題沒有任何幫助，所以對去馬尼拉謀生表示反對。而多數的農民則認為如果能到馬尼拉，那麼生活可能會好一點，所以只要有機會一來，他們願意去馬尼拉。

(四) Marty和Tabitha

Marty和Tabitha是兩個美國年輕人。他們的家分別在芝加哥和夏威夷，兩個人都是在美國讀完醫學院畢業後，志願到第三世界做醫療服務的志願人員。他們兩個人最後選擇了Smoky mountain做為他們服務的社區。Marty已經來了兩年，Tabitha是去年年中才來的。兩個人每個週5天下午，到Smoky mountain為居民做醫療工作。另外，他們還在馬尼拉一家天主教醫院做駐院醫師。

我在Smoky mountain遇見他們兩位時，他們正在替一位小男童打針。

「這個孩子本來是要送到醫院去住的。但是，現在病床客滿。所以，祇好先登記排隊。」Marty說。

「我們在這裡遇到了很多國際朋友。你是第一個從台灣來的。你能夠回去寫一篇報導嗎？天知道，我們多需要世界各地的朋友來幫助這裡的人。」Marty可以一邊工作，一邊像連珠砲似的向我說話，祇不過他的眼睛一直停在他的病人臉上，偶爾問一下病童的媽媽一些問題。

「我沒有太多時間。如果你需要有關Smoky mountain的資料，打電話到……。那裡有一個神父，他會有耐心告訴你所有你想知道的事。對啦！好心的人到處都有。你在台灣如果有認識的醫生，請他來陪我們玩幾天，哈！」

Tabitha比較沉默。她不斷地做事。偶爾會和Marty交換一下看法，除此之外她就不太開口。這兩個人工作的時候，使我有些感動。他們年齡比我起碼還少5、6歲。兩個人在效率上是一流的，是紐約證券交換中心的那種效率。但是他們把這種效率用在這裡。絕大多數的醫學院學生不是在畢業後進入高薪行列，就是從事更高深的醫學研究。Marty和Tabitha是那一種心境澄靜的人，他們把自由的生活和信念分享給別人。他們不是為了做善事而來的，他們是為了做一個「人」而來的，我想。

「王，你在台灣有沒有看到一種像Smoky mountain這樣的地方？」Tabitha第一次開口問我。

「有！也可以說沒有！台灣雖然也有一些規模較小的垃圾山，但是不像Smoky mountain。Smoky mountain是一個社會火山（Social Volcano），它要是爆炸了，菲律賓就要革命了。」我回答。

「我知道。我的工作改變不了這裡的問題。但是，我相信上帝是公平的。」Tabitha看著我。我有些發窘，這種感覺祇有我在面對信心堅定的對話者時才會出現。

「我們剛剛在土邊蓋好了一個小診所，以後可以不必一家一家跑了。」Marty用手指著木造的小屋，他一秒也沒停，就又鑽進另一戶人家去看病了。

拾垃圾的小孩

(五)「我希望她對人民好一點」

以下是一段Emita和我的對話。Emita是個25歲的Smoky mountain居民，他已婚，有三個子女，其中有一個正在讀小學。

Emita：你不是日本人？

記者：不是。我是從台灣來的——中國人。

Emita：你是記者嗎？

記者：是的！

Emita：要不要給我照一張像？

記者：沒有問題！（立刻照。）

Emita：常常有外國人來這裡照像。在台灣也有我們這樣窮的人嗎？

記者：台灣也有窮人，很窮。但是在全部人口比例上沒有菲律賓大。你現在還上教堂嗎？

Emita：有時候去，有時候不去。

記者：為什麼？

Emita：我要工作。不工作，沒錢。

記者：如果，艾奎諾總統現在就站在這裡，你有話要說，你會說什麼？

Emita：……。於是我花了3分鐘再解釋了一下我的問題。Emita又想了一會兒。）

Emita：對人民好一點。我們都是好人，我們不想永遠住在這個垃圾堆裡面。我們的小孩要上學。不讀書，沒希望。

記者：2月2日憲法草案表決，你是投贊成票嗎？

Emita：是的。我支持她。

記者：如果，再過10年她仍然沒有改善你的生活呢？

Emita：我相信人民的力量（People Power）。

(六)他們需要支持他們的人

2月中，介紹我到Smoky mountain的約翰和我又見面了。他問我，對Smoky mountain有什麼感觸？我笑而不答，反而倒過來問他，像Smoky mountain那般生活的人會支持新人民軍（NPA）嗎？

約翰很鄭重的說：「他們不需要不需要他們的人。他們支持支持他們的人。」





不再歌詠夏夜的台北樹蛙

凝視著荷葉的台北樹蛙，
你在想什麼呢？
你含著幽怨的眼神，
為什麼感傷？
連雲的大廈，車水馬龍，
蟬鳴的工事，雜亂無章，
凝視著荷葉的台北樹蛙，
你在想什麼呢？
是棲息的家庭被破壞？
是嬉戲的同伴漸凋零？
台北樹蛙，
為什麼你不再為夏夜歌詠呢？
為什麼你不再為夏夜歌詠呢？
為什麼你不再為夏夜歌詠呢？

瞭解它，你會更愛它——

台北樹蛙是全世界唯有在台灣才看得到的珍貴蛙族，生長在台北盆地邊緣，有一身嬌小、淺綠的軀體，喜歡棲息在山腳溪谷灌木叢的底下。過去，只要是入夏的夜裡，台北地區常可以聽到它美妙的歌聲，近年來，在都市化急速擴張和工程廢棄物隨意拋置下，台北樹蛙死亡殆盡，瀕臨絕種！瞭解與愛是保護台北樹蛙的開始，請您一起來愛護生態環境、關心瀕臨絕種的國寶動物。

名稱：台北樹蛙
分佈：台北縣市山區



台灣松下榮獲75年十大環保模範的殊榮，但絕不以此自滿，今後願以爲後世子孫負責的態度，爲保護生態環境，創造乾淨的生活空間，努力不懈！

西洋六大美學理念史

前所未有的美學好書

不世出的學術大師經典鉅作

達達基茲(Władysław Tatarkiewicz, 1886-1980)·西方學術界譽爲「不世出的學術大師」、「哲學史、藝術史、藝術批評的權威」。歐美各著名大學爭相禮聘·所到之處無不轟動。主要著作有哲學史、美學史、西洋六大美學理念史等·尤以後者爲其最終鉅著·堪稱畢生學術思想的結晶。

好書要有好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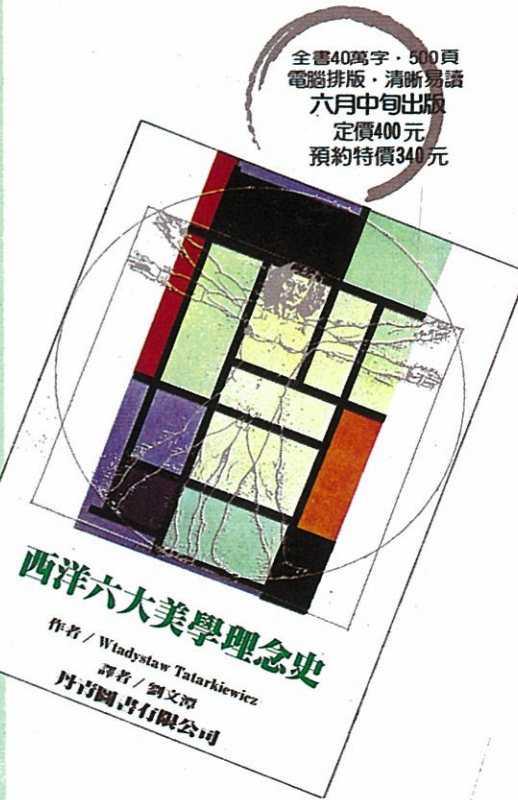
劉文澤教授·台大哲學研究所畢·美國南伊利諾大學研究·現任師大美術研究所暨政戰學校哲學、美學教授。著譯有現代美學、藝術品味、西洋美學與藝術批評、西洋古代美學等。名作家楚戈先生說：「劉教授的譯筆清晰醇厚·讀起來既不費力·又使人親沐到譯者誠篤踏實的風範。」

一部不朽的美學史

本書以美學所追究、探討的問題爲中心·理出六大理念·即「藝術」、「美」、「形式」、「創造性」、「模倣」、「美感經驗」·自古及今·涵蓋本世紀美學發展的現況·實即一部人類追求美的通史。

要目如下：

- 藝術的概念史 (以下分節略)
 - 藝術的分類史
 - 藝術與詩歌的關係史
/ 我們的藝術概念與希臘人的藝術概念 / 藝術的概念 / 詩歌的概念 / 美的概念 / 創造性的概念 / 幻覺、抒情、模倣 / 從柏拉圖到現代詩歌與藝術的關係。
 - 美的概念史
 - 美的範疇史
美的變相 / 適當性 / 裝飾 / 標緻 / 雅逸 / 微妙 / 崇高 / 多重之美 / 形式與風格 / 古典之美 / 浪漫之美
 - 發生在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之間的爭議。
 - 形式：一個名辭與五個概念的歷史
 - 創造性的概念史
 - 模倣：藝術與實在的關係史
 - 模倣：藝術與自然和真理的關係史
藝術與真理 / 藝術與自然
 - 美感經驗的概念史
- 達達基茲把美學的發展背景相互間的關連·敘述得明明白白·就是外行人看了·也能一目了然。——楚戈



全書40萬字·500頁
電腦排版·清晰易讀
六月中旬出版
定價400元
預約特價340元

贈書

爲慶祝本公司成立三周年紀念·特印製「怎樣欣賞藝術美」一書贈送讀者·歡迎來函索取·並請附回郵五元。(只有三千本贈完即止)

丹青圖書有限公司·以出版藝術圖書爲專業·尤其偏重中國的藝術·包含美學、美術、圖案、音樂戲劇、電影、建築、書法等·備有詳細書目·歡迎函索。



出版者 / 丹青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437巷11弄56號2F
電話：(02)704-1035 · 704-0308
郵撥：1092549-9丹青圖書有限公司



國際牌電化製品

〈人間現場〉

5·19這一天……

5·19反對制訂國安法的
示威運動的過程
各不同政治立場經營的
電視、廣播、報紙、雜誌
都以非常集中的巨大篇幅報導
那一天，「人間」的攝影同仁
也參與了記錄現場的工作
經過討論，我們精選了
16張圖片，用清晰具體的影像
和您共同檢視
這次的抗議活動……

攝影■蔡明德 / 林柏樑 / 顏新珠 / 廖嘉展 / 賴春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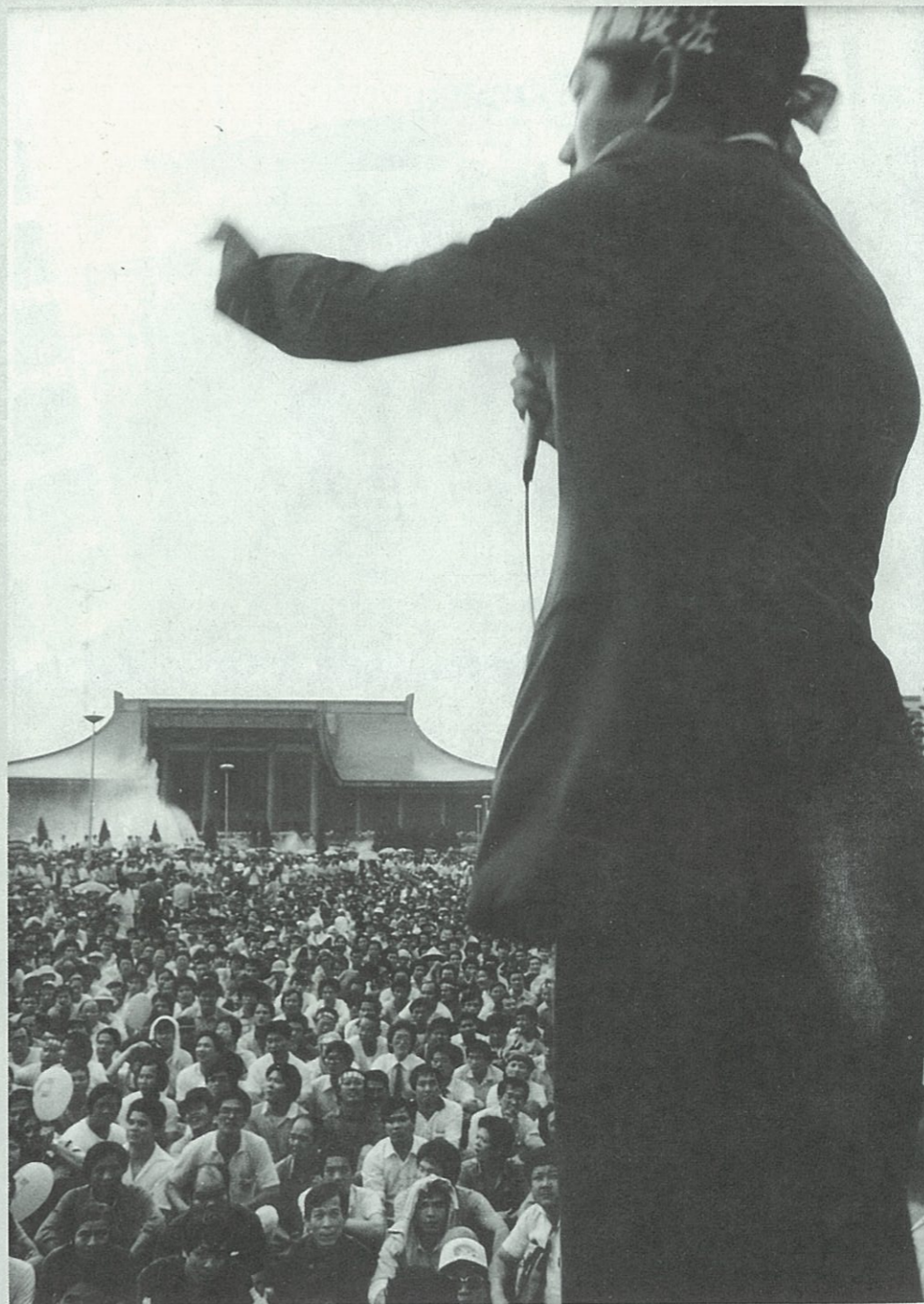
下午6點30分，
在忠孝東路四段
自稱愛國聯盟的
群眾，揮著國旗，
高唱愛國歌曲，
鼓動民衆與民
進黨對峙。（攝
影■林柏樑）



鎮暴車上的憲兵，面無表情的凝視著示威的群眾，他們背後的執政黨，以擴大機大聲播放愛國歌曲，干擾民進黨的演說。



下午七點，在忠孝東路四段與軍警對峙的民進黨遊行隊伍。（攝影■蔡明德）。



來自台南神學院的牧師林宗政，在「五一九」示威行動中，登台演講。（攝影■顏新珠）

民進黨遊行隊伍
企圖往總統府示威，在仁愛路、
光復南路口與軍、警對峙一個多
小時後，再度轉
往忠孝東路、光
復南路口、雙方
仍僵持不下。歌
聲、雨聲、口號
聲亂成一片。（
攝影■顏新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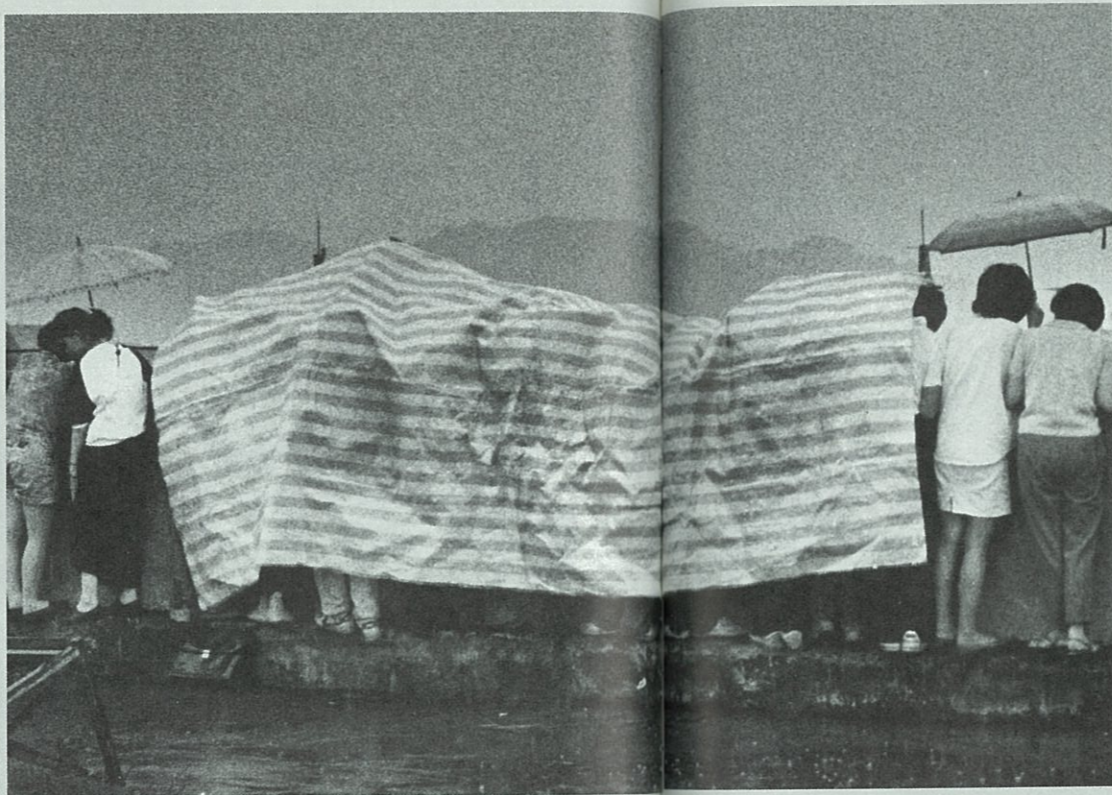


下午5點30分，
忠孝東路與光復
南路的十字路口，
雙方對陣的第一
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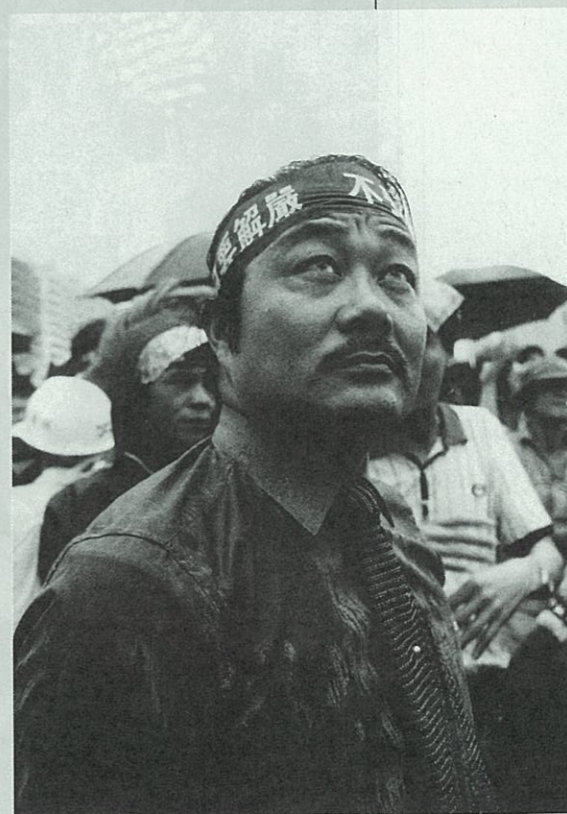


從美國來台灣學中文的 Scott Hoyer，拿著鉗子邁力地在剪擋路的鐵絲網，當他每剪斷一根鐵絲時，群眾就拍手叫好。事後有群眾問他，你為何這麼做？他回答：「我看不慣軍、警的這種做法。」（攝影■蔡明德）

冒著雨，在14層大樓頂上，觀看「519」示威遊行的群眾。(攝影■謝又青)



在光復南路與仁愛路的交叉路口，遊行隊伍與警方形成對峙狀態，拒馬兩側擠滿記者，使得「前線」熱鬧異常。(攝影■廖嘉展)



在「519」示威行動演講會場的民進黨主席江鵬堅。(攝影■蔡明德)

在國民黨所播放的進行曲樂聲中，警官學校的學生帶著鎮暴裝備齊步就位，旁觀的民眾報以掌聲。（攝影■廖嘉展）



在國父紀念館前的「519」示威行動演講會上，一位群眾仿效著去年菲律賓革命時期的戰鬥手勢。



一位民進黨人士，拿著印有「解除戒嚴、回歸憲法」字樣的氣球，在隊伍中散發。（攝影■顏新珠）

下午2點20分，
仁愛路與基隆路
交叉口，雖舖了
鐵網架了路障，
但仍有不少民衆
，攀牆而下到演
講會場。



美籍人士Scott
Hoyer剪斷部份
鐵絲網後，幾位
群眾興奮地將鐵
絲網拖至路邊。
(攝影■蔡明德)



下午8點時，民
進黨在國父紀念
館前升起民進黨
旗後，由「總指
揮」謝長廷宣佈
示威活動結束。
(攝影■蔡明德)

文明，在仄窄的樊籠中潰決

雅美文明獨特的精神內涵
具體地表現在主屋、工作房、涼台
三者結合的硬體上面
然而，在接觸異文明的數十年當中
飽受無知與輕狂的污穢
在政府12坪國宅的措施下
雅美文明更加速了潰決的命運

攝影 / 撰文 ■ 關曉榮

政府不當的「善意」使
國宅破敗不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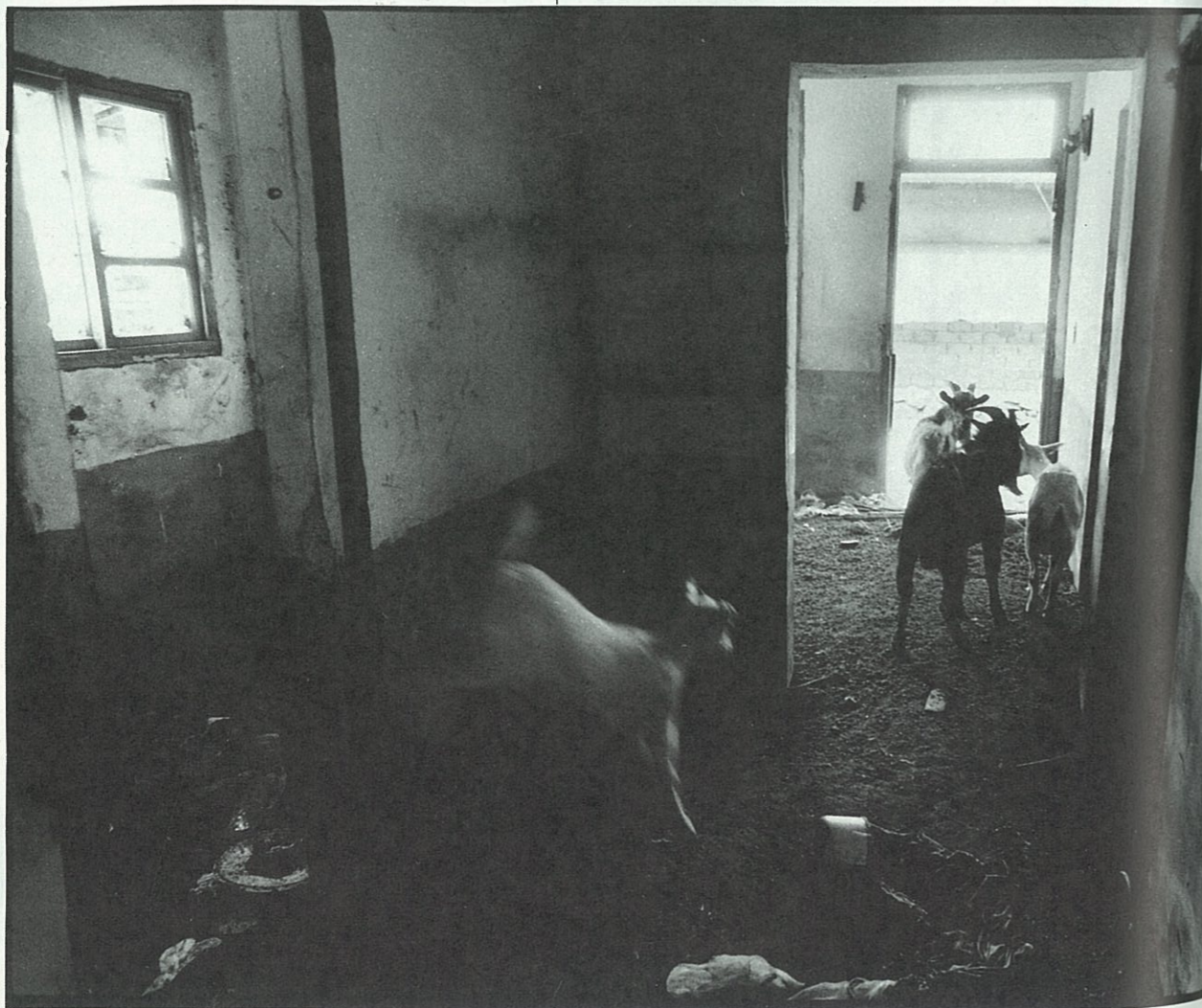
紅頭村青年周珠等7人，駕著近日修復的玻璃纖維船，往小蘭嶼捕捉龍蝦。時值黃昏，波平浪靜，湛藍色的海水清澈剔透，涼爽的海風輕拂，夕陽斜照，人們的臉龐反映著飽和的橘褐色光采。

蘭嶼和小蘭嶼之間的洋流，波濤洶湧，十餘艘台灣漁舟在小蘭嶼周圍作業。船行驚擾了潛泳的飛魚，驀地在暗潮洶湧的波濤裡突然現身。貼浪騰空的魚體，背色如波，閃著銀亮的肚腹，紅褐色半透明的胸鰭盡展如翼，這瞬間，仍在水中的尾鰭強而有力地快速扭擺，激起一連串小小的水花，翼鰭受衝力與空氣浮力的承托上揚，淡白的尾側鰭有

如飛機的水平舵，尾鰭激起最後一潑水花，魚體凌空滑翔飛撲而去！偶遇較高的浪頭觸及飛行中的尾鰭時，牠本能地適時擺動，無懈可擊地奮力繼續未完的縱躍。最後，在數十公尺外，陡降入浪，這旅行了廣大海域的神祕族類重歸海洋，結束了一次宛如流星般叫人不可預期卻又盼望著的第一次邂逅。

自古迄今，雅美人憑著精湛獨到的造舟技藝、求生的信心與操舟的耐力，和變化多端的海洋搏鬥，奮力掙得朝不保夕的均勢，以獲取生命的滋養，全無現代科技以逸待勞的征服性格。在古老神祕的海洋中為生存而憑單純的人力勞動，不容

不能住人的國宅
只好用來養羊。



逃避地衝刺於安危、有無的中間地帶，飛躍的魚族，在這緊握生命於雙掌的心靈裡，激起了罕有而驚人的自然之美！當牠犧牲了個體生命而成供養之後，繼以神祕的宗教感情扣人心弦，使雅美文明在這樣的生命背景裡，合情合理地發展出嚴肅而細密的儀式和禁忌，禮讚並祝禱這自然的恩寵，繼為雅美族人世代傳頌的史詩……。

曾國仁與李多難

飛魚祭在等待中逐漸近了，人們默默地修船補網，除此而外的工作也都加緊了進行的腳步。隔鄰的長者曾國仁，自2月中旬開始重建傳統形制的木屋，經過兩個多月無日間斷的工作，這幢蓋在舊有宅地上的主屋，業已接近完成，與原有的工作房和涼亭重新結合，恢復了昔日起居的完整風貌。近日來，曾國仁滿懷心事地獨自從事最後的整理工作，並且每在傍晚收工夜飯過後，獨往木屋。

木屋座北朝南，緊臨紅頭國小西

側，面海與地勢較低的兩戶由文建會補助建造的屋脊相望。4月下旬的一個夜晚，天空飄著細雨，南風吹送著拍岸的陣陣濤聲，野地裡偶而響起一陣沈厚的蛙鳴。低下的主屋前，原本堆聚了整理地基時掘出的土石，此刻業已清理乾淨，土裡嵌著一塊塊鋪排整齊的石頭，近簷的新土被兩水滴出一排小洞，空氣裏混合著淡淡的泥味與樹木潮溼的芬芳。曾國仁披著一條毛毯，與老友李多難背靠著板牆。一枝斜倚在空罐裏的白燭，在兩人的臉上投下暈黃微弱的燭光，偶而灌進屋門的陣風，使燭光搖曳，臘淚滴垂……。

屋子還未落成使用，除掉收藏在暗處架上的各類小手工具之外，屋裡的空間寬敞、空無一物，昏暗搖曳的燭照，使屋子裡大部份的空間是漆黑的，暗黑的舊料牆板上，圓形的淡茶色桑木釘清晰有緻。屋裡可見的局部燭照彷彿人生長流裡的一個橫切現實，已逝與未來的歲月則隱在黑暗的神祕真實之中……。

主屋已豎好列柱。



曾國仁自認不如，二人在這與世隔離的殿堂，一唱一隨，一就教一指點，以古老的雅美調子，吟唱著關於伐木、墾地、植芋、造屋的種種辛勞和苦樂，為即將舉行的落成慶典預做練習。李多難的音色柔美，感情內斂有如委婉的傾訴，曾國仁則坦直、平實、不善轉圜，有如真誠無飾的告白。這兩股本難相合的聲音，在雅美吟唱獨一無二的深沈哀怨裡纏綿應合。燭光從黑暗中鏤出兩位長者臉上的悲歡歲月，刀斧在每一塊材料上留下日復一日平凡而真實的人生歷史，黑夜將入侵蘭嶼的異質文明拒斥在屋外，在這雅

美文明未受騷擾破壞之前的傳統生活空間裡，兩位長者暫時遺忘了白日的辛勞，與觀光事業所帶來的痛苦衝擊，浸潤於雅美古文明之中怡然自得，雙眼因吟唱的專注而炯然有光。

狹窄窘迫的國宅

國民政府為了「改善」雅美族人的住居，自民國55年起在蘭嶼建造「國民住宅」，紅頭村自60年至65年間一共建造了61戶國宅，按當時的戶籍數分配，每戶國宅含客廳、兩個臥室、廚房、浴室與一個約半塊榻榻米大的蹲式廁所，全戶生活



空間僅12坪。紅頭村國宅建築在舊有聚落的基地上，因此傳統的家屋幾乎全部在整地時毀去，僅剩3、4戶位於聚落外緣的家屋得以倖存。曾國仁重建的木屋即其中之一，他生於民國22年，妻子謝玉環生於24年，兩人育有四女二男。如今，年長的三個女兒已婚生子，其中之一移居台灣，最小的女兒現在就讀蘭嶼國中一年級，居間的二子在台，一位就讀警校、一位就業於工廠，尚未成家。這許多年來，由於子女漸長，12坪的國宅空間狹窄窘迫，早已不堪忍受，女兒先後成家雖然舒緩了這居住的痛苦，但是成年的

魚祭期間的傳統禁制等等，雖然造屋的材料仍嫌不足，以自己的體力限制而言，只得將就著使用舊屋拆下來的材料，決定於2月中旬動工。

重建傳統的木屋

雅美族人傳統的家庭起居空間，分由主屋、工作房與涼台結合而成。新居的建造工作包括：伐木製材、掘地基、敷設地下排水渠系、砌石垣、豎立柱、上樑蓋頂、安裝牆板、拚鋪地板、裝門、等大項。由於舊址重建曾國仁的木屋在掘地基、設排水系、砌石垣方面只需重新整理，節省了許多人力與工時。動工的時



木板遞過來這裏。

兒子每次自台返鄉，家庭又得重嚐這擁擠不堪的苦況。致使曾國仁在兩年多前決心重建已拆去的主屋舊居，以便將現住的國宅留給兒子。墾地栽植造屋落成的禮芋，存錢養豬皆已默默地展開。雖然身體衰弱，卻也在去年下半年全力以赴地上山伐木製材，毫不懈怠。今年2月間，適逢舊曆年後再度忍受家人團聚之「苦」，估算禮芋成熟的日子、造屋所需的時間，以及即將到來的飛

候，遠在別村的近親、鄰人、好友等，皆依傳統習俗配合各人的作息，分別前來幫工。地基整理好之後，四列木柱一一豎起，並在後室的木柱上以繩索將兩個家傳的親柱暫時固定。列柱之間做了簡單的連結固定後，上面架起臨時性的木板，以便居高進行架樑、蓋頂的工作。幫工的親友都是中壯年紀的人，自幼經驗到傳統的雅美生活，耳濡目染，並在自己成家造屋或青年期的幫工

誰能了解自己造屋的辛勞和意義。

經歷裡習得造屋的各項技藝。幫工者的人數，有時五、六人之多，有時一、二人，有時僅僅曾國仁獨自工作而已。出現幫工的親友面孔總在十餘人至二十人之間。工作在一定的默契和熟練的操作中進行。由於傳統手工具的限制，伐木製材不像現代工藝的產物般規格化，柱條與板材皆保留了人工、材質與自然乾燥過程裡必有的痕跡。材料的結構組合，在現場需要即時動腦、目測、審度、因材調配。人們工作中的談話，除了閒聊之外，大都是交換意見，互相搭配，以使組合需求與材料現況靈活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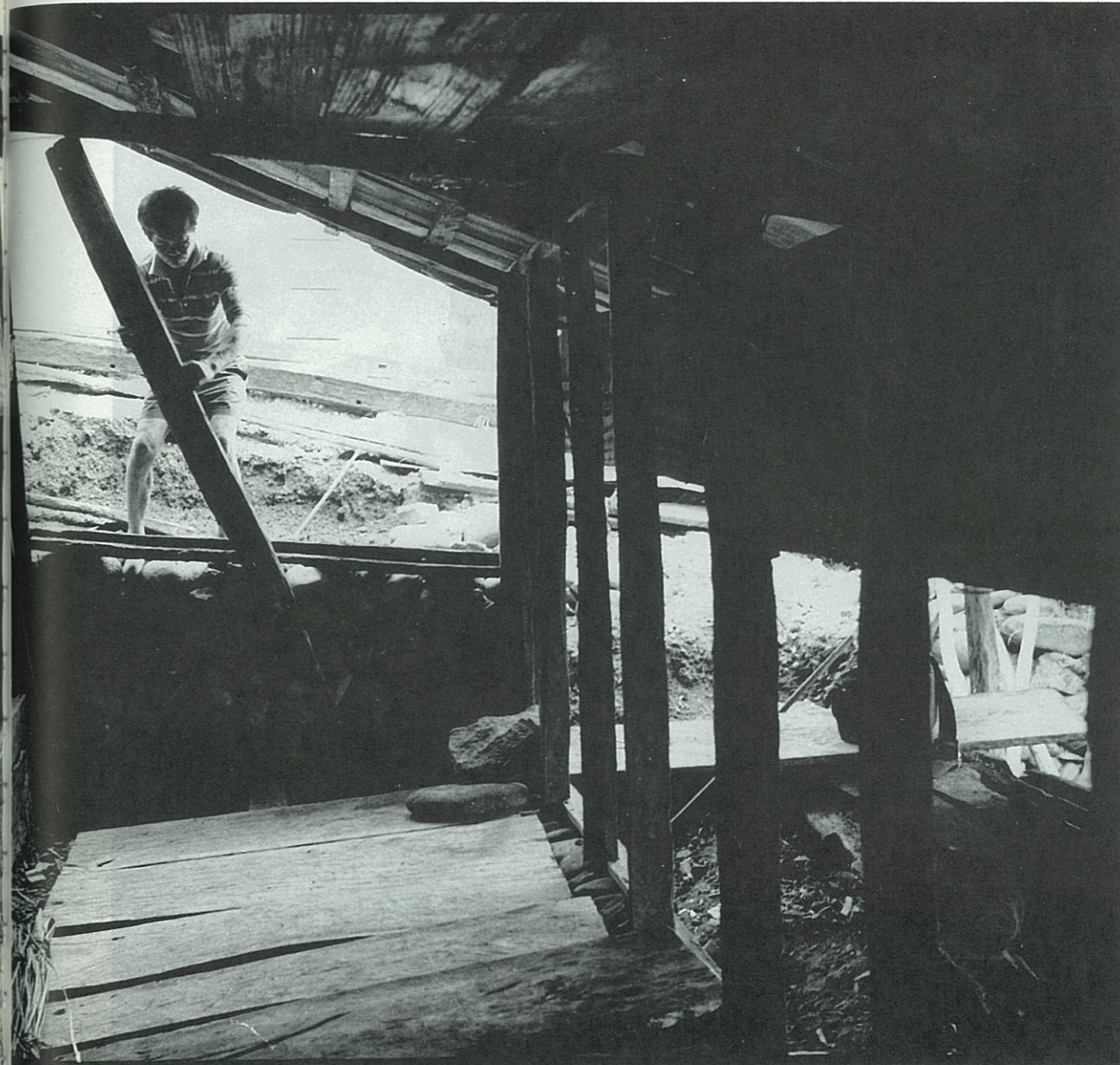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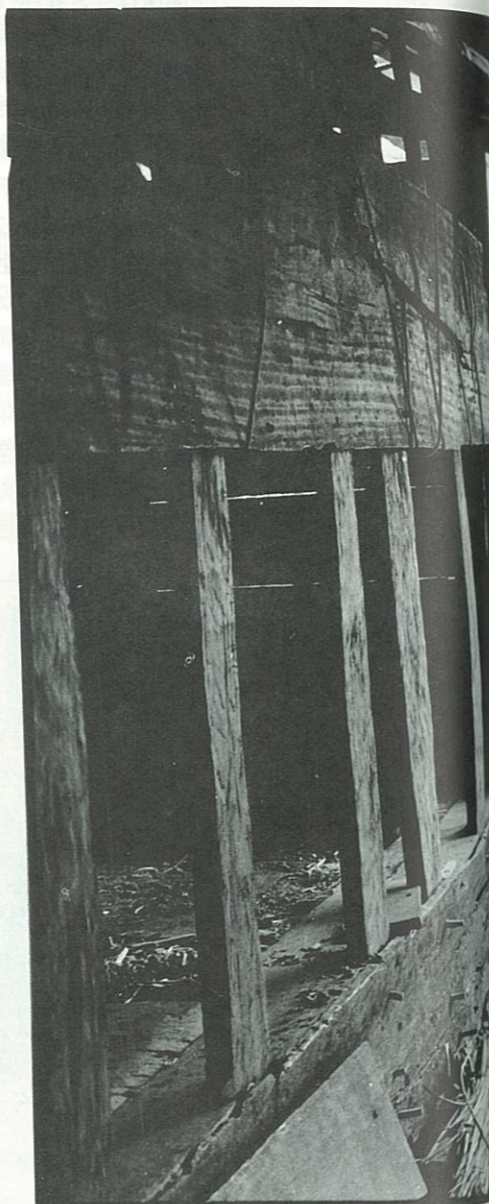
造屋工作每天從清晨早飯後開始，曾國仁上工後，妻子謝玉環照舊往田間從事種作，午飯前趕回家為先



謝玉環為辛苦工作的先生送飯。

生準備中餐，送到工作地點的涼亭。由於經濟情況拮据，夫妻倆儘量節省，只在有人幫工的時候，加點肉類或買來的蔬菜。即使如此，飯食也都非常簡單樸素，比起消費社會的美食和奢侈相去千里。午餐後略事休息，繼續工作到日落方才收工回家，以家常的晚餐多加一、二道菜和米酒、汽水招待幫工的親友，舒解並感謝他們的辛勞（造屋的過程裡，除去粗重的工作之外，大多

主屋即將鋪設地板。



時候僅曾國仁獨自工作。由於蓋頂的板材短缺，他以一柄早年購自台東的罕見大型手鋸，將去年取得的近二十塊約莫兩吋厚、八吋寬、七呎長的板材剖鋸成兩片。這項工作不但吃力而且進度緩慢，整天的工作最快的進度僅止於一件半的成果。年輕的幫工常因天性急躁，拉鋸雖快，卻頻頻停頓喘氣，窘態畢露。曾國仁雖然體格瘦弱，卻有沈潛的耐力，他沈默地握緊鋸柄，緊鎖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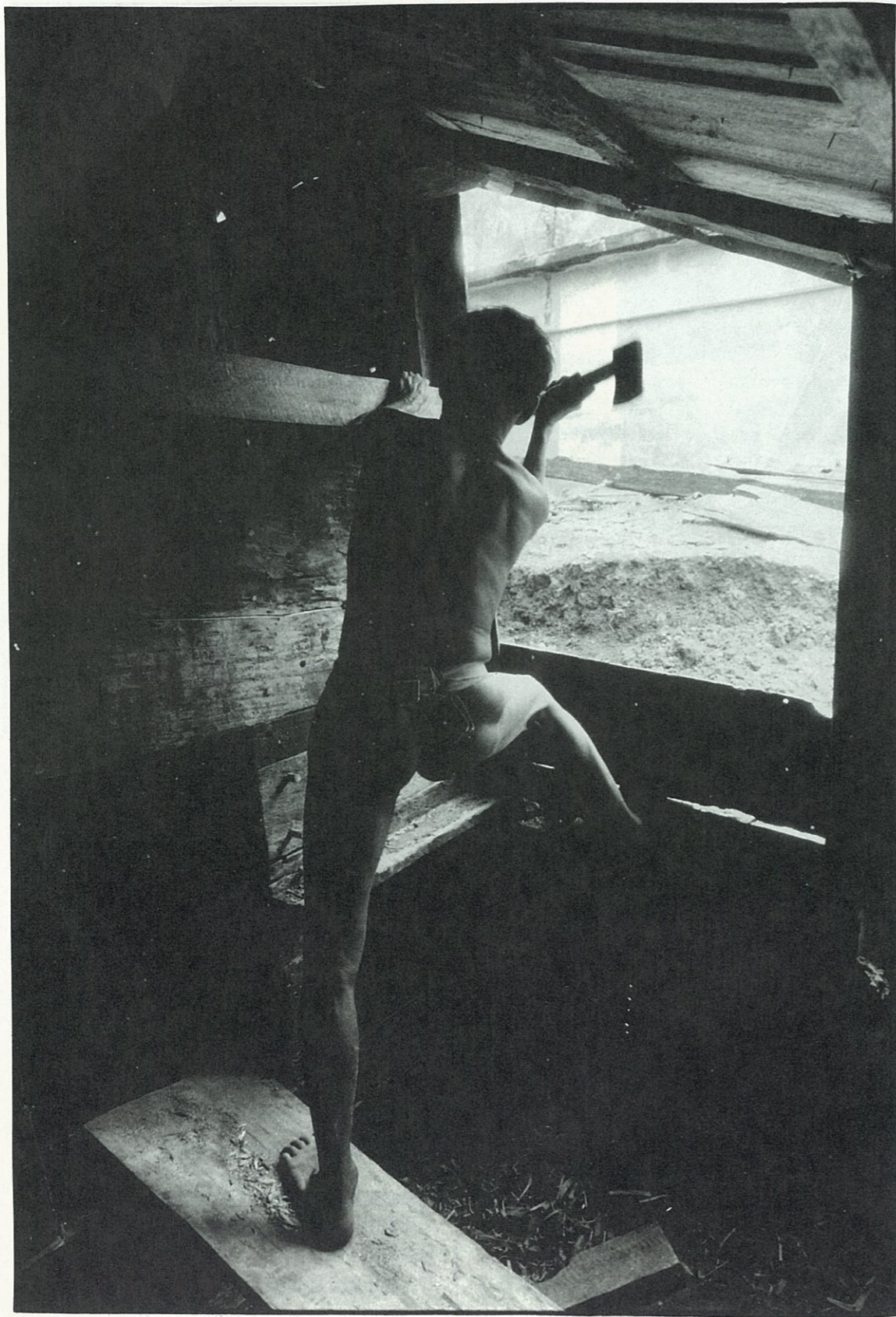
眉不急不徐地鋸著，鋸屑在拉鋸聲中散落。

由於體弱的限制，半年的時間伐木製材，所得僅及造屋所需的 $\frac{1}{4}$ 。木條、柱材與板料，皆在伐木過程裡因樹種之不同而製備。每一塊材料都留下清楚的刀斧痕跡，忠實地紀錄著工作者的點滴辛勞。一般的柱材皆由整棵樹幹製成，一尺半以上的板材，則因巨樹之珍貴而盡力製作成兩塊板材。伐木、製材皆在

山中憑人力與斧就地工作，然後拖帶回家，一棟主屋的建造，光是在這方面所花費的時間、與勞動。讓人嘆為觀止，充份表現了雅美人驚人的毅力與勤奮。

主屋·涼台·工作房

家屋是屬於於父系世系的財產，父死則由兒子繼承，若無子嗣則由兄弟繼承，在繼承時多半將家屋拆卸，兒子們分別繼承造屋的材料，



而主屋中最重要的親柱，由長子繼承，象徵著長子在父系繼承中的重要地位。這些舊有的材料，都可在繼承者造屋時使用。南洋龍眼、麵包樹、蘭嶼芒果樹等樹種是造屋的主要材料，桑木與山籐則為製作木釘與籐皮等接合之用。手斧製材雖造成樹木的大量消耗，但由於樹種用途的特定分配、傳統的人工造林、舊料的物盡其用、人口增長的穩定等等因素，使雅美族群在異文明勢力介入以前，與島上的自然資源維持著高度智慧和協關係。

主屋多造在低於地面1至2公尺深的方座砌石基礎上，是家庭烹飪、貯藏工用、食具、薰煮飛魚、日常進食、睡眠、會客等活動的主要空間，最具雅美文明之重要性的飛魚煮食、炊灶、薰藏以及漁團船員在招魚祭後共宿的空間，設在主屋中最隱密的後室，是一個具有儀式與精神意義的所在。工作房分為上下

幫工的人和主人一樣賣力。

地板接縫要打木釘。

兩層，上層地板與地板平齊是工作的場所，下層則為貯存柴薪之用。工作房是雅美人製作各種日用器物，表現技術與創造才能的場所。涼台是雅美人日作歸來後最重要的休閒和交誼場所，通常建在靠近聚落公有通道的一邊，高立於地面上，看山看海或環顧林落鄰人，都有極佳的視野。

蘭嶼地處熱帶，年平均溫為攝氏26度，暖季受西南風寒季則受東北風控制，加上東亞海洋氣流與東北亞大陸氣流兩股氣流的接觸，每年5至8月常受菲律賓東南海上形成的颱風影響。半地下的主屋與高出地面的工作房、涼台這三者結合而成的家庭生活空間，在適應自然氣候與山海生產作息，乃至於人際關係的往來，重要儀式的進行等各方面，都具體地表現了雅美文明的高度智慧。主屋、工作房、涼台三者在空間使用、交通，與高低變化的處理

上皆有驚人的微妙特色，這起居作息的整體不可能以「地下屋」、「穴居」等簡單的名詞說明，更何況這居住的物質基礎與硬體結構，內涵著整個雅美文明的社會組織、人倫關係、生產技藝乃至於生命宇宙的思維與價值觀念。然而，雅美人接觸異文明數十年來，飽受無知與輕狂的殘害！

在自己家園中成為浪人

民國55年至68年之間，政府在蘭嶼島上的6個聚落：紅頭、漁人、椰油、朗島、東清、野銀，陸續建造了總共566戶國民住宅。這些國宅的建材、社區規劃、空間設計等等，充分地顯現了台灣資本主義化過程中，漢文明異質化產物的特色。加上經費之不足、規劃之草率、基層官僚與營造商人的勾結貪瀆等人為作業上的過失，以及所有建材皆依賴台灣建材市場的補給所造成的依賴性缺陷。這強而有力的措施，除去朗島與野銀二村因雅美人自然的抗拒力量而殘存下來的舊聚落，和其他各村零星的傳統剩餘之外，大部份垂老的一代以及全部戰後的新生代，從這巨幅的改變開始，如同新社區整地的機械怪手一般，被連根剷斷！剩下與傳統生計生產的土地、海洋仍維持密切關連的老一代，在雅美文明所受的重創中垂死掙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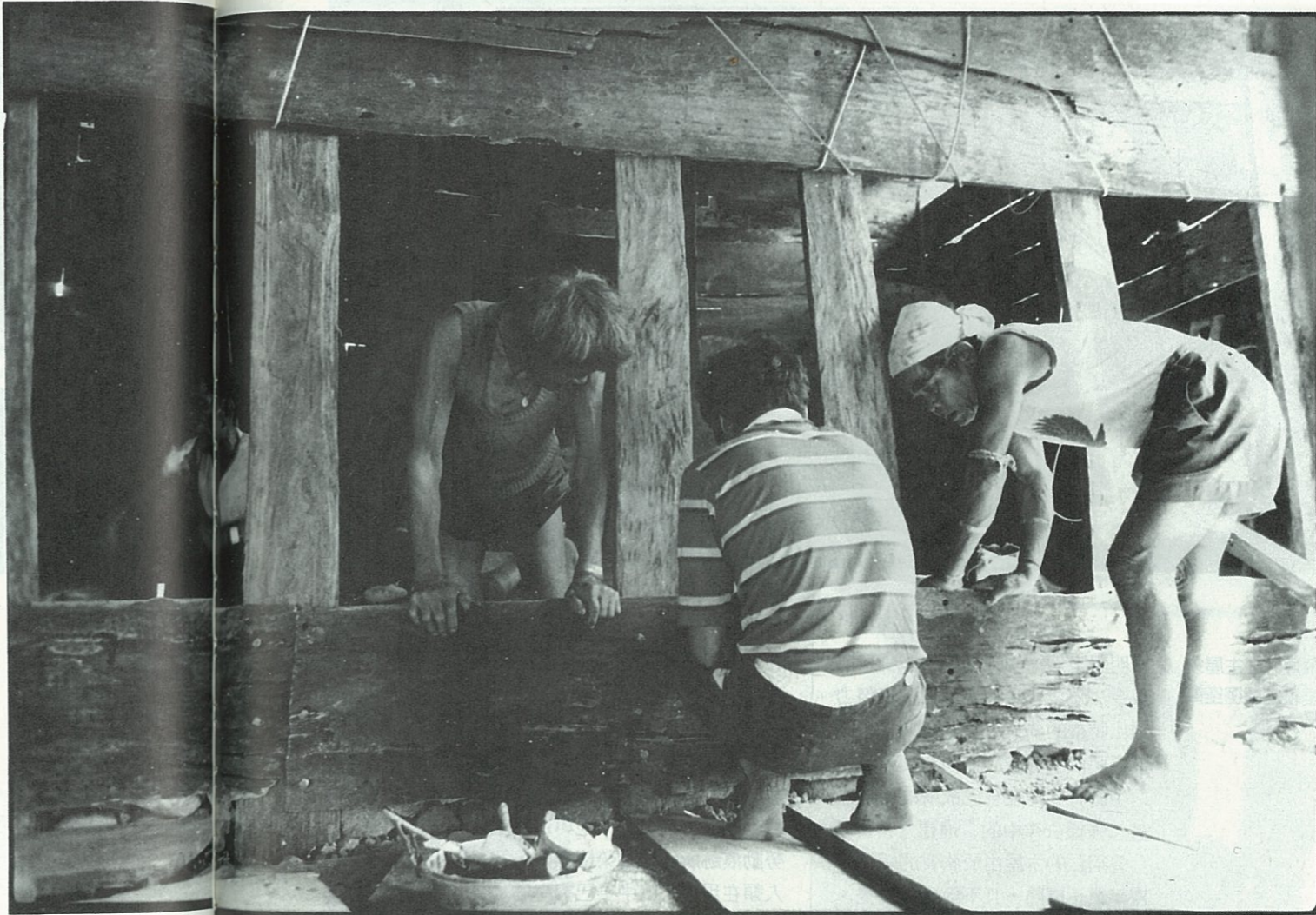
雅美族群的人口自本世紀初至台灣脫離日人統治，光復後初期，依統計數字來看大抵維持在1400餘人至1700餘人之間的穩定狀態。直到現代化衛生觀念與醫藥技術等因素的介入後，初生幼兒夭折率與老年死亡的降低，使族群人口激增到民國72年的2928人之多。戰後嬰兒的成長進入婚齡後，使得雅美族人的家庭，在土地收歸國有、管理納入政令法規、建材、技術依賴台灣貨幣經濟市場、貨幣收入來源數量有

大家動手當場動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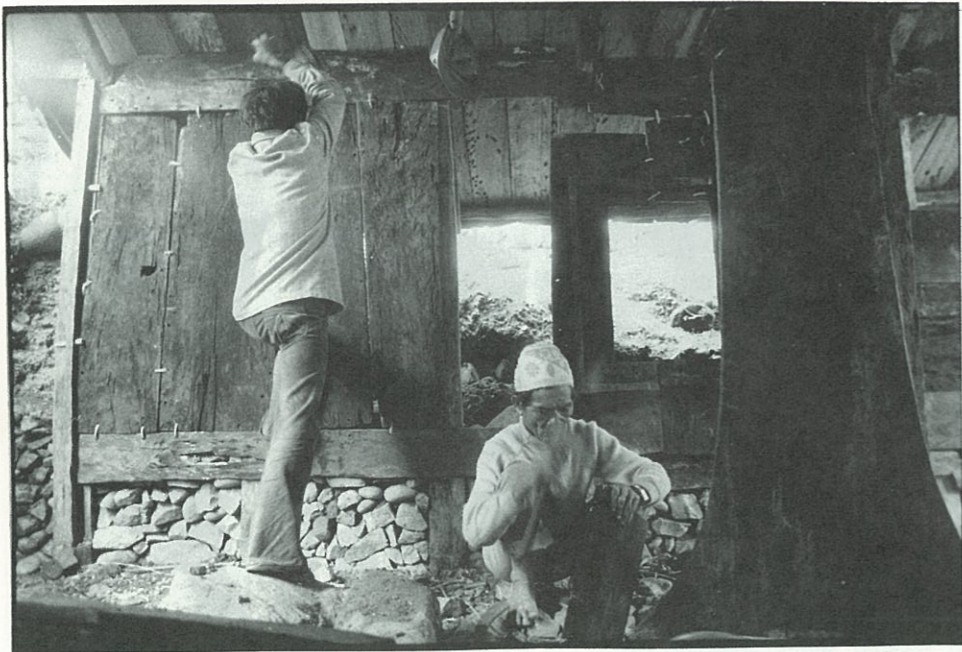
限、國宅分配不均等情況的夾殺之下，痛苦地擁擠在牢籠般的國宅裡渡日。成年勞動力被生活方式與價值觀變異的利刃，斬斷了與故鄉土地和海洋的關係，被吸納到台灣工商業資本主義化過程裡的勞力市場。隨著年輕人離鄉工作，家庭釋出這擁擠的成員而緩和了住的難堪，同時當年輕人回鄉的時候，住的空間的缺乏，使他們在自己的故鄉成為隨便將就著睡覺的「浪人」。這現象在朗島村以外的每個村落裡都極為嚴重。相反的朗島卻因建築國宅時反抗激烈，而得以每家20歲以上之男子皆分有一棟國宅的「優待」，村中125戶國宅卻因建築品質低劣，落成迄今僅10年，就已水泥剝落、鋼筋銹蝕、門窗腐朽、屋牆嚴重龜裂、排水系不當失效、自來水全面短缺……。因青年赴台工作、屋主死亡、不願居住等因素而閒置的陋屋計有63戶，比例高達50%。整個村落一如破敗的荒城，與左近殘存下來的舊聚落中，勉強維持著完整、自足的傳統生活的中老一代，所顯示的精神平衡比起來，簡直全無生機！

現代文明中喪失的幸福

成家後留住故鄉的青年，在飽受無居之苦後，苦心積慮地設法造屋，在曾國仁之前，有他的大女婿李秋平，收到鄉公所取締連建的通令，後因無力執行作罷。在他之後，二女婿江仁義開始造屋，卻擔心著將被取締。他說：「反正東清村前縣議員黃全發領頭蓋了一棟二層樓房，漁人村鄉代表鍾馬雄的二樓也正蓋好，其他還有蘭嶼別館、人人商店、雯雯商店、蘭嶼大飯店這些外來者都是連建，為什麼我不能！」雅美



傳統的茅草雖好但不及油毛氈方便。



飛魚灶在主屋後室裏的隱密空間。

文明對土地權屬的習慣法未受政府政令法規之尊重，法規被陰暗勢力鑽出特權的漏洞，致使這一代生活習慣與價值觀皆已被迫全面台灣化之中的青年，在自己故鄉的土地上蓋起強權法律中的「違建」。

曾國仁的木屋由於物質的短缺，禮芋業正成熟，且不斷遭到豬隻、福壽螺啃食與近來缺水灌溉之害，趕造落成的壓力顯得格外急迫。本來要籐結的、用木釘的地方，有許多不得不用鐵釘，傳統的茅草屋頂改用油毛氈敷設，業已腐朽的舊料只能將就使用，前廊的地板缺料改用購自台灣的木心板。雖然有著這些現實上的變異，但老人工作中的精神意義不改。每當他在工作中的屋裡休息默想心事的時候，他堅毅而平凡的臉龐給我深刻的感動。數月來追蹤紀錄與他相處的機會，使我認識到隱藏在他的平凡之中，源自一個民族與一個獨立文明所含有的獨特品質。雖然，他毫不在意地隨便穿著那些陳舊的異文明衣褲，有一件T恤上印著因電視而流行一時

的「傷腦筋」三個字。但是這些東西都不能掩蓋他深藏的雅美人的美質，那是因為他來自雅美文明，雖然受創卻不減其尊嚴。與他共處於木屋，我深深地感受到經過雙手的勞動過後，日復一日地與這具體的勞動痕跡所紀錄的榮耀相依，乃是人類在現代文明中早已喪盡的「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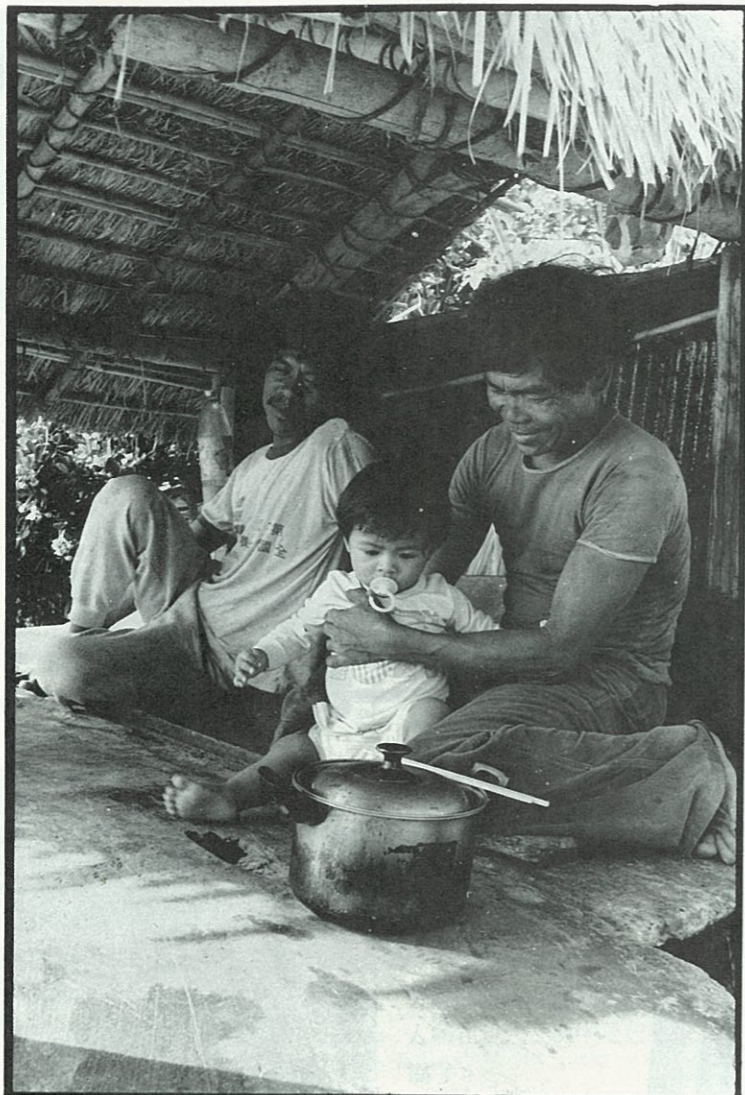
雅美專家徐羸州

像曾國仁這樣建造傳統主屋的例子已經罕有，引起了熟悉部份雅美文化的專家徐羸州先生的注意與關切，經由他與文建會的關係和推薦，為曾國仁爭取到5萬元的造屋補助。造屋期間，他自己曾到場做過一次拍照紀錄，除此還委託人人商號的賴先生拍過一次。賴先生受其指點，要曾國仁在木屋裡脫下衣褲，僅著傳統丁字帶，為拍照者的要求做出種種工作的樣子。5月1日屋子業已接近全部完工，他帶著文建會的公務員和一組委託拍片的中視文化公司的錄影人員及一名法國人、一名

謝玉環來看看造屋的進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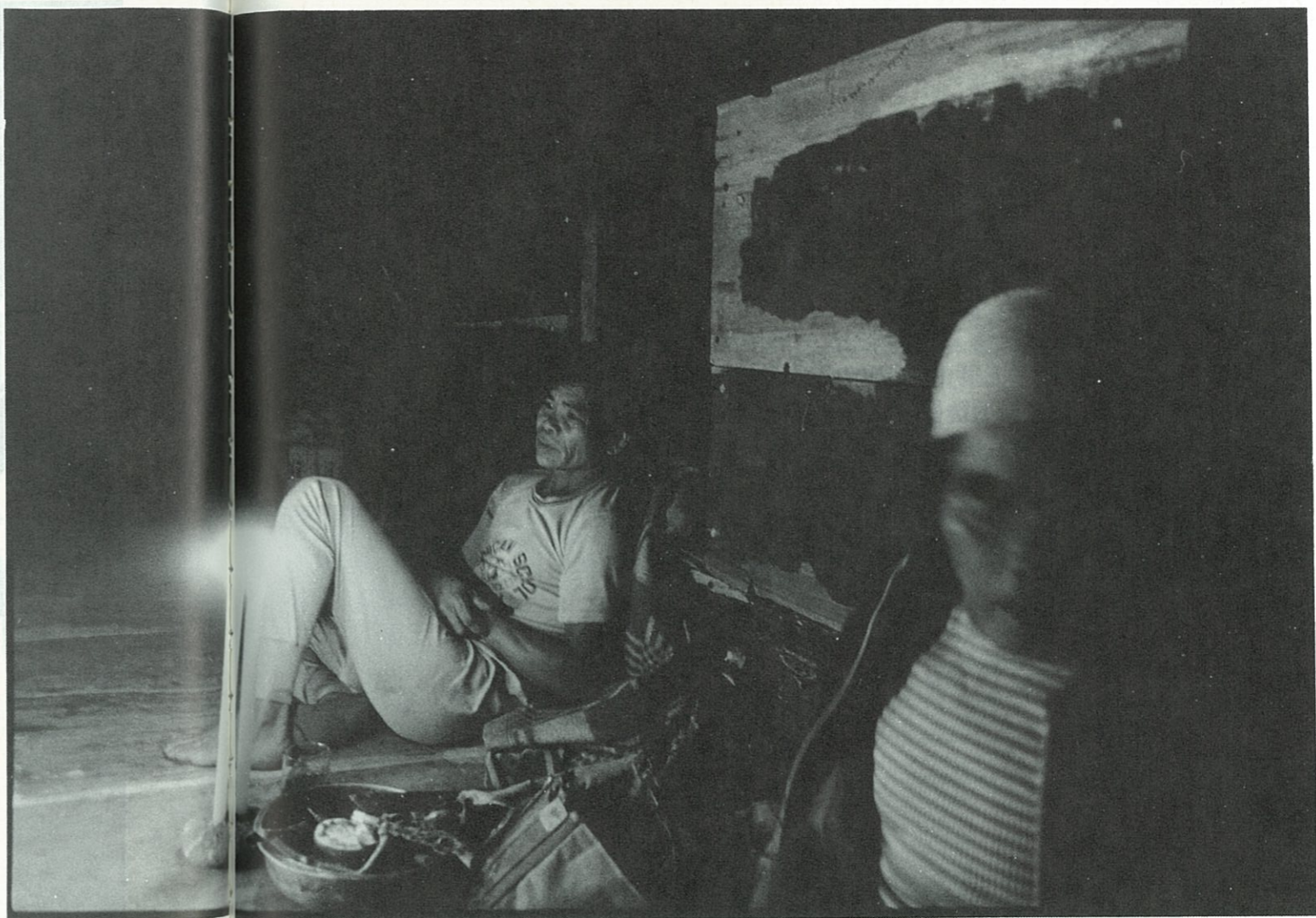
午飯後與女婿和外孫在涼亭上。



日本人到場，為文建會拍攝傳統造屋的「紀錄片」。錄影者對雅美住居的了解幾近無知，僅屬機器操作者與樣板運鏡執行者而已。經徐先生的概略指點後，他們開始工作，曾國仁自然又得脫衣脫褲為他做標本式的表演，其間徐先生常對操鏡者喊著：那個土耙拿開不要拍進去！這一類的話。好像那土耙是殺害他心目中的雅美傳統的鬼魅。所幸，鏡頭不僅可以避開土耙，同時也可以避開木屋裡的鐵釘、木心板、漂流木。次日，由於曾國仁忙碌，徐

先生找來另一位長者照樣表演了一個多小時的「工作」完畢後，拍照者給了一包長壽煙打發老者，老者問道：「錢呢？」領隊支吾地說：不是徐先生要給嗎？老者說道：他說由你們給！這剝削的情景僵持了一會，有如停格的動畫。領頭者快快地回道：我去問問，不久後帶來3張伍拾元的票子。

文建會是建設文化的最高機構，而徐先生是研究雅美文化的知名人士，文建會的紀錄用的是納稅人的錢，而專家做的應是專業的工作。



類如前述的拍攝工作也魚目混珠地稱之為「紀錄」，實在叫人不知學術與專業和紀錄的精神及尊嚴何在！此外，任意擺佈人，對人對他的工作的尊重何在！

這樣紀錄結果留在文化建設的最高機構，將造成什麼影響！

人的品質與尊嚴

飛魚訊期在5月初大量湧到，紅頭村在小舟晝漁祭過後，夜漁的小舟收穫豐足，人們自凌晨開始殺魚鹽漬一直忙到上午8、9點才能完工休

息。飛魚季從傳統儀式的精神境界進入一個每年一度物質豐足的領域。曾國仁的木屋業已造好，等待著在台兒子返鄉參與落成禮的時機，每次幫女婿李秋平殺魚的時候，他謹守傳統的禁忌，不食早餐鮮煮的飛魚。思索著數月來在蘭嶼所目擊的雅美文明的重創與鉅痛，每當我與他相遇而默默地點頭微笑的時刻，在他的工作與生活裡讓我認識並深受感動的——人的品質與尊嚴，一一浮現在眼前。

在自己雙手建造的屋子裏曾國仁吟唱著滿足的心事。

朝鮮戰爭爆發後，爲了鞏固反共的軍備體制，日本天皇制在美國的護衛下遂得存留。「天皇」因而繼續成爲日本右翼團體和統治階級遂行愚忠教育的傀儡、工具。戰後迄今，儘管科技文明幾達顛峯神格化的天皇的碩大陰影，依舊牢牢禁錮日本人的心靈……



攝影■富田和宏 撰文■王墨林



擺在皇居前的書攤，正販賣着趁熱推出的天皇宣傳刊物，從皇居出來的民眾都會駐足瀏覽一番。

富田和宏，1962年9月22日出生。目前仍在日本立教大學經濟學部就讀。曾於日本寫真藝術專門學校，向樋口健二先生學習攝影。

4月29日是日本現任昭和天皇的生日，二次大戰前的軍國主義政府明訂此日為「天長節」。在臺灣接受日本教育的老一輩人，大概還記得每年到了這一天，都會表演相同的一幕：先面對天皇與皇后的「御真影」行禮高呼萬歲，繼而恭讀「皇祖皇宗之遺訓」的「教育勅語」，及聆聽校長敘說歷代天皇的盛德鴻業，最後以師生大合唱收場。日本戰敗後，把天皇生日視爲學校重要慶典的現象，才在聯合國最高司令官的指示下消失。

天皇之謎

「天皇」這個名詞對一般日本人而言，是一個根本不必深究的既成事實；他既沒有姓，也沒有名字，不知道他從哪裡來的，也不敢確定他的祖先是否真是日本開國天神？史學家不斷向政府呼籲挖掘「前方後圓古墳」（歷代天皇陵墓），宮內廳卻堅持「褻瀆皇室」的理由而拒絕；但也有人說，真正的理由是怕挖出日本天皇是從朝鮮跨海而來的考古材料。一向喜歡追根究底的日本人，遇到有關天皇的許多謎題，不得不表示出茫然不知的神情。除

了「古墳」，還有可以考證天皇來歷的「三種神器」，也被深鎖在天皇家廟「伊勢神宮」裡，據說除了歷代天皇本人，及受美國託管時期的少數美國人親眼目睹過外，從未出現在任何其他人士眼前。戰後進入科技文明的日本社會，即使是右翼人士也不再有人公開提出「三種神器」來附會天皇的神權論，反而日本進入初期經濟成長階段，每個日本人都想買的電氣用品：電視機、電冰箱、音響……，不啻嘲諷了所

謂天皇的「三種神器」尚沒有這些電氣用品來得實用。

日本歷史學家研究日本天皇制應始於明治天皇；代表天皇的「日の丸」國旗，及發揚愛君精神的「君ヶ代」國歌，都是明治維新的產物。尤其明治天皇總攬政治與宗教上的主權，儼然高居全國的統帥者地位，一直到戰敗前的昭和天皇，仍然發生一定的作用；所以，也有學者認為昭和天皇既是「皇軍」的最高司令官，實應負起日本軍部侵略亞洲

各國的最高責任。然而，虐殺數百萬亞洲人民的責任，直到現在也找不到冤頭債主；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為了壓抑日本社會日益高漲的勞工勢力，而把日本納入西太平洋的反共軍備體制下，這段歷史就這樣悄悄地被遺棄了。有一位日本青年告訴我：「戰勝國美國一方面要改造日本帝國憲法，一方面因為發生了朝鮮戰爭，又要讓日本再度軍備化，就不得不把天皇制保留下來，結果只把日本改造了一半，『日の

丸』、『君ヶ代』、『靖國神社』這些天皇制的遺孽殘物都留下來了，直到現在。」

戰後，雖然美國一手安排昭和天皇公開承認自己是「現人神」，而不是什麼「天照大神」的後裔，但，天皇主義思想經過歷史長期以來已被吸收進民間文化及民間信仰的層面，要一般日本人就此打住天皇神格化的意識型態，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難怪歷史學者認為，每當民間才萌芽起來的神話就被皇室移花



接木做為建立天皇意識的教材，使得日本民間在主觀條件上無由產生具有想像力的神話故事。現在日本歷史教科書，仍然把充滿神鬼魅魍的「古事記」及「日本書紀」當做日本開國正史，這種落伍的皇國史觀無可避免地使日本人的心靈永遠禁錮在天皇的陰影裡。

四月下旬令人想像不到的強烈陽光下，到皇居祝壽的民眾正等待天皇在防彈窗裡出現。

當天皇出現在防彈窗裡的走廊，民眾搖著「日之丸」表示興奮之情。



在人群後面是來採訪的記者群。

天皇制・資本主義相互為用

1983年夏，日本朝日新聞曾做了一項全國性的民意調查，以對天皇的感覺如何為題目；年代愈小對天皇的感覺愈淡薄，這也非常吻合一般日本人喜歡說的：目前天皇只是一個象徵性的地位而已；戰前深入日本人靈魂的天皇主義思想，一顆原子彈就能把它炸得無影無蹤嗎？日本近代史專家色川大吉教授說：「市民社會型天皇制的特徵，已經變成一種宮廷外交，以天皇名義頒授給國民榮譽勳章，或舉辦皇室園遊會，換句話說就是榮譽天皇制。

因為它具有這種產生不易獲得的光榮與名譽的機能，正好與市民社會的性格契合，使得天皇制能夠繼續延伸。而年輕人為了應付一個競爭激烈的社會，愈來愈失去了自我意識，於是不得不先從精神開始接受天皇制所強調的上下階級秩序。」有一位作家也曾經說過「每個日本人的心中都有一個天皇」這樣的話。

當前日本的週刊、畫報與電視節目，把昭和天皇製造成一種溫厚的和平主義者形象，把皇太子夫妻生活宣傳成「甜蜜的家庭」；日本政府似乎又忘了天皇曾因皇軍支配朝鮮與台灣，和侵略中國與亞洲各國



四月廿九日晚上七點，日本國立NHK電視台播出天皇與皇后的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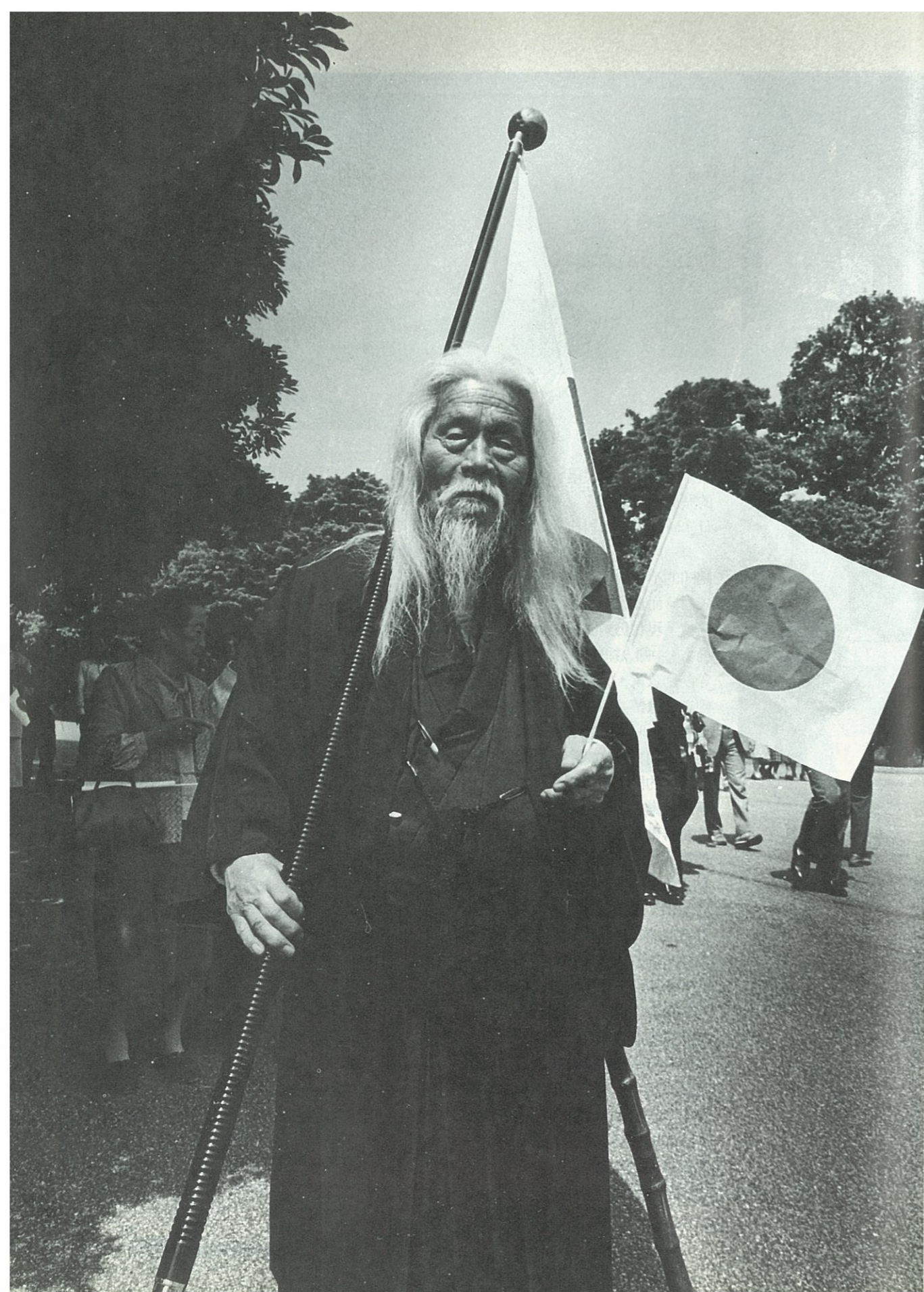
而予以嘉獎，並使得戰事繼續進行的歷史事實。韓國全斗煥總統訪問日本時，天皇曾對他提到：「本世紀有一段時期存在著已成過去的兩國間的不幸……」及表示「遺憾」等語。而日本在戰後既沒有充份的賠償，現在仍對國內的韓國人、朝鮮人、中國人採取「指紋捺捺制度」等差別政策，天皇的戰爭責任就輕輕在「遺憾」二字之中被清洗掉。

前年，昭和天皇在位即屆滿六十年，11月13日在武道館聚集了一萬二千人的民眾舉行了一場由民間主辦的「奉祝式典」，在典禮中宣告的祝辭曾提到：「……內外情勢雖然還有不少問題，國民若能遵照以仰望皇室為中心的優良傳統精神一致努力，國家將發展得更為安泰，並以此報答天皇的恩德。」類似這種調子在日本各地舉行的「在位六十年奉祝式典」不斷傳出。戰爭時期所聽到長官對「天皇的赤子」的訓示，竟然在戰後四十年又原音重現。這種現象顯示無論戰時或戰後的昭和時代，都是日本歷史上的發展期，而這種發展期也都是一貫地以天皇為中心的國家觀為推動力量，因而否定對於侵略戰爭的反省，卻

認為「對日本的發展來說，戰爭是不可缺的」是有其必要，並為了肯定侵略戰爭的合理性，就不能不偽造歷史。

東京澁谷車站前的忠犬廣場，站在宣傳車上大聲疾呼的右翼團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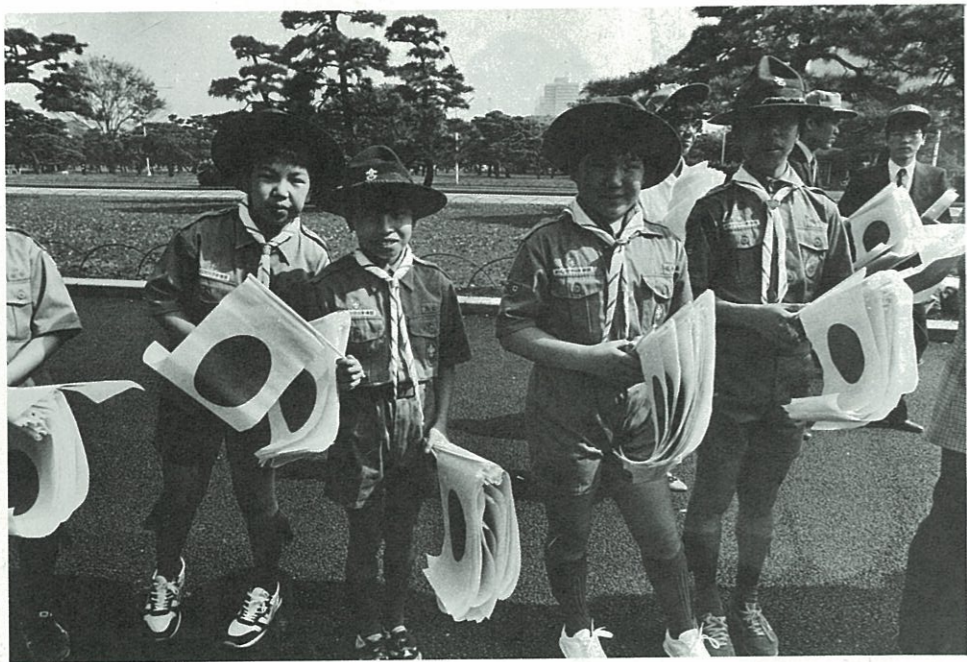


在中曾根「戰後總決算」路線下所進行的靖國神社公家參祭、軍事預算提高、自衛隊戰力強化等政治策略，說明中曾根正在大搞精神動員，而這種新國家主義的精神動員是以天皇為基礎的。從六〇年代開始漸趨成熟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必然使天皇的政治意味跟著稀薄化，然而並不是說天皇制被資本體制打垮了，事實是：天皇制和日本的資本主義可以在共同的認識上相互結合。所謂以「象徵」身分殘存的天皇意識，利用大眾傳播媒體傳送到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裡，因為不具政治意味，反而容易讓大眾接受，其實背後卻有鼓吹國家主義的危機。跟著國家主義呼應的行動，是像具有排斥性的「外國人指紋押捺制度」

之堅持、差別性的「雇用機會均等法」之實施，及暴利性的利用天皇主義右翼暴力團體刺殺領導日雇工人示威的社會活動家；在戰後資本主義的安定期，利用天皇來鼓吹新國家主義是不必賴於政治權力的。相對地，中曾根內閣登場以後，社會上各種對於天皇攻擊的局面也急速地浮起。1983年10月26日，天皇本人參加立川昭和紀念公園開園典禮，當日動員機動隊多達八千人，可算是空前的警備體制。驪團、風之旅團等劇團因演出反天皇的戲劇，及反天皇小說「游擊隊傳說」出版都遭受政治權力露骨的壓制。誠如大家知道的，戰後的日本有如新生的民主主義國家產兒，思想、宗教信仰在自由的名義下受到相當程度

在銀座的街頭，一幅正隨風翻起的「日之丸」。

每年天皇生日，他必雙手高舉「日之丸」，穿着傳統服裝來參加皇居的祝壽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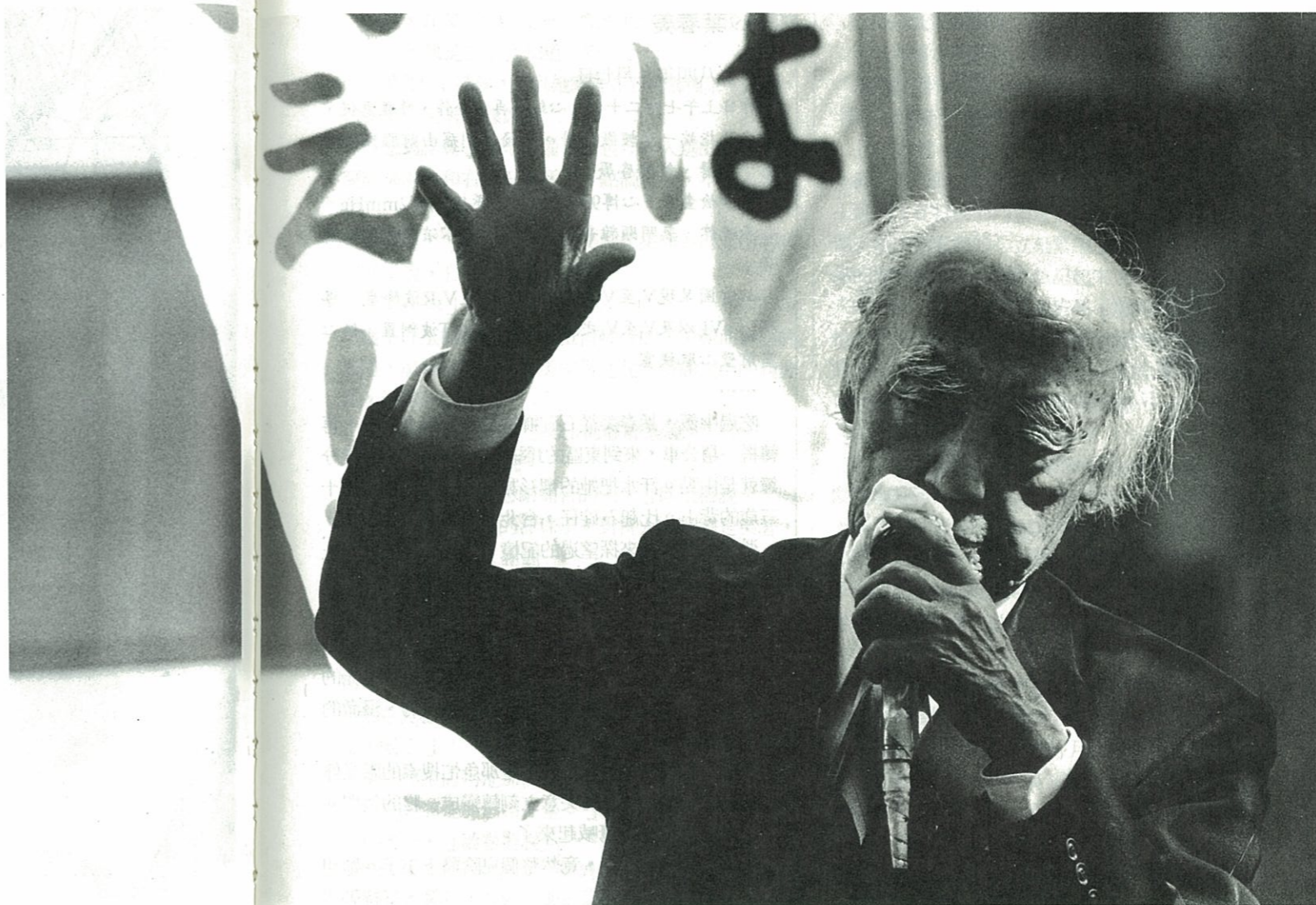
童子軍奉學校之命，分發「日之丸」給前往皇居祝壽的人群。

的保障，但是，對於天皇的批判仍屬於政治禁忌的範圍，尤其右翼團體常常自以為替「天」行道，對反天皇者不是予以暴力刺殺，就是恫嚇，這是一種「內在的天皇制」，在日常生活之中，無意識地顯現出差別、榨取或壓制等行為。反天皇不只是正面與國家權力對峙，或面臨右翼的挑釁，還必須在裡層與心中的天皇爭鬥。右翼的理論是：為什麼要把自己的國家說成這樣壞呢？或：你到底是哪一國人？正因為這種狹隘的集團主義，才使右翼天皇主義充滿排外性、差別性及暴力性的意識型態。

日本友人富田和宏寄來4月29日當天他在東京拍攝的一些天皇生日活動風景的相片，並附有一信，上面寫著——

昭和62年（1987）4月29日，在天皇誕生日的東京閒逛，這天是國定假日，許多民眾到開放的皇居祝壽。

我也隨著人潮進入皇居，準備做取材的工作。大熱天下，不少民眾從大清早就開始排隊等候，祝壽活動在警察的警備森嚴之中進行，但是和去年的天皇在位六十年慶典比較，在皇居內的盛大活動似乎又少了點什麼，去年左翼右翼都在熱烈地把贊成或反對的理由說給大家聽，充分顯示國民對天皇制關心的程度。



今年才結束四年一次的地方統一選舉，社會黨和共產黨沒有多餘的精力來應付這件事，只有右翼各團體的宣傳車卻熱鬧地在東京街頭進進出出。

今年天皇生日，右翼團體興奮的活動令人感到特別醒目。

自稱「愛國黨」總裁赤尾敏，每日下午在銀座街頭演說，是日本右翼團體有名的代表人物。

趙南棟

撰文■陳映真

一、葉春美

一九八四年九月七日

昨日上午七時二十分，心絞痛再次發作，呼吸急促，顏面及指端一度輕微發紺。突發性劇痛由前腦幅向左肩、左臂，終於昏厥。

醫學檢查呈：心博96/min；血壓110/72mmHg。心音規律，無明顯雜音。左肺底部有不確定之溼性囉音。

心电图呈現V₁至V₃明顯Q波；V₃至V₅R波降底。導程I、aVL以及V₁至V₆之S-T節段升高；T波倒置，疑心室前壁心肌梗塞。

……

吃過中飯，葉春美從石碇鄉搭公路局到台北市，再轉搭一趙公車，來到東區的J醫院。抬起腕錶，差幾分鐘就是兩點。汗水把她的襯衫黏在她發了福的、五十三歲的背上。比起石碇仔，台北市可是熱啊。她想。憑著上個禮拜來探望過的記憶，她從西棟的電梯上了十樓，穿過護理台，找到一〇〇二病房。醫院的中央系統冷氣，使她流汗的身體，感到分外涼爽。

她輕輕地推開這頭等病房的門。那位矮小的、山地籍特別護士靜悄悄站了起來，對著她微笑。在逆光的她的臉上，山地人民特別鮮明的、雙眼皮的、澄澈的眼睛，漾著安靜卻是逼人的光采。

葉春美無聲地笑著。可是當她那急忙搜索的眼光停在病人的面容上，她的笑意立刻轉變成一臉的錯愕。

「噢！」她噤聲驚喊起來了。

她看見趙慶雲的臉，竟然整個兒陰翳下來了。她想起才上個星期，趙慶雲還能在病牀上談笑，堅持著要削一隻蘋果給她。

「什麼時候，變成這樣的？」她沈默了一會，囁聲說。

「昨天上午。」

「噢！」她憂愁地說。

老護理了。她那專業的眼睛知道：趙慶雲的病況，已經危篤得很了。他看來整整削瘦了一圈。臉色在陰翳中透著屍黃，使他的白髮越是顯得乾枯而且穢亂了。他的鼻腔裝著氧氣管子。在高而蓬鬆的枕頭前，他的脖子極不舒適地拗折成四十五度，沈重地呼吸著。趙慶雲竟而已經落入那無邊的昏迷裡了嗎？她想著：為了不使痰塊堵住昏迷病人的氣管，才會讓病人這樣屈拗著脖子睡……

葉春美把兩包今年石碇比賽入了圍的春茶，擱在病牀旁的茶几上，在床邊的椅子上坐了下來。

「哦，好嘛。你倒是拿一點來我泡泡看。我是福建人。茶，我是從小就知道一點的。」

上禮拜來的時候，說到她家裡在石碇鄉種茶、焙茶，趙慶雲就笑著這樣說。

沒想到認真叫二兄準備了兩包今年入選的春茶，趙慶雲卻兩臂和右腿上都插上了點滴管子，不省人事。

「醫生，」她望著於今她又記起來叫做邱玉梅的特別護士說，「醫生，他怎麼說？」

「昏迷。」

護士邱玉梅翻著她那清澄得發青的，美麗而鮮明的眼睛，肅穆地說。葉春美望著沈沈于昏迷之中的趙慶雲，沈默起來了。

「趙先生好親切。」邱玉梅靜靜地說。

「哦。」葉春美說。

「沒看過那麼會忍耐痛苦的人。」邱玉梅說，「明明就是，痛得滿頭的汗珠子，對待人，卻總是笑著，說，謝謝，辛苦，謝謝……」

「他兒子，來嗎？」

「嗯。每天。有時上午，有時下午。」邱玉梅看著自己的腕錶，「下午來的時候多啦。四點、五點，七點……不一定呢。」

葉春美看見腕錶上的時間是兩點四十五。她說，「小兒子呢？」

現在邱玉梅用她那清澄的大眼睛望著她了。

「來的總是那個趙先生。」

「噢……」葉春美說。

她默然了。她們都安靜地看著在病牀上沈重、卻也還不失均勻地喘息著的病人，在靜默的病房中，傾聽著冷氣和鼻息之聲。

這回，無論如何，一定要問問小芭樂的消息。葉春美這樣想著。

一九七五年七月，有史以來頭一次大批特赦減刑了政治犯。葉春美也從那個機關裡回到石碇的老家。十九歲上被保密局帶走，回來時她已經是四十四歲的中年婦女了。在報紙上，葉春美知道宋大姊的丈夫，被判決終生監禁的趙慶雲，也回了家。

「怎麼也放心不下呢。你是多半能活著出去的。記住啣，大稻埕林內科。平平在他那兒。這小芭樂也一定在那兒吧。拜託。」

在南所的時候。宋大姊一邊乳著小芭樂，一邊私語似地說。每次宋大姊這樣說，那時才二十不足的葉春美，總是忍不住吧嗒吧嗒地掉淚。

她於是低下頭，用力搖著，說：

「宋大姊，不要說，不要……」

就那年春天，一個清寒的早上，押房的門鎖，忽然卡啦啦地響了。鐵門呀然地打開。

「宋蓉萱，開庭吧。」

麻子班長說。在門外，葉春美看見多了一個潮州人王班長。在打開的門扇遮住的地方，細看還有一、兩個人影。葉春美的心立刻緊縮了起來。她感到一陣狂亂的悸動和眩暈。她忽然記起宋大姊提起過，開門叫人的時候，凡是門外另有班長、憲兵時，總是來帶人槍決的。何況昨天晚上，監獄官還特地帶著一本藍皮的名簿，來點過名。點完名，全房的人竟夜在沈默中嘀咕，可怎麼地沒想著就是宋大姊……

「讓我梳梳頭，好吧？」

宋大姊沈靜地說，臉色逐漸泛成凝脂似地蒼白。她默默地對著一堵沒有鏡子的牆壁，梳理著在三十八歲上未免早白了些的，她的不失油光的長髮。整個押房和門外的甬道，都落入某一種較諸死亡猶為寂然的沈靜。麻子班長和王班長耿耿地凝視著宋大姊梳過頭髮，看著她跪在牆角上的自己的舖位，替沈睡中的小芭樂拉上小被。

「趙太太，把芭樂子抱去，開過庭再抱回來。待會兒醒來要媽媽，我們誰也別想哄住他。」

在新竹一個中學教書的許月雲老師脫口說。多麼機智的試探！葉春美開始背過臉去，向著牆壁流淚了。如果班員答應了，宋大姊就肯定是真開庭的……

「不用！」麻子班長以怒目責備許老師，然後一改而以柔聲說：「一會兒就回來。」

葉春美在模糊的淚眼中，看見宋大姊投給她一個母親最鄭重誠摯的、託付的一瞥，走出了押房。在死一般的寂靜中，甬道上傳來迫不及待的，上銬的金屬聲音。

當押房的門沈重地關上，葉春美全身無法自抑地顫抖起來。她始則流淚、飲泣，而終於怎麼也不能不抱著自己舖上的，用舊衣包紮起來的枕頭，緊緊地咬著，吞下自己那掙扎著要從生命的最內裡沖潰而出的慟哭。

一隻手輕輕地擱在葉春美的背上，溫柔地捏撫著。

「勇敢些。」

許月雲老師用日本話，悄悄地這麼說。

這時候，遠遠地從樓下男監傳來激昂的政治口號聲。接著一陣毆打著肉體的、鈍重的聲音，使口號戛然斷絕。

墳墓一般的沈默啊。葉春美抬起頭來，望著依舊漆黑的、窗外的凌晨的天空。忽然也是從樓下男監傳來

了從緊繃的喉嚨唱出來的歌曲「赤旗」。然後又一陣怒罵和毆打的聲音，猝然打斷了才開始不及三句的日語歌辭。葉春美想起不曾嘶喊，靜靜地走出押房的宋大姊，在那生命至大的沈默的一瞥裡，向她極清楚不過地留下了她的這樣遺言：

——春美，小芭樂子的事，無論如何，就拜託你了……

宋蓉萱是在台北C中學的教員宿舍，和丈夫趙慶雲一塊被捕的。那是一九五〇年的春天，宿舍區裡的幾棵老榕才開始新添嫩綠的葉芽。

「他們來的時候，小芭樂還懷在肚子裡。四個多月吧，才。老大平平，還傻乎乎地跟在我們後頭，想跟我們一道上吉甫車哪。這兒有錢，肚子餓，買東西吃。回去吧，平平。他爸爸這樣說。把口袋裡的錢全掏給了平寶。吉甫車，就那麼著，把我們開走了嘛！」

在女監裡，宋大姊最愛講這一段，葉春美想著。可也好幾回，宋大姐一邊說，一邊笑呀，眼角上的淚，卻兀自漱漱地打她結實的臉頰上掛下來。

小芭樂有個名字，叫趙南棟，是宋大姐紀念孩子生在當時叫做「南所」的看守所押房，起的名字。又因為嬰兒長得小而且分外的結實，像個台灣番石榴，女監裡的台灣姊妹，便「芭樂仔、芭樂仔」地叫順了口。

一個高瘦的護士進來換點滴筒子了。邱玉梅上去幫忙著。九月的陽光，極其明亮地打在病房的極為潔淨的窗玻璃上。看來，外頭是個大熱天吧，可病房裡的冷氣，反而使這一窗明晃晃的陽光，顯得奇異地虛幻。葉春美凝望著病牀上趙慶雲的臉。他看來彷彿以無比的專注、深深地沈睡著，像是一個跋涉了千萬里旅途而未曾有過片刻歇息的旅人，終於放心任意的躺下來休息了似的。

葉春美想起了七八年秋天，終於尋到趙慶雲的家，初見趙慶雲的印象。

即便是在那個時候，趙慶雲也已經是個六十多歲的老人了。但和現在彌留在牀上的他相形之餘，乍焉初見當時的，宋大姊口中的「老趙」，是多麼朗硬，充滿著一股極為審慎的，對於自己的餘年的某種信心。

「等那一天，你出去，見到他，就給他這張照片。我們老趙呀，小心得很。沒有這張照片，就怕他能客氣氣地，硬是不認你。」

有一回，在女監的押房中，宋大姊這樣笑著說，把懷裡的一張照片塞給了葉春美。「不能怪他。從我們

年輕的時候起始，老趙吃了多少虧。不怪他怕呀。」宋大姊嘆息似地說。

那是一張泛黃的，四吋大的照片。照片上面縱橫的皺褶，訴說了它曾經怎樣在動亂和摧折的歲月中歷經的坎坷。照片上是一個方臉的青年，戴著一副舊時代的圓框眼鏡。他的頭髮不遜地往後梳著。他那厚厚的嘴唇，緊緊地、認真得有些叫人發噁地抿著。身上是一襲厚厚的棉袍。光線從右上方打下來，使他左半邊的臉，全打上一層陰影，讓他那向著鏡頭逼視的雙眼，顯得特別地精神。

一九七八年去看過去聽慣宋大姊嘴裡「老趙、老趙」地說起、卻從不曾謀面的趙慶雲以前，葉春美每天有好幾回，在石碇家裡寬敞的她的房間裡，掏出這皺褶的小照，仔細端詳。「至少，見了面，讓心裡有個感應：就是他，宋大姊她的老趙……」葉春美這麼想。

然而等待見了面，葉春美卻只能在趙慶雲那滿頭的白髮，因為雙頰下陷而使整個的臉龐顯得拉長了的，佈滿了皺紋的他的臉上，勉強看見殘留在照片中趙慶雲少年的，極為牽強，卻又真實不訛的影子，認出了他。

那時候，她記得，是一個四十模樣的男人出來打開這公寓第九層右側的鏤花的銅門。

「有一位趙慶雲先生嗎？」她說。

「葉阿姨吧？」男子笑出一排整齊的牙齒。她走進玄關，一眼就看見一套沈重的，栗色的沙發，擺在寬敞的客廳裡。於今想來，它們就像五隻栗色的、毛皮乾淨而又珍貴的，不知名的巨獸，靜靜地踞臥著似的。從一個貝殼鑲成的、巨大的燈罩裡，溫靄的燈光，讓客廳裡的一切，打上一層橄欖的淺黃顏色。

在這溫馨、舒適的客廳裡，葉春美和趙慶雲，以及理當是宋大姊口中的老大「平平」，坐成一個很適合說話的三角。但是怎麼也不聽使喚的葉春美的眼淚，卻不時漣漣地掉著，讓她沒法兒說話。

「真是對不起……」

葉春美一邊擦著淚，一邊說。她怎麼也不曾想到過，自己會在這完全陌生的環境；這完全初見的人的跟前，這樣流著、流著眼淚，而毫無辦法。

兩個男人安靜地等待著葉春美的心情平靜下來。葉春美把眼鏡摘下，在皮包裡掏出了一面深黃色的鏡布，低著頭仔細地擦拭著眼鏡片子。這時候，一個女佣人端上三杯咖啡和一小碟西點。咖啡的、現代的清香，立刻在客廳裡瀰漫起來了。

葉春美把眼鏡重又戴上，用疊好的手絹細心地揩拭她那發紅的鼻子。現在她從手皮包裡找出一張從宋大

姊手上接過，在她的懷裡擺了三十多年的照片，交給了趙慶雲。

「哦。」她還記得，接了照片的老趙，先是一陣訝然，繼則仔細端詳著那陳舊的，四吋大的，自己四十多年前的面影時，歎息似地，這樣說。她看見了他那骨節很大的手，輕輕地顫動起來。她一抬頭，驀然看見老趙的眼眶，含蓄著那老去的、艱澀的淚光。

「宋大姊給了我的。」葉春美以哭過之後的，濃重的鼻音說，「總算交還給你了。」

她的眼眶、鼻子都紅腫著，但已沒有了傷懷。趙慶雲的長子爾平，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悄悄地退出了客廳。她和老趙二人，於是乎沈默起來了。

「蓉萱，她，說了些什麼嗎？」

把照片慎重地放在皮夾裡，他終於這樣說。葉春美想起了宋大姊走出押房之後，再也不曾回來過的那個凌晨。不，她什麼也沒有說。她想著。她還記得很清晰，宋大姊怎樣地在麻子班長的監視中，沈默地面著沒有鏡子的，囚房的牆壁，梳理長髮……

「沒有。」春美注視著看來忽而有些呆滯的老趙的臉，低聲說，「沒有呢。」

宋大姊只是安靜地走出押房罷了，她想。但那沈默，哦，五〇年代初葉，台北青島東路口軍事監獄裡的，世紀的沈默啊，不是喧囂地述說了千萬冊書所不能盡載的、最激盪的歷史、最熾烈的夢想、最苛烈的青春，和狂飈般的生與死嗎？

「宋大姊臨走，最惦記的，是小芭樂吧。」她說。

「……」

「我盤算，小芭樂，都二十八歲的人了。」葉春美笑了起來，眼中閃亮著某一種母親似的溫柔，「成親了吧？上大學沒？」

那時刻，趙慶雲孤單地笑了。他說老二趙南棟五專畢了業，正在南部學生意。

「噢。」葉春美說，「哪天他回來，打電話給我，我要看看他。」

可一直到現在，葉春美一直還不曾見過老趙的這個孩子。就上星期，她來這病房看他，滿以為老二一定會在病牀邊陪侍著吧，卻意外地讓她失望了。

「他，昨天才走的。」

那時候，老大趙爾平笑著說。他從盥洗間端出不知什麼時候他竟削好的水梨，擺在葉春美旁邊的茶几上。「這麼不湊巧啊。」她寂寞地說。

她仔細端詳老趙，看他精神好著，便絮絮地說起宋

大姊。

葉春美於是對病房裡的爺兒倆說，宋大姊在那一段最難挨的，被人拷問的時候，因為一心想著肚子裡的嬰兒，常常忘記了肉體的痛苦。

「他們說我受過專門訓練，問不出口供。在地上，他們踢我，踹我。我把身體蹣起來呢，兩手死命地護著肚子，只擔心他們踢壞了我的孩子。他們踹我的頭，我的腿，我的背……哦，可只要不踢著我的肚子，我似乎竟全不覺得痛了……」

記得那是一個冬天的晚上，在看守所的女監裡，大家爭著要抱那時才過三個多月的小芭樂，一邊談起母性的愚愛時，宋大姊這樣說。

被拔去指甲的時候，惦記著要用胸腔而不是用腹肌哀叫；被拴著姆指吊起的時候，儘力收著下腹……十幾天，幾套拷問下來，因為使了太多的體力和精神去抵擋痛楚，去衛護懷中的、將生的嬰兒，「一天下來，往往都癱瘓成一堆溼泥似的，坐都無法坐直……」宋大姐說。

葉春美還記得，由兩個女班長摻扶著送到她的押房來時的宋大姊，兩條大腿都緒紅、腫脹。用細銅絲編成的帚鞭，不極用力的抽打囚人的大腿。第二天，雙腿竟發炎腫脹。拷問的時候，審訊的人用手在炎腫的大腿上捏、打，「眼淚、小便，全痛出來了。」葉春美說。

宋大姊懷孕的身形，立刻引起押房每一個姊妹的關心。

「春美，你是護士，拜託哦……」

那時還在押房生著病的許月雲老師，用日本話這麼說。望了望圍繞在她身邊的女犯們，勉強擠出一絲衰竭的笑容的宋大姊，囁囁地說：「真對不起……」，就昏睡了過去。葉春美摸向她的額頭，宋大姊正發著高燒。

連著幾天，宋大姊的燒，就是退不下來。宋大姊總是醒醒睡睡。許月雲和葉春美，整晚上輪流為她在額頭上敷冷面巾。

「知道拷問終於停止了，覺得剩下來的發燒、身上的傷和痛，比較起來，都算不得什麼了。但是，那樣睡醒睡醒的吧，我卻一直掛著，要喝水呀，要吃東西呀。懷裡的寶寶陪著我那樣被拷問，現在，我這母體，可要快快朗壯起來……」

葉春美記得，宋大姊一邊奶著小孩，一邊回憶著說。三十多年前了。葉春美看著小芭樂含吮著的，白皙的，淡淡地拉著青色的靜脈的，宋大姊的碩實的乳房，忽然感到不知道怎麼去說的溫暖。

眼看著宋大姊的燒怎麼也退不下來的時候，葉春美突然想起了一個主意。她叫房裡的每個人假裝或者壞了肚子、或者牙齦發炎……到醫務室去要一種叫Diazine的消炎錠劑。葉春美把這些磺胺製劑收集起來，用飯碗壓碎，磨成細粉，然後擠出半條牙膏，當做基劑，調成藥膏，敷在宋大姊大腿炎腫、潰爛的傷口上。

才過三、五天，宋大姊的腿開始消炎、腿腫。燒也隨著一身又一身的冷汗，迅速地退下來了。

「四個多月後，班長來把宋大姊送出去住院生產。全房的姊妹，竟全都希望宋大姊帶回來一女嬰兒。宋大姊偏是產了一個男孩兒回來。」

葉春美說著，在回憶裡歡快地笑了起來。

那天，連送宋大姊和嬰兒回來的江蘇人女班長，臉上都帶著笑意。不曾結婚生子的許月雲老師搶著把嬰兒抱了過去。

「日本人說嬰兒是『赤ん坊』（紅通通的孩兒），真的啊。看他一身都是紅紅的……」

許月雲老師把軟若無骨的、這初生的嬰兒抱在懷裡，詫異地對葉春美說。

「就那天，宋大姊頭一回，仔細地說起了你呢。」就上星期，葉春美在這病房裡這樣對凝神諦聽的趙爾平說。那時候，她想起了那湮遠的、荒蕪的五〇年代，在那天神都無從企及的，一個噤抑的角落裡，日曰逡巡於生死之際，卻無比真切地活著的押房裡的姊妹們。葉春美歎息了。

「爸爸，他都不說。他，什麼都不肯說。」

趙爾平低聲說。

葉春美笑了。「他也不跟我們關在一道。」她說。

「不。他那一部份，也總不說。」

葉春美回頭看著那時的病牀上的老趙。趙慶雲卻正對著病房門口，臉上堆著熱心的笑容。

「回來了。你姐姐難得來，為什麼不多陪著她？」趙慶雲說。

那時候，特別護士邱玉梅的手上，抱著兩條餅乾，推門走進病房來。趙慶雲解釋說，邱玉梅有一個胞姊，打屏東來台北玩，順便找到醫院來看她。「我這兒有人陪著，你還是伴你姐姐去。」趙慶雲說。

邱玉梅拆開錫箔包裝，讓病房裡的每個人都取了一片發散著濃郁的乳酪香味的餅乾。

「謝謝。」護士邱玉梅的大而深的，山人獨有的眼睛，閃亮著喜悅，「那我陪去陪姐姐了……」

病房的門，謹慎地在她的身後關上了。病房中的三

人，於是開始安靜地吃著那片帶著乳酪酸味的餅乾。

「我說。我要說。這回病好了，我要說給你聽聽。」趙慶雲注視著手上的，薄薄的餅乾說，「其實，不是我不說。整個世界，全變了。說那些過去的事，有誰聽，有幾個人聽得懂哩？」

「一九五〇年離開的台北，和一九七五年回來的台北，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台北。」那時，較之今日，遠遠要健朗的老趙，這樣回憶著說。他說甚至他被捕時任教的Y中學，也完全改變了面貌。校地擴充了，日據時代留下來的，學校的木頭建築，拆得一棟也不剩，全蓋了水泥大樓。整個台北市，他還能一眼就認得的，就只剩那紅磚蓋起來的，永遠的總統府，和一九四七年他方才來台灣就趕上的，「二二八」事變的次日那清冷的早上，他一個人穿過的新公園。他還記得，七五年回家以後，長子爾平用車子載著他繞過新公園時，他特地要兒子把車停在公園正門對面。他看著那也不曾改變容顏的，園內的博物館建築，耳邊卻響起了一九四七年台北騷動的鼓聲……

上個星期，葉春美頭一次到醫院來探望老趙，便也這樣地談起出獄後跳接到一段完全不同的歷史的苦惱。

「日本人有一個童話故事。說是有一個叫蒲島太郎的漁夫，到海龍宮去了一趟。回來發現自己眉鬚皆白，人事已非。」老趙說。

葉春美笑著，驚異地問他何以也知道日本童話的故事。老趙說，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事變，二十三歲的趙慶雲，決心修習日語。「那時候，是想要徹底了解強敵日本吧，」他有些羞赧地說，「在日語課本上，讀到蒲島太郎的故事。」

在病牀上昏睡著的趙慶雲，忽然因濃痰梗塞，漲紅了原本臘黃的臉。葉春美和邱玉梅連忙為他抽痰的時候，她看見老趙的身體在抽痰機吸痰的強震中抽搐著顯然完全沒有了知覺的身體……

是了。葉春美回到坐位上，望著重又安靜而沈重地呼吸著的老趙，這樣回想。就是在抗議「一·二八」日本打上海的學生運動裡，宋大姊認識了老趙的。「那時候，老趙呀，終日皺著個眉頭。『到底，全中國還有什麼地方是個太平地方？』他老是愛這樣說。」有一回，宋大姊也是面向押房裡那片灰色的牆壁，扒梳著她的那一頭溫柔的長髮，一面這樣敘說著她初識老趙的光景。現在，葉春美還記得那堵根本沒有粧鏡的押房的牆壁上，斑斑點點，盡是被打死的，飽食了人血的蚊子的，黑色的漬跡。

應該比趙慶雲還要熟悉日本童話故事的葉春美，卻並不曾想到以「蒲島太郎」來比喻出獄後她自己滄海

桑田的感受。葉春美的感想，毋寧是更悲愁的一種吧。那陣子，她怎麼也無法不感覺到，在她長期監禁中，時間、歷史、社會的變化，已經使回到故里的她，在她的故鄉中，成了異國之人……

一九七五年，她回到石碇老家，看見鄉下的故鄉，起了很大的變化。在半山上的街道裡，那幢日治時代留下來的木造的郵局，早已拆除了，改建成一排青灰色的水泥民宅。少女時代的春美，曾經就在那木造的郵局寄出許許多多的信給慎哲大哥。往往是寄出去七、八封，都由慎哲大哥的兄嫂代收，等著在那激盪的時代中四處奔波的他回到八堵的老家，才一封一封讀完她的信，再回她或是很長、或是簡短的信

「到底寫著些什麼，有那麼多的話說啊！」

有一次，宋大姊一邊為小芭樂換下尿布，一邊捉狹地這樣逼問春美。

那時的春美，低著頭，搗著嘴笑了起來。這一生裡，葉春美再也沒有像當時那麼用功過……

一個深秋的晚上，一個少女的春美並不認識的青年，突然出現在她的，點著油燈的，黝暗的家。

「慎哲桑叫我這送給你，」他說。

她目送著那連一小杯茶都沒喝完的青年，消失在石碇鄉陡斜的石頭小路上。她打開報紙，是一本由川內唯彥和另外一個於今竟記不起叫做永田什麼的日本學者共譯的、破舊的「辯證唯物論之哲學」。

那是一本極為難讀的書。她還記得很清楚，她往往把一句話讀上好幾次，卻依然怎麼也不能理解其中的奧義，而苦惱不已。她把她不能理解的；把她以為理解了，卻毫無自信的部份，寫在長長的信上，寄去給慎哲大哥。但除了書本上的那些，她偶爾也寫野鴨在春天的溪流上遠遠地划游的景緻。慎哲大哥回信的時候，有一次，就這樣寫過：

「較乎哲學，你看來是比較傾向於文學吧。能把黃昏的溪畔，寫得那麼樣地安靜，我以為是不容易的。不過，要當勤勞者的文學家，還是需要哲學的呢……」

「您照料過病人。」

端出一瓶罐裝果汁，邱玉梅這樣說。

「嗯！」春美淡淡地說，「小時候，當過幾天護士……」

「噢！」邱玉梅說，「怪不得呢……」

小學畢業那一年，經人介紹，到八堵林內科診所，學當護士。林老醫師沒有生育，收養了兩個孩子，當時讀著中學的慎哲大哥，是林內科的第二個養子。慎哲哥哥，為了他明顯地無心學醫，常常挨脾氣暴

烈的養父的責罵，但他卻總是低頭不語，不怒也不悲。有一回，也不知為了什麼，挨了林老醫生的罵之後，慎哲哥哥卻若無其事地，把一本日譯本高爾基的「母親」，塞到調劑室的小房間裡給她。直到現在，偶爾想起慎哲大哥裝著一臉糊塗，漫不經心地把「母親」摔進她那小小的調劑室時，葉春美至今偶爾也會覺得眼熱喉塞。慎哲哥哥，為少女的春美喚醒了對於知識和語文之美的飢餓。然而，兩個純潔地相互吸引的少年，終於不能隔過門戶偏見極重的，白髮的林老醫生的眼睛。

少女的春美被即時辭退了。當她拎著包袱、灑著羞辱和寂寞的眼淚，低著頭走出林診所的時候，葉春美忽然聽見被禁閉在二樓上的慎哲哥哥，放恣地用日本話這樣叫喊著：

「不要被打垮啊！」他大聲地說，「つぶされるなよ——！」

「『不要被打垮呀！』從那時起，我就攀死著這句話，再沒有鬆過手。」那時候春美對宋大姊說。從八堵回到山鄉石碇，她下田做活、到煤礦場洗煤碴子，最後，春美一個人拎著包袱摸到基隆去一家診所當傭人兼護士，慎哲大哥的一封信，也奇異地，輾轉送到了她的手裡。

「那時啊，離開八堵的林診所，一年多了。」在獄中的葉春美，對輕柔地拍著小芭樂睡覺的宋大姊說，「彼此也沒什麼約束，可就是那樣一直撐下來了。不要叫人打垮了呀。那個人，就只留給人家那麼一句話……」

信上說，慎哲大哥離開了家，經過了一九四七年的動亂。「路過石碇附近，怎麼也沒法打消去看看你的念頭。」信上用日本語這樣寫，「知道你真的沒有被打垮，很高興呢……」

其餘的，是一些簡單卻親切的，鼓勵的話。

「哭了吧？」宋大姊嘆息著說。

葉春美咬著下唇，腩腆地點了點頭。她記得那以後，他們通信的次數更多了。有時候，他會託人帶些書籍給她。直到那一年，慎哲大哥突然來到基隆。

「他看來黑了，瘦了。可是改變的並不只是他的模樣。在他的眼中，我覺得，彷彿燃燒著某種燦人的，我所不曾識得的火光……」葉春美說，「本以為在二二八事變中不見了的祖國啊，又被我們找到了。慎哲大哥這樣對我說。」

然而，一年之後，她終於還是不曾讀完那本對她而論是極為深澀的「辯證唯物論之哲學」。勉強讀完頭一章的培根，第二章的霍布斯才開始讀了一半，慎哲

大哥就被捕了。半年後，他的家屬到台北領回已經腐敗多時的慎哲大哥的屍體。隔月，整個基隆市落入森森的恐怖。有一天，春美在大街上知道基隆K中學的金校長被捕的消息，沒有回診所辭行的春美，立刻搭車回到石碇的山村，卻在那天的半夜，在自己的家裡被逮捕了。而她那惜乎一直未能讀懂的「辯證唯物論之哲學」，也跟著被搜走了。一直到今天，葉春美時常還記得那本書的霉朽破損的封面。

「那本書，現在到那裡去了呢？」幾十年來，這樣的疑問，不時會湧上葉春美的心頭。

哦哦！這樣的事，這樣的人，這樣的時代，於現在的社會，怕是比任何奇怪的古譚還要不可思議；還要無從置信吧。七五年回到山村石碇之後，每次走過那往時明明有過一座日本式木造郵局的小街，葉春美總會覺得像是被誰惡戲地欺騙了似地，感到快然。在她不在的二十五個寒暑中，叫整個石碇山村改了樣，像是一個邪惡的魔術師，把人們生命所繫的一條路、一片樹、一整條小街仔頭完全改變了面貌，卻在人面前裝出一副毫不在乎、若無其事的樣子。

「你演過戲吧？」

上星期來，趙慶雲忽然笑著這樣問葉春美。

「演戲？」

「舞台劇。台灣，好像不興舞台劇是吧？」他說，「我們當學生的時候，為了抗日，常常演戲。」

「……」

「全國抗戰，各種條件都很困難。舞台的條件，尤其簡單。前台和後台，只隔著一些布幔或者其他簡單的東西。」趙慶雲說，「後台的工作人員，常常不小心就走到正在演戲的前台去……」

趙慶雲說，有一回，在後台工作的他，不知不覺走上正在盛演的前台。台下是黑鴉鴉的觀眾。「好在那一場戲，台上的角兒很多，熱鬧得很。」他回憶說。那時他只好默默地站在一個角落上，若無其事地站著，一句話也不說。

「主要是，整台戲裡，沒有我這個角兒，我也沒有半句辭兒，你懂嗎？」他說，「關了將近三十年，回到社會上來，我想起那一台戲。真像呢。這個社會，早已沒有我們這個角色，沒有我們的台辭，叫我說些什麼哩？」

那時候，三個人於是不覺又沈默起來了。擴音器在這寂寥的整棟病房裡，不知第幾回了，呼叫著一位姓湯的醫生。

「湯大夫。真是個忙人，」趙慶雲忽然對葉春美說，「我的主治大夫呢，他是。兩天了吧？也沒見他來看過我。總是張大夫代他來……」

「可是，我還以為，爸應當講出來。」

趙爾平安靜地說。

「……」

「不講，我們都陌生了。」

「……」

「我們，和你們，就像是兩個世界裡的人。我們的世界，說它不是真的吧？可那些歲月，那些人……怎麼叫人忘得了？說你們的世界是假的吧，可天天看見的，全是鬧鬧熱熱的生活。」葉春美說，「在那些日子裡，懷著夢死去的人，像是你媽吧……反倒沒什麼問題。活著的人，像是老趙，像是我吧，心心念念，想了幾十年，就是想活著回來，和親人生活在一起。」

「……」

「我不是說了嗎？回來了，好。可是你找不到你的角色，你懂吧。整齣戲裡，沒有你的辭兒，哈！」

那時候，趙慶雲倚在病牀的枕頭上面，抓著他那頭短而且硬的白髮，這樣說。葉春美記得，當時他看來開始有些疲倦了。整個兒臉，也有些黯淡了。「老趙，你累了，躺下來歇歇。」葉春美說。趙慶雲愉快地呻吟著，平躺了下來。他望著天花板，然後幽幽地說：

「爾平。方才我還在盤算。說吧。怎麼跟你說呢？如果現在我還在押房裡，你進來陪我坐著，我大概還可以一樣樣說給你聽。」他說，「我出來了。這些年，我仔細看，也仔細想過，那個時代，過去了。怎麼說，沒人懂的。」

「……」

「我只能這麼說。九一八那一年，你媽十六歲吧。隔年，是一·二八，再隔三年，一·二九。」他依舊凝望著病房裡的雪白的天花板，低聲說：「那是日本人年年進逼的歷史啊。我們活在那個歷史裡吧，滿腦子，只知道搞抗日，搞愛國主義。我們這一輩，一生的核心，就只有這。」

趙慶雲微微地閉起眼睛。現在想起來，春美可以感覺到他對自己的話挺不滿意吧，因為他曉得，這樣說，爾平是不會懂得的。宋大姊談過，老趙初識蓉萱，正是中國全面抗戰的前夕。老趙說過他隱約覺得宋大姊參與運動的歷史和經驗，比長了她六歲的自己長久、而且豐富。勝利的前一年，春天才過，在福建長樂幹新聞工作的年輕的趙慶雲，有一天，一個工友拿著一張名片上樓來，說是有客人在報館的會客室求見。趙

慶雲離開了自己的座位，就這樣被人帶走了，從此就沒再回報社去，卻不知道宋蓉萱早他一天也在福州城被捕了。「那時候，爾平才滿月不久。」趙慶雲說。「在號子裡頭蹲了足足三百天，才知道人家懷疑你在抗日活動中的組織關係。不明不白，後來也放人了。」

那時候，宋大姊發了瘋似地想著他這頭生的嬰兒。宋大姊說過的。葉春美想。窗外的天空，灰白卻也亮麗。葉春美抬起腕錶，都快五點了，爾平還沒有來。她想起趙爾平一身整齊的西裝領帶。

葉春美想起那一年宋大姊被送到醫院生產，抱著小芭樂回來的那天，許月雲老師抱著新生的嬰兒，宋大姊卻因格外思念當時才六歲大，托人養育的長男爾平，整個晚上，不住地流著淚。

全房的人，這才知道了宋大姊還有個小孩在外頭。

「怎麼把他帶進來，和我們住？這兒准許女號帶孩子的。」許月雲老師著急地說。

「我和老趙，命都不保。不能讓孩子因為我們的生、死，送進來，又送出去……」宋大姊紅著眼圈，這樣說。

宋大姊說過，老趙一家在一九四六年末來台灣，在一家報館工作，認識了一個熱心要認識中國文學的，在當時的台北大稻埕開林兒科醫院的林榮醫師。四七年三月，二十一師登陸基隆，鎮靖民眾蜂起，趙慶雲把多少牽涉到「處理委員會」的林醫師全家，帶到現時台北市廈門街寬敞的報社宿舍裡庇護。

「不料這一點友情，竟然使林榮悄悄地吧平兒帶回去養大，」上星期來時，談起這件事，趙慶雲側身睡在病牀上，看著明淨的病房的窗子，獨語一般地說，「後來蓉萱死了，他們在台灣找不到任何人來帶孩子。這回他們主動把孩子給林榮抱過去了。」

病房的門，呀然地開了。進來了三個醫生，兩個護士。帶頭的醫生，頭髮有些灰白，卻梳理得很整齊素淨。另外一個年輕的醫生把老趙的病歷檔案呈了上去。

「是林大夫嗎？」葉春美站起來，禮貌地說。

「……」

「他的情形……」

那頭髮灰白的醫生，溫和地笑了笑。

「我們和你們，都盡了力了。」他說。

護士老到地為病人取血壓和脈博，計量從導尿管流出來的尿液的質量。然後他們都安靜地站在老趙的病牀旁邊，祈禱也似地，沈默地站著。他們然後又靜悄悄地離開了病房。

「他是楊大夫。」邱玉梅為老趙拉好被單，靜靜地說。

「哦。」

「看來，趙先生也沒有什麼痛苦了。」

「嗯。」葉春美說，「趙先生，我是說他的孩子，今天，來嗎？」

邱玉梅抬起手來，看著腕錶。

「他每天都來。」她說，「只是，有些時候，來得晚些。」

「他的小兒子，來過嗎？」葉春美說。

「他，還有一個孩子嗎？」

邱玉梅詫異地問。

「噢。」葉春美說著，輕輕地歎息了。

葉春美想起宋大姊被帶走的那天，小芭樂睡得特別香甜，一直安靜地睡到快中午才醒。尤其奇怪的是，當時葉春美最擔心嬰兒醒來啼哭。她駭害她會整個崩潰。可是那一天的的小芭樂，卻只是那麼安靜地醒來，瞪著充分睡眠後的，特別澄清的眼睛。全押房的姊妹都圍在小芭樂小小的被褥邊，有人忙著替嬰兒換尿布，葉春美則忙著打報告，要求為一向吃母乳的小芭樂申購奶粉；再要求准許她代替宋大姊擔起母親的責任。那一夜，她把自己的舖位移到宋大姊的位置上，整夜看著又復酣睡的小南棟，小芭樂子，流了一夜的眼淚。

就這樣，小芭樂安安靜靜地過了三、四天，從來也不哭、不鬧。尿溼了，小芭樂也只哭一下，就安靜下來了。直到有一天，小芭樂跟過去他親娘在的時候一樣，漲紅著小臉，扯開嗓子大哭。這一哭，把押房裡的姊妹們的淚，全逗出來了。葉春美緊緊地抱著嬰兒，一邊搖著慟哭的小芭樂子，一邊在押房裡來回地走，淚如雨下。

「他，哭了。」葉春美獨語一般地說，「哭呀，沒人叫你哭呀……這幾天，你，都不哭，找媽……媽，我們，反而，擔心……」

幾個同房的姊妹，坐在自己的舖蓋上拭淚。許月雲老師擱下她手上的書本，望著春美懷中的嬰兒，微微地笑著，眼圈泛著紅溼。

從那以後，小芭樂開始會笑，也會使勁地讓同房姊妹們抱來抱去，在他胖胖的臉頰上，又親又捏。

兩個多禮拜之後，有一天下午，押房的沈重的鐵門打開，門外是麻子班長和那留著直直的頭髮，從來不施脂粉的江蘇女班長。

「把孩子抱出來。」麻子班長說。

押房裡鴉雀無聲。

「我們已經找到人，養這個孩子。」江蘇女班長和

氣地，這樣說。

許月雲老師把正在她的懷中的小芭樂緊緊地抱著，臉色青蒼。

「你們要把他，送給誰？」她說。

「噢，管得著嗎？你！」

麻子班長用那一串大鑰匙，怒目逼人地指著許月雲老師，這樣子說。他那肥厚的嘴唇，因怒氣而往外掛著。江蘇女班長沒有脫鞋，踩著乾淨的地板，沈默地走進押房，從許月雲老師的懷裡抱起嬰兒。小芭樂開始激烈地哭了起來。

押房的門重重地關上了。一陣沈重的上鎖聲之後，葉春美聽見小芭樂那原應足以安慰天下父母心的、非常健朗的哭聲，在監房外的甬道上，漸去而漸遠了。

在葉春美的記憶中，只有這一次，向來持重、堅定的許月雲老師她哭了。她用雙手摀著臉，始則泣泣，繼而失聲。

「人殺し！」她喃喃地用日本話說，「殺人者……殺人者！」

啊，許月雲老師！對於她如何牽涉到當時的台大醫學院案件，即使在押房裡，也一貫守口如瓶的許月雲老師，在葉春美的回想中，只有在南所的時候，眼見蔡孝乾的招供不斷地造成一批又一批新的逮捕時，曾經近於歇斯底里地，在押房裡這樣哭喊過：

「人殺し——！」

葉春美凝視著病床上的，沈重地呼吸著大氣的趙慶雲。她忽然想，如果人終須一死，是經過這樣的昏迷的過程才死好呢，還是像宋大姊她們那樣，在刑場上，在一瞬間死去好呢？

恰恰是小芭樂被抱走的，第二天的清晨。一陣急促而刺耳的開鎖聲，驚醒了全押房的姐妹們。

「許月雲……」

麻子班長說著，把叨在嘴角上的香煙摘下來，丟在地上，用他的布鞋狠狠地踩著。

許月雲老師安靜地背對著押房的房門，換上一套乾淨的洋裝外套，疊好被舖，站著跟大家說：

「請多保重。」

她然後走出了押房。樓下的男監，傳來聽不真切的，怒鳴的口號聲。忽然間，從甬道上傳來了她的安穩的歌聲——

人民の旗

あかはたは

戰士の屍つつむ

東雲のあけぬ間に

戦いははせずり

……

人民の旗幟……包裹著戰士的屍體

天未破曉

戰鬥早已開始

……

許月雲老師是那年十一月份走了的。次年初春，葉春美那個案子決審。五個人死刑。她被判終身監禁。

「趙先生，是還有一個么兒子。」

看著護士邱玉梅專心地打著毛衣，葉春美忽然這樣說。

「哦。」

「從來沒來看過趙先生的嗎？」

「沒。」

「……」

「沒聽見趙先生提過。也沒聽他們父子倆談起過。」

「噢。」葉春美說，「這個么兒子，小時候，我抱過呢。」

「嗯。」邱玉梅和善地笑著說。

「還有，好多阿姨，都抱過他……」

葉春美細語一般地說。邱玉梅體貼地從趙慶雲床邊的茶几上，拿了幾張衛生紙，遞給了葉春美。

「二十幾年，沒看過那孩子了。」

葉春美用衛生紙輕壓著她那欲淚的眼眶，笑著說。

「哦哦。」

終身刑確定之後，押房的姊妹十分為她高興。「總算由你開了個例，我們房，從此不要每次發下來都是死刑了。」一個姓姚的姊妹這樣說。可是葉春美發愁：只以一小步躲過死刑的她，終身監禁，雖然活著，卻怎麼無法為宋大姊去看顧小芭樂了。後來她被派往軍事監獄附屬工廠車衣服。一年半之後，她被送到東部的一個小島上，編入「女生大隊」。一九六〇初，她和全部女政治犯被送回本島的板橋。這一路上，葉春美不時打報告問小芭樂的消息，卻總是以她和嬰兒無直系親屬關係，拒絕她所提出與嬰兒的養家通信等等的要求。送到板橋後，她被指派醫務室司藥和護理的工作。在她懇切的要求下，她終於獲准當時尚在東部外島的老趙通了一次信。

老趙的來信告訴她，那時趙南棟已經叫十歲，滿九歲。他的哥哥趙爾平已經十六歲。他們都在已經從台北搬到花蓮去了的林榮醫院。「民國五十一年，妳刑

滿釋放，爾平十八歲，南棟已十二歲矣。」趙慶雲的來信這樣說，「蓉萱已托孤，尚祈出獄之後，時加探視督責……」葉春美回信，告訴趙慶雲她和他一樣，是終身監禁。兩個禮拜後，老趙從小島上寫來的回信，只有寥寥數行。他向她致歉，說男生隊上普遍謠傳葉春美只判十二年。她從來信的簡短，體會到他的悲哀。這以後，葉春美再寫信，政戰室就退還給她。「按照規定，非直系親屬不得通信」，退回來的信上，這樣批著一小行腥紅的字。下面是刻著「毋忘在莒」的藍色的圖章。

一九六五年四月間，政戰室請她去個別談話。某個偵訊單位想調用她去當醫務室的司藥。「不是我們利誘，調到那邊，辦減刑的機會不能說一定有吧，但蹲在這兒，可是絕對沒有那機會的。」上校劉保防官用一口濃重的東北口音這樣說。葉春美想起小芭樂。不管他多大了，宋大姊既然吩咐，如果能看看他……她想著。

一個星期後，葉春美被調離板橋，主持一個對她來說是十分現代化的調劑室。她睡在調劑室隔壁的，被一些醫療器材和尚未開箱的藥品佔去半間的套房裡。一旦有案子進來，不論白天、半夜，有班長拿醫生的處方單來，她就配藥：強心劑、各種心臟血管疾病的藥劑、抗高血壓劑、消炎、消腫劑、止血劑、抗瘀血劑、鎮靜劑……她想起在南所的日子。對待被拷問者的醫療品質，比起五〇年初，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她常這樣感慨。

葉春美看著手錶。快五點半了。然而病室窗外的陽光，卻依舊亮晃耀眼。她站了起來，走近老趙的病牀，看見他的眼角掛著一抹紅黃色的分泌物。插著飼食的導管的嘴角上，因為在昏迷中磨咬，乾枯的嘴唇上淌著細細的血水。她隨手抽出茶几上的雪白衛生紙，細心地為老趙把眼角和嘴角擦乾淨。

「我得走了。」葉春美說。

「哦。」邱玉梅親切地站了起來。

「我給你留電話。」葉春美說，「萬一……請快打個電話告訴我。」

「噢。」

「我住得遠。」葉春美說。

「我知道。」

葉春美又站了一會。她忽然想起下次來，一定要問趙爾平宋大姊的骨殖擺在那裡。

「對了，一定要去拜一拜……」

葉春美這樣想著，安靜地離開了趙慶雲的病房。

二、趙爾平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一日

意識持續昏迷，繼續嗜睡狀態。

檢查顯示心博84/min；心律偶見不規則跳動，屬末枝傳導阻滯現象。血壓104/68mmHg；呼吸26/min病況穩定，治療持續進行。

目前鼻管供氧，2l/min；動脈血氧氣分壓42mmHg；二氧化碳分壓54mmHg。心電圖ST節段漸呈平緩；I&Q保持平衡狀態。

腦部X光呈現蝴蝶狀陰影，有明顯肺葉裂線，疑為心肌梗塞併發輕微水腫。

繼續保持心電監視器。

Dopamin微滴及利尿劑投與……

趙爾平一走進病房，就迫不及待地端詳著父親趙慶雲的臉色。這兩天多，一直都沒有來探望，但見父親的臉上又清瘦了許多；頭髮顯得更為枯索而且穢亂。病人的臉上，綑著一張在日光燈下發著微亮的，單薄如膜的，幾乎完全失去血色的面皮。眼眶明顯地下陷，並且籠罩著一圈淡淡的陰翳。塞著氧氣管的鼻孔、咬著飼食導管的嘴角，都滲著淡淡的、無言的血水。

也不過才三天，怎麼竟而就變成這個模樣呢？趙爾平這樣想著，感到一陣無以說明的痛楚。這些天裡，雖然不能來，可是幾乎每天都打電話來問過邱玉梅。「醫生說，還沒有很大變化……算是平穩的……」邱玉梅差不多總是這樣說。

父親七五年被釋放回家，七七年開始有心絞痛的毛病。嗣後就隔幾個月發作一次。兩個月前，發作次數增加了，到J醫院看病，門診建議住院做檢查和治療。父親住院之後，將近一個月來，情況都算好的，而他幾乎可以說沒有一天不曾來探望的。人都說，以他工作責任的沈重，工作量的繁多，這樣照料父親的病，於現代社會的現代人，是難得的孝行。現在，他坐在父親彌留的病牀前，忽然感到一種極為熟稔的孤單。從小被寄養在林榮阿叔家，就知道自己的母親以在這個社會上無法說出口的方式死去；而自己的父親，則被囚羈在台灣東部的一個遙遠的小島上，也許要到父親在那個島上死去，父親才可能從那個於他為極其奇異的監獄中出來。這樣的命運，使他早熟。這一直到他二十七歲那年，他初可自立，而綠島監獄已被移到台東的一個叫做泰源的山林中的監獄時，帶著新婚的妻子去重新相會的父親，一直成為他的生命中的某種中心。

如今，這三十年來的，趙爾平所賴以活過來的「中心」，即將頹失於無有。往後的他的生涯，自然未必

就因而產生恐慌。但他卻不能已於感到孤單，一種自幼以來，經常陪伴著他的孤單。

護士邱玉梅從這頭等病房的小櫥，端出一杯冰過的果汁給了他。

「謝謝。」他輕聲說。

「這是上個禮拜的帳單。」

她遞給他一小疊醫院的帳單，這樣說。趙爾平職業性地、細心地看每一筆帳。他然後從公事皮箱中拿出了支票本子，開具了一張八萬四千元的票子，交給邱玉梅到住院部結清這個禮拜的醫藥費。

他想起就在這幾天裡，差一點就完全被顛覆他的生活構成。他把支票本子重又放回公事皮包。這兩天，為了死命保衛自己在公司頻臨潰滅的地位，緊張佈署和工作，終於初步渡過了險灘之後的，徹骨的疲乏感，頓時向他襲來。

才三天前，總經理Finegan先生的秘書南西，急急忙忙向公司總經理商暉行的少老闆蔡景暉透露，公司北區業務經理Fred楊，和幾個業務員聯名向總經理密告，說蔡景暉以經銷總額固定比率的回扣，向趙爾平行賄，以換取獨佔德國Deissmann大藥廠的經銷權，嚴重影響公司在台灣西藥市場上的開展。

「我看你臉色都白了。這樣子，不行！」

連夜把趙爾平召到他與南西在各自的家庭外租賃的精美大套房，告訴趙爾平這發生於肘腋的大變時，蔡景暉一邊為他倒了半杯Chivas Regal，一邊這樣說。

他們三人在台北東區這名貴的宅邸區的套房裡，做了整夜的密商和佈署。下班前，Finegan先生要南西打了一通電報到香港的Deissmann亞洲區總部，要求緊急派遣稽查小組，在至遲九日前抵達台北，十日一大早，到暉煌行突擊查帳。蔡景暉和趙爾平於是商議著最迅速而嚴密的，務必在九日前完成的證據湮滅行動，一邊打電話給留在暉煌行徹夜待命的Frank張，終夜清理、燒毀和重製有關的記錄和帳冊。

「我真為你的父親難過，Edie。」第二天，Finegan先生在一項例行會議之後，對趙爾平這樣說，「可是你顯然太疲倦了……」

Finegan先生的，灰色的、梟鳥似的眼睛，深深地注視著趙爾平的臉，銳利地想要讀出這曾經深為他們倚重，而今卻有背叛和瀆職之嫌的中國人Edie趙的眉目後深深隱埋的欺詐和狡詐。

「謝謝你。」

趙爾平平靜地說，微笑著。他放膽凝視這年齡與自己不相上下的，經常把下巴剃得有如冬天的高麗菜一

般青綠的德國人Aldof.M. Finegan先生。他看著Finegan先生站了起來，眼睛迅速地瞟向端來兩杯咖啡的南西，裝著漫不經心地說，「早上這個會，開得不錯，可不是？你的工作，做得挺好，Edie……」

「謝謝。」

他收拾桌上的卷宗，假裝沒有看見Finegan先生會心地、惡戲地瞟向南西的眼神。

「為了家父住院，謝謝你容許我每天去醫院看他……」趙爾平說。

「那沒什麼。你儘管去醫院看他，特別是這兩天，公司沒有什麼大事。」Finegan先生慷慨地說，「南西，你當然有醫院病房的電話。」

「是的，先生。」

南西若無其事地說。

「呃，」趙爾平突然說，「事實上，我的父親已經在彌留的狀態了。如果你不介意，我想，這兩天，以扣除年休的方式，在醫院照料，你知道……」

Finegan先生忙不迭地說，他為這樣一個不好的消息感到難過。他說趙爾平儘可以請假，而且「不必動用年休，多請幾天。」

「Nancy！」Finegan先生說。

「Yes。」南西說。

「Edie需要兩天時間，在醫院，你知道，」Finegan先生抑不住興奮的語調，「你幫他照料請假的手續……」

趙爾平離開了Finegan先生寬敞的辦公室，回到自己的房間。只有一小瞬間，他感到對自己、對眼前這一切事情的，極度的厭惡。趙爾平歎了一口氣，忽然想起另一個計策來了。他開始寫一份備忘，交待他不在的這兩天內，行銷部和業務部待辦事項的指示。在其中的一項，他特別建議，下半個會計年度開始之前，應該檢討總經理暉煌行的管理和營運方式。正本：Fred楊。副本：Aldof M. Finegan先生……

沒有來醫院探視的那兩天多，他和蔡景暉日以繼夜地戰鬥，把蔡景暉和南西的小公館當做作戰指揮本部，在南西不斷暗地提供公司迅速的攻擊計畫的情報下，趙爾平第一次感覺到，這壯年得意的德國人Finegan先生，在面對他和蔡景暉的聯手陰謀下，顯得出乎意外地脆弱。香港Deissmann遠東本部的稽察小組，到十號下午才到台灣。住進公司特約的Astar飯店後，在Finegan先生帶領下，稽查小組殺到暉煌行去。蔡景暉把Frank張所率領的整個會計部，全部撤走。

「我把整個會計、財務部門全部撤走，Finegan先生，以便避開一切嫌疑，只留Frank供你們查詢。」蔡景暉拉長著臉，用流利的英語說，「可是你必需為我，為

暉煌行的名譽負全部責任！」

蔡景暉於是拂袖而去。

十一日上午，稽察小組做出了這樣的結論：暉煌行沒有任何營私、瀆職的據證。小組附帶提出若干改善暉煌行財政工作的建議。

十一日下午，四時許，南西溜到公司外頭打電話到小公館來，Finegan先生已經下達命令，密告者業務部台北區主任Fred楊和相關的其他五人，立即開革。另外並打好了由Finegan先生署名的道歉信給趙景暉。「剛剛打完開革信。」南西在電話裡說。

蔡景暉掛上電話，走到酒櫃前新開一瓶Chivas Regal，和趙爾平沉默地對喝。

「他X的！我們贏了。」

蔡景暉歎了一口氣，這樣說。

「哦。」趙爾平說。

趙爾平到浴室裡刮鬍子。他在鏡子裡看到自己那滿是煙燻的、油膩的而疲憊的，方型的臉孔。他回到小餐桌上，用一條新的乾毛巾擦著刮過鬍子的下巴。蔡景暉從冰箱裡拿出兩罐加拿大進口的豬肉罐頭。

「你開罐頭。我去洗個澡。」蔡景暉說，「他X的！」

趙爾平啜飲著滿杯的Chivas Regal，腦筋裡一片空茫。下一步怎麼辦？他用心地想著。下一步，他想到：他得對於公司對他的不信，表示抗議，不，還得提出辭呈！Finegan非留他不可，他對自己說，否則對香港總部也不能交代。香港總部那個美國老頭Marston先生對他不錯，Finegan不是不知道……

蔡景暉從浴室裡出來，只圍著一條淺蘭白花的瑞士浴巾。他一身白髒，背上有一塊拳頭小的，暗紅色的胎記。他從冰箱裡拿出一大碗冰塊，丟進自己的和趙爾平的杯子裡。

他們沉默地互相舉杯，吃加拿大的罐頭豬肉，抽煙，慢慢地喝酒，直到門鈴怯生生地響了兩、三聲。

蔡景暉去開門。南西回來了。大門關上後，南西把皮包丟到客廳的沙發上。蔡景暉擁抱她。

「我好怕，」南西說，「你不知道，我好駭怕……」

他們開始接吻。蔡景暉的浴巾忽然掉在地氈上，趙爾平看見了蔡景暉怒怒勃起的男性。他抓起衣服，默默地繞過他們倆，獨自開門走了。

就這樣，他在這荒蕪的三天之後，開著車子回到醫院來。

現在，他看著病牀上彌留不去的，生命的細絲。他的父親趙慶雲，依舊沉落在那至深無可測度的，生命

的昏迷之中。趙爾平覺得，現在，病人呼出來的氣，似乎比吸進去的多。可是吸進去的，全是氧氣筒裡的純氧吧。他這樣安慰著自己。

這時邱玉梅推開門進來了。她把兩、三張不同顏色的住院部的收據，默默地交給了趙爾平。

趙爾平於是無端地想起了被赤裸的Ken蔡抱在懷裡的南西。

「我今晚住這兒。」趙爾平忽然說，「你就回去吧。」

「噢。」邱玉梅說。

她安靜地從病房的櫃子裡，取下一張折疊的行軍床，把墊被鋪上去，再蓋上印著淺紫色碎花的白被單。她然後把乾淨的枕頭和毯子，擱在行軍床上。

「謝謝。」趙爾平說。

邱玉梅微笑著離開了病房。「趙先生再見。」她說。趙爾平看著那乾燥、潔淨的行軍床，忽然感到三天來不曾回去洗澡的自己的醜態。

看這個樣，父親的終末，恐怕是三、五天裡的事了。他凝視著病床上的父親，這樣想。他於是想起了他的弟弟南棟。

「找他回來，我要看看他。」

兩星期前的一個晚上，趁著邱玉梅在病房浴室裡洗水果，他的父親在用過醫院準備的晚餐後，歎息似地這樣對他說。

六歲那年，他第一次看到弟弟。那是一個深冬的上午吧，林榮阿叔和阿嬤，帶著他到警備總部軍監去。「帶弟弟回來哦，」出門前林榮阿嬤關心說。他還記得，大門兩邊，有兩個崗哨。林榮阿叔和阿嬤掏出身份證，崗哨的兵打手搖的電話和裡邊連絡。他們於是被帶到一個會客室裡。林榮阿嬤用抖顫的雙手把弟弟接了過來，抱在懷裡，輕輕地搖著。包裹在破舊卻是乾淨的襪襪裡的他的小弟弟，於今想來，大約是哭累了才睡著的吧，小臉蛋上，還殘留著未乾的淚痕。

上小學四年級時候；弟弟都四歲了。大約是打那時起，弟弟的秀美，就受到大稻埕街坊上一切人們的注目。大而清澈的眼睛；朱紅的，小小的嘴唇，笑起來就露出一排細細的白牙齒；深黑柔軟的頭髮……。他記得弟弟出奇地安靜，卻總不羞赧。那時候，他寶貝似地帶著弟弟在林榮診所的，古老的，大稻埕的亭子腳玩，聽著鄰居的姐姐、嬸嬸、阿姨們誇他弟弟長得俊，他就打心裡得意。「真像個女孩兒哩！」她們總愛這樣說，並且總要塞給弟弟一、兩片糖菓，而他總也能分到他的一小份的。

弟弟一向溫馴地向著他。從很小的時候起，趙爾平

就覺得，如果弟弟不依附著他，彷彿就無法存活了。記不真切是從幾歲開始的啊，少年的趙爾平，就立下一個強烈的志願：早日自立，成家立業帶著弟弟長大……小學以後，弟弟日甚一日的秀美，成了T小學裡的不知道疲倦的騷動。他給住在遙遠的小島上的父親寫信，寄去弟弟的照片，信誓旦旦，要讓弟弟「幸福地成長」。初中畢業那年，弟弟忽然長得欣長捷健，長著一頭濃密卻不改溫柔的黑髮。他有兩道濃而粗健的眉毛，一對有些女性化的，在下眼瞼躺著兩小條臥蠶的眼睛，經常漾動著某種絲毫不知道心機的純粹和溫柔。而他的唇紅與齒白，卻自小就不曾變過。

「爸！」

趙爾平在這孤單的、寂靜得只能聽見冷氣機、氧氣管和病人艱辛而重苦的呼吸聲的病室裡，忽然這樣對著昏睡的病人叫喚起來。他俯身向前，抓住那隻在重重的被褥下仍然冰冷的，父親的多骨節的手。

「爸！」他說。他乍然感到喉嚨梗塞了。他在被子底下捏揉著那一隻冰涼的手，竟而驚焉想起了一九七五年那個夏日的一天早上，他接到管區派出所的通知，說是父親得到特赦減刑，要家屬在第二天下午五點半，到警察局領人。

和一屋子的家屬在警察局三樓上的乾淨、寬敞的會客室裡，一等就是兩個鐘頭。然後忽然由兩個安全人員帶進來一群服裝、鞋襪和神色都和現社會完全不接頭的男人們。他一眼就看見滿頭白髮的父親。趙爾平快步走到父親跟前。

「爸。」

他把跟他一般高的父親一把擁進自己的懷裡。「爸，」他淚如雨下，咽嚥地說，「爸爸……」

他終於放開父親。就在這時，他看到父親碩大的，多骨節的雙手，緊緊地一手提著一隻古舊、笨重的旅行皮箱，一手提著那一盆個傲有緻的，後來據說是那小島上的特產的矮榕盆栽。哦哦，父親就是那樣地站著，艱澀的眼淚從他那副舊式的眼鏡框邊，沿著他那堅瘦的面頰，淌了下來。父親的發紅的鼻尖下，鼻水任意地漫著他那微抖顫的嘴唇。

那時的趙爾平，連忙掏出西裝褲口袋裡的手絹，為父親揩著臉。

「爸……」

他說。他接過父親右手上的那一隻古舊而笨重的旅行皮箱，走到幾個態度親切的女辦事員那兒，填寫著保釋表格……

然而，於今回想起來，由於趙爾平早從開始知道出

事的時候起，就理解到那特殊的命運：他有一個活生生的父親，卻永遠不能在父親還活著的歲月裡，回來團圓，因此，他的少年和青少年時代，毋寧是為了他這俊美、溫良的弟弟，努力地活過來的吧。

二十歲那年，趙爾平從師範畢了業，一過暑假，就被派發到羅東一家鄉下的小學任教，分得一幢小小的，古老的木造日式宿舍。就是那年，他帶著十四歲大，身型卻直逼著一七五的自己的，沈默而朗俊的弟弟，因為電視節目的影響吧，雙雙跪在林榮阿叔和阿嬸的跟前，涕淚滂沱地磕頭謝恩。第二天，弟兄倆便帶著簡單的行李，上羅東鎮去了。那天深更，趙爾平給那遠遠地住在島上的老父親寫信。「我終於做到了：十五年前失散的趙家，初步又撐起來了……」他寫道，「這才是個開始呢，爸……」

成家，立業。他比他同齡的哪個同學都渴想。打從上了初中，一直到上公費師範，他猛唸著英文，每天都聽一、兩個空中英語教學節目。在師範時代，他的英文在全校各年級中出了名。那時候，趙爾平總以為教小學不是他終生的倚附。搞英文，是他想到可以有一天脫離「師範——小學老師」這個既定軌道的，唯一的門徑。

一九六九年，他考上德國Deissmann大藥廠的業務代表。他把沒考上大學的弟弟送進補習班，兄弟倆在當時的台北市基隆路上租了一個小房子。雖然趙爾平沒有藥學的背景，可是英文文獻和文件，他讀得比別人快，表現自然就好。兩年之後，Deissmann要在台灣上市一種全新的，據說是長效、安全，卻差尚未通過美國F.D.A核可的止痛消炎劑，特地從香港派了當時負責國際行銷工作負責人Marston先生來台灣，做密集的推銷訓練。四天集訓，這個頭髮灰白的美國佬，從頭到尾，哇啦哇啦，全是英語，使得平時根本不用英文工作的全省二十四個業務代表，目瞪口呆。趙爾平卻在這時候脫穎而出，在一場模擬推銷演練中，應付自如。

隔日早上，趙爾平被召喚到總經理室。Marston先生和當時的總經理Albright先生等著他。

「我和Ted談過了，決定調你當業務經理。」Marston先生說。

「我怕，不能勝任。」趙爾平結結巴巴地漲紅著臉，這樣說。

Marston先生和總經理都笑了起來。

「你知道嗎，Edie，」Marston先生說，「你以為，我生下來就會做這個營生嗎？」

「……」

「你想我學的是什麼哩？」Marston先生說，「法律。哈！」

Albright先生說趙爾平根本不用擔心。「命令發佈下去，一定有人抵制。」他說，「在哪都一樣，這種事，一定有人不快樂。」他說下個月初恰好在東京有遠東區銷售經理訓練會議，「你最好趁早辦手續，」Marston先生說著，伸出他那多毛多肉的手，「恭喜你！」他說。

天色已經暗下來了。趙爾平開始感到飢餓。他打開櫃子，裡面擺著探病的訪客送來的各種廠牌的牛奶、可可……他找到一罐已經打開過的阿華田，卻在瓶瓶罐罐的旁邊，看到顯然是父親帶來看的幾本舊書。他取下其中一本他猶記得是往年父親托他買了，寄到那個小島上去給他的「台灣福建話的語音結構及標音法」，再為自己泡了一大杯濃濃的阿華田。

趙爾平在病牀另一頭的椅子上坐下來了。把滾燙的杯子擱在病牀牀頭的小櫃子上，就著牀頭的燈光，翻著書本。

他發現曾經在福建各地住過的他的父親，在書上仔細地劃過線，寫過眉批，在練習題上做過答。忽然間，他翻出了夾在書本裡的，往時他寄到島上去。給父親的，弟弟趙南棟的彩色照片。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拍下來的，過去還在一個五年制專科讀書的弟弟，穿著花格子襯衫和深藍色的牛仔褲，一頭秀逸的長髮，對著鏡頭，緊抿著嘴微笑著。

——親愛的爸爸，生日快樂。

兒南棟敬賀，民60·6·7

照片的背後，弟弟以彷彿小學低年級生的稚惡的字體，這樣寫著。

趙爾平拿起牀頭小櫃上的阿華田，慢慢地喝完。他於是喟然歎息了。

民國六十年。恰好是那一年，二十七歲的他正式升任業務經理，結了婚，買了房子。他不斷地給當時移監東台灣一個山坳裡的父親寫信，報告自己在事業和家庭上的成就。但關於弟弟趙南棟，他已經有好些年在給父親的信裡說謊了。他對弟弟的報告，越來越簡略，總是說他「一切正常，請釋遠念」。

那個時候已經二十一歲的他的弟弟，還在好幾個專科學校中間流浪著。重修，退學、降級、轉學……每次都要趙爾平出面收拾解決。而父親的來信，總只是說些「青年要有從民族和國家的出路去思考個人出路的認識」之類的話。

哦，趙南棟。老實說，弟弟趙南棟長得出奇的俊美。

他高大，頰長，健壯。不只是女孩子為他著迷，在街上，公車上，弟弟的出現，總會吸引不同年齡的婦女的眼光。黏在他身邊的女孩，容貌、身份、年齡、省籍總是不斷地變換。家裡的電話，十有八九，全是女孩打來找他的。幾乎每天，家裡信箱總是擺著幾封灑著香水的信。他喜歡吃，喜歡穿扮，喜歡一切使他的官能滿足的事物。但他不使大壞。他不打架，不算計，不詭詐偷竊。最主要的是，噢，有誰相信呢，他的弟弟甚至是「善良」的。

他那睫毛很長的，澄清而彷彿微酣的眼睛，總是熱心地注視著每一樣他所欲求的東西和女人。而且，彷彿魔咒一般，那些一旦被他的熱切地凝視過的女人和東西，到頭來，都會被他所享有。他的零花不為多，但在他出奇零亂的房間裡，有電動玩具；有收錄音機；有音響；有義大利手工製造的吉他；有各種名牌進口衣飾；有綢質的男性內衣和名貴手錶；有各種各樣精巧珍奇的小玩和飾物。總是有無數的女孩，省吃儉用，送給他一切他所喜愛的東西來取悅他。

但是，舉凡一旦得手的，不論是人和物品，他總是很快地，不由自己地喪失熱情。那些貴重、精巧的東西，在他的房間裡亂成一堆。質地高貴的衣服，穿過之後，不知道拿出來洗濯，擺在床腳下任它們發霉變黑；兩三個燒製精巧的陶器煙灰缸裡，堆滿了陳舊的香煙截；幾條黃金和白金項鍊，在地氈上被任意踩來踩去。女孩子寫來的信，或拆閱，或不拆閱，隨地棄置……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弟弟從經常夜不歸宿，變成帶著不同的女孩回來住。第二天早上，趙爾平夫婦一道出門上班，看見客廳裡零食、啤酒罐、香煙截和強力膠的空錫管狼籍。弟弟和女孩則在他的深鎖的臥室裡沈睡。

有一天，趙爾平因為感冒發燒，提早在中午下班。一進客廳的門，一股強烈的，強力膠的辛辣，撲鼻而來。他皺著眉頭，從弟弟臥室半掩的門裡望進去，趙爾平不覺愕然立了。一再仔細地凝視那黑暗的臥室裡的弟弟的床上，不論怎麼看，也是兩個死屍一般沈睡著的，赤裸的男體。弟弟頭上，掛著沈重的金項鍊，在暗室中發出沈沈的光亮。

那霎時間的趙爾平感到一陣動悸、忿怒和羞惡所造成的眩暈。他「啪」地打開了弟弟臥室裡的電燈開關。臥室內一時燈火通明。他看見弟弟半張著惶忪、錯愕，卻不失美俊的睡眼，倉惶地抓著被單遮蓋自己的身體。

「混蛋！畜生！你們都滾！」趙爾平瘋狂也似地怒吼著，「給我滾！滾——！」

趙爾平用力把弟弟的房門關上，顛顛踉踉地上樓，和衣癱在他的臥床上，一連發了幾天怎麼也退不下來的高燒。

就這樣，弟弟趙南棟悄悄地離開了他的家。一直到今天，即使自己的妻子秀蕙在內，趙爾平都沒有告訴過任何人，弟弟為什麼，在什麼樣的情況中離開了家。一個月，兩個月，四個月……半年過去了，弟弟從高雄來了信，以他那歪歪斜斜的字，弟弟溫順地說他在一個音樂教室教吉他。他沒有問他要錢，可是趙爾平還是按址寄錢給他。兩個禮拜後，他終於說服了自己，依址尋去。而那竟是一個風塵女子的公寓。

然而，一個叫做嫋麗的女子告訴趙爾平，他的弟弟，才在兩天前，和一個他新認識的女子走了。

「我知道，他，並不是個騙子。」嫋麗坐在她那彷彿是電視劇中才能看到的，惡俗地華麗的雙大人床上，強忍著哽咽，這樣說，「我從來沒有碰見過，一個男子，像他那樣，真心地，愛惜人家……」

「……」

「他陪著我，紅著眼圈。嫋麗，他說，我喜歡了別人，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她說，低著頭用手背擦淚，「我不是故意的，他說。他走了。」

坐在這套房裡唯一的沙發上的趙爾平歎氣了。嫋麗在床頭櫃上拿起一包香菸，為自己點上火。

「抽煙嗎？」她羞澀地笑著說。

趙爾平搖搖頭。「不，你請便。」他說。其實，他是抽的。不是那個心情，他不想抽。他開始想著在林榮阿叔的醫院裡，相依為命地長大的弟弟阿南，感到不曾吟味過的寂寞。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像我這樣，在外面做的女人，竟會當真用了感情，」她腆地說，低低地說：「因為我愛了他……讓我覺得，我也和別的那些比我好命的女人，是一樣的。他走了……」

她開始在極力自制下，輕咬著她那稍為肥厚的嘴唇，不能已於抽泣了。

趙爾平沈默地看著她那因為深深地低著頭而顯露出來的，她那出奇地白哲的頸項。

「……他走了。可是，看見他經常說起的大兄，你不要見笑才好，覺得，像是我的親人……」她終於抬起頭來，歉然地笑著說，「才這樣地失了體態。真對不起。」

「對不起的，是我。」他說著，沈默了一會，「他怎麼說起我的呢？」

嫋麗說他的弟弟經常會提起自己的大兄，說是從小父母早亡，和這大兄相依為命，由大兄帶著他長大。

「他說他大兄和羈慈愛，很疼惜他。」嫋麗說，「說他大兄克苦讀冊，事業很發展，不像他，沒出息。他這樣說。」

「哦。」他說，「叫他回來一趟，如果你再看見他。」

他們互相留電話。他於是說他要走了。那自稱為嫋麗的女子說，她誠心思想留他晚飯，但是怕他拒絕，不敢勉強。

「以女人家的愚愁，我總相信，有一天，他終於會再回到我這兒來的。」她寂寞地說，「你瞧，他的電吉他，衣服，全還留在我這兒呢。」

趙爾平站起來告辭。果然在套房的牆角下，看見裝在黑色的，薄薄的箱子裡的電吉他，和一對嶄新的揚聲器。

趙爾平起身打電話到餐廳部。

「一個生菜沙拉，鄉下濃湯吧，還有奶油麵包。」他說，一面看著病牀右側已經快滴罄的點滴筒。他放下電話，打開呼叫的開關。他然後上洗手間，在鏡中看見自己的、多肉的、疲乏的臉。

「有事嗎？」

一個年輕的，一臉想必為之十分苦惱的痘子的護士，走了進來，這樣說。

「有一個點滴，快滴完了。」

「噢。」她說。

她於是走了出去。不久，她進來新裝上一瓶滴劑，安靜地為父親取脈搏和血壓。她把體溫計插進病人的腋下。趙爾平這才又真切地感覺到，父親除了尚存的一息游絲，已經是沒有了任何知覺的軀體了。然而正也唯獨是那一息游絲，使他和父親維繫著活著的，人與人之間，兒子與父親之間的關聯。他專注地凝視著父親的微弱的、沈重的呼吸。他覺得，父親每呼一口氣，都像是一次憂愁的歎息。

第一次告訴父親弟弟趙南棟的真像，父親嗒然地沈默了良久，終於也是這樣憂愁地嘆息了。

一九七二年吧，父親忽然來信說，他們又被從台東的泰源調回火燒島去。「在台東時可惜未看到南兒，殊為遺憾。」父親寫道。接著，父親說他的身體尚健，不用他兄弟倆擔掛；勉勵他們要做一個「正直、剛健，蔚為民族所用的兒女」。父親並且說離島迢遠，兩兄弟不必奔波長途去看他。

那是弟弟阿南離家出走的次年吧。趙爾平竟反而因為父親的遠調，舒了一口氣。每次到那台東的深山去見縲線中的父親，父親總會看似不經意的表情問：

「南兒好嗎？」

頭一回，他說弟弟的學校沒有假。第二回他說弟弟正在工廠實習，走不開。可是他真不知道第三回以後該怎麼說了。

父親回家的那一年，當報紙上開始傳出立法院正在草擬減刑特赦辦法的時候，趙爾平就住不住地寫信到島上去，問父親有沒有合於特赦的條件。「該有的，跑不了；不該有的，想了也沒用吧。」爸爸的回信這樣寫。趙爾平開始到處打聽弟弟的下落。他想起了叫做嫋麗的那個女子。打了電話過去，那一頭說電話的主人早已經換了人。就在毫無弟弟的線索的時候，父親突然回來了。

「真不巧。弟弟接受為期一個月的教育召集去了。」

父親回來團圓的那天，趙爾平請餐廳外燴，擺上一桌豐盛的海鮮宴席時，大約是那一次的第三次，他這樣流利卻言不由衷地撒了謊。因為預想在一星期、半個月裡一定會找到弟弟，所以趙爾平一邊為父親倒酒，一邊接著說——

「一個星期，半個月內，總要回來一趟。電話總是要打一個吧。」他說，「他，人在部隊裡，特別為爸回來，寫信進去，怕政治上影響他在部隊裡的處境……」

那時候，父親忙著點頭稱是，他卻感到黯然而了。這前一年春天，Albright先生調韓國，趙爾平在Albright先生手中再升為行銷部經理，而香港的Marston先生也從Deissmann遠東區行銷部陸調為整個遠東區最高負責人。到桃園機場去接Finegan先生來台履新的時候，趙爾平早已經換了車子，換了辦公室，也換了一間台北東區又貴又大的房子。就在這前後，公司總代理暉煌行年輕的老闆Ken蔡向他伸手過來。蔡景暉的方式單刀直入，沒有忌諱，更沒有羞恥。「洋人，我看得多了。一切只看你的實力，沒有感情的。」蔡景暉說，「只要有實力，公開的，要賺，私下的，也要賺。我看準你的腦筋好，只要肯放開學，你這個人，也能狠。我，老實說，也不差。我們是絕配！」

就這樣，趙爾平步步為營地，滑進了一個富裕、貪嗜、腐敗的世界。他對金錢、居所、器用、服飾和各種財貨的嗜慾，像一個活物一樣，寄住在他的心中，不斷地肥大。趙爾平忽然感覺到，男人一旦有了預知其可以源源而來的金錢，他最容易滿足的慾望，竟是女人。他開始逢場作戲。初涉歡場，他亢奮、羞澀，對場子裡的女人講客氣，講理。可不多久，他就和歡場老手一樣，不把歡場女人當人。那些女人只是他的活的玩物、配件、擺譜的道具，滿足男子的自私、驕傲和野性的活工具。又不久，他開始狎養情婦。但由

於他沒有真正玩家的闊綽，也缺少真正玩家的風流，趙爾平的女人，總是沒有多久就和他各自西東。趙爾平的墮落和不貞，像毒素似地毒蝕著夫妻關係。籍著妻子秀蕙擔心父親的政治背景影響她公務員考績，趙爾平借題發揮，和妻子秀蕙離離。

在極為貧困的師範生時代，只是受了貧困和困囿中的父親的，每次都為少年時代的他帶來悲傷情緒的家信之激勵，他曾立志磨勵人格人品。在他的宿舍的桌子上，壓著他用顏體寫的「立業濟世，答恩報德」。對於那時長著滿臉青春痘，漲紅著臉大談女人的同儕，他是輕蔑的。

現在，他自信還沒有否定過學生時代的，自己的這樣的主張：「只知道沉迷於奔逐異性的人，基本上，是心智沒有充份完成的人」。但是，除了這一點，他的少年時代對進德修業的生命情境的嚮往，於今竟已隨著他戮力以赴，奔向致富成家的過程中，崩解淨盡了。

一九七三年冬天，林榮阿叔一家，終於結束了在台灣幾十年的診療業務，舉家遷美。趙爾平在台北一家新開張的歐式大飯店裡訂下貴賓套房，在登機前一日，請林榮阿叔全家住進了去，第二天親自開車送到松山機場。那天晚上，在飯店裡擺下酒席，宴請林榮阿叔一家。

「阿叔，阿嬸，」趙爾平舉杯用台灣話說，「養（育）的（人，恩）大於天……我和阿南弟弟，代表爸爸媽媽敬您……」

他哽咽起來。林榮嬸嬸的眼圈紅了。林榮叔默默地喝盡了杯中的酒。

「寫信告訴你爸爸，我在美國，等待著他平安回家的一天。」林榮叔說。

那時候，他看著因為皮膚黝黑而益發顯得頭髮銀白的，林榮叔的臉，覺得自己已遠非林榮叔叔心中端正奮進的孩子，感到自己心靈的黯黑。其實，第一次編出弟弟南棟因教育召集不能出席的謊言，便是在那個晚宴上。

趙爾平對於能夠若無其事地，在自己尊愛的親長前泰然地說謊的自己，感到了厭惡的情緒。趙爾平依稀地覺得，自己心靈的腐化，其實是在自己滑入這「成功入世」的，貪欲而腐敗的生活之後變生的性格吧。

這時候，他忽然聽見審慎的敲門聲。餐廳部送來了晚餐。趙爾平請女侍把晚餐擺在沙發邊的小几上，付清了帳。當女侍輕輕地掩上房門，他順手打開電視機，

調低音量。螢光幕上映出一個短髮的、好看的年輕女孩，因為某種常識問答猜獎，得到九千多元獎金，一臉感激驚喜的表情。忽然間，螢光幕上跳接了一個特寫的臉龐。那少女的眼中，閃耀著極為喜悅的淚光。

趙爾平隨意把電視轉向另一台，開始吃晚飯。這回螢光幕上播著美國節目。一個高大俊逸的男人，一身深黑色的禮服，雪白的襯衫，暗紅顏色的蝴蝶領帶……他想起了弟弟趙南棟。

父親回來的第一個禮拜，他在下班後，和兩三個同事加班的辦公室裡，接到弟弟的電話。

「哥。是我啦……」電話的那一頭說。

「噢。」他坐直了身體，急迫地說，「你現在在哪？」

「台北。」

「爸回來了。」他搶著說。

「……」

「爸回來了。」他說，他的握住電話機的手，輕微地顫動著，「爸爸，他回來了。」

「哦。」弟弟說。

弟弟在電話的那一頭茫然地，不住地問，「真的嗎？」趙爾平把旋轉坐椅轉向牆壁，壓低了聲音，告訴他父親蒙特赦減刑回來的整個情況。弟弟顯然對這麼大的新聞毫無所知。他問弟弟的近況。弟弟告訴他在一個俱樂部當經理。他記下電話號碼和地址。

「我馬上過去看你吧。」他說，掛上電話。

俱樂部在台北一家最大的飯店第十二層樓上。走出電梯，他看見弟弟站在電梯口等著他。

「哥。」

趙南棟說。他看見微笑著的，弟弟的溫柔的眼睛，盪漾著骨肉間最為友愛的光輝。弟弟看來瘦了。他的長長的頭髮，乾淨而且蓬鬆。一身深黑的西式禮服，暖藍色的，大型的蝴蝶領帶，雪白的絲質襯衫。他看來英偉個儻，腰板子結實而挺拔。

從很高的俱樂部客廳的拱型天花板上，安靜地懸垂著四套華美的，水晶吊燈。在三面牆壁中央，有歐式几枱，枱上都擺著西式插花，高可三尺餘。在壁燈下，花團錦簇，輝映著幸福、奢華的，鮮美而又鬧熱的顏色。弟弟阿南領他到客廳中一個舒適的角隅，在全客廳一式紅木歐洲樣式的沙發上，坐了下來。

不曾見過面，合計已經四年多了的他的弟弟阿南，據說是為了一個「朋友」請他「幫忙」，來這兒擔任櫃台部的經理，已經有四個月了。

「怎麼也打不起勇氣，打電話給你。」弟弟安祥地低著眉，這樣說，「可是，有時候，真想家……」

弟弟阿南於是笑開他那依然彷彿上了薄薄的胭脂也似的，他的紅色的嘴唇，露出一排白實的牙齒。

然而，已三、四年間，趙爾平早已經從一個因著少時破家的悲劇，而曾經淬勵自己的意志與品德的青年，一變而為貪取苟得，營私逐利的人。雖然未必沈溺，趙爾平也知道了狎歡於一個又一個女人的糜腐的生活。現在，當他面對著這麼不可思議地美俊的弟弟，忽然感覺到，那一年，他籍以忿怒地把弟弟逐出家門的，他心中的倫理的構造，已經風化、崩壞了。

「這兩天，無論如何，你得回來一趟。」

他喝著冰凍過的香檳酒說，友善地笑著。

「嗯。」弟弟說。

「再找不著你，我真不知道怎麼跟爸爸說。」趙爾平輕微地歎氣了。「你得記著，你還在接受後備軍人點召。」

「嗯。」弟弟說，一邊為他的大型高腳酒杯熟練地添加香檳酒，讓細細的泡沫在杯沿上慌張地騰躍，卻總不溢出杯外。

「衣服，穿隨便一點。」趙爾平說。他明顯地感覺到三年前殘留下來的，對弟弟的怒意，早已消失了，「還是那麼多女朋友嗎？」

弟弟不說話，卻只顧皺著眉心微笑。

「人說，命中帶的桃花，我總不信。」他喝著香檳酒，環視著俱樂部的大廳。「可你這個人，活桃花啊。」

「哥。」

「你要嘛，就好好好的，」趙爾平說，「好好地幹……」

「哥，」弟弟說，「爸，他都在幹什麼？」

「一天看兩份日報，一份晚報。」他說，「沒見過有人看報像他那麼仔細。」

「哦。」

他的父親看省內要聞，看國際消息，看經濟版……偶然和他談起他的公司裡的工作，父子倆不覺就談起中國製藥工業。談了好一會，趙爾平才發現，當父親說著「中國」，大陸和台灣總是不分家的。他先是感到詫異。可繼而一想，在理論上，大陸和台灣，是不分家的。他這才感覺到，很多的場合，當人們說「中國」，不知不覺之中，其實指的就是台灣。中國大陸，從什麼時間起，竟而消失了呢？「畢竟還是英語清楚，」他想起公司裡大量收發著的英文文件，對自己這麼嘮叨，「Taiwan Deissmann Lab. Ltd.好傢伙……」

他和弟弟說著這些的時候，他逐漸知道了弟弟雖然也專注地聽著，卻只是在禮貌地傾聽著某些遠遠超出他所熟悉的範圍裡的事物。這時俱樂部的門口，逐漸出現了衣著極為入時的男女。

「哥，你坐著，我去招呼一會兒。」弟弟說，「你坐著……」

他看見弟弟迎上前去，並不卑屈地向著來賓欠身。

「嗨，handsome boy，好啊？」

一個肥胖卻不失壯碩的紳士，向弟弟阿南大聲叫嚷。紳士邊的一個妖嬌的女人，挨到弟弟的身邊，踏起銀色高跟鞋，勾著弟弟的脖子，用她的臉去貼著弟弟的面頰。那個壯碩的男人呵呵地笑著，挽著女人走到裡間。他看見弟弟微微低下他那特別碩偉的身體，親切地傾聽來客的談話，適如其份地笑著，俐落地為紳士和淑女們點上香煙，帶著客人到他們專屬的，裝潢殊異的房間。當大廳上的仕紳漸多，不知什麼時候，樂質絕佳的探戈舞曲，不動聲色地，輕柔地響起。趙爾平站起身來，走到了弟弟的近傍。

「特別為你帶來的。」

一個豐豔的，全身白色絲綢的女子，把一朵腥赤的玫瑰，插在弟弟的西裝胸口袋上，這樣說。她坦露著整個細白的背，沒有穿戴胸衣的，豐碩的乳房，在她白色的絲綢中沈睡。

「謝謝。」弟弟並不阿諛地笑著，微微地欠著身。

現在趙爾平把空了的杯盤刀叉端出病房，輕輕地擱在門外的左側地板上，讓餐廳的侍者來收拾。忽然間，他彷彿聽見了一聲輕微的呻吟。他忙著把電視關掉，站在父親的牀前凝神諦聽。然而，不論他如何用心地屏神凝視和傾聽，卻總是中央冷氣系統從風口吹著冷風的聲音、氧氣筒執拗而又忠實的輸氣聲，以及，啊，父親那憂愁的，歎息似的，孤單的呼吸之聲。

……啊，他是在等待著阿南弟弟的吧……

趙爾平忽而驚醒了似地這樣想。他一貫不曾相信鬼神，卻忽然想到，父親這苦痛的彌留，竟或著真是為了等待弟弟最後的一見嗎？他於是決定明天出去找尋這距今已經有四年餘沒有絲毫音訊的弟弟。

而那一回，阿南弟弟如約回到家裡。

「爸。」他說。

「嗯。」

坐在沙發上的他們的父親於是低下頭來，流了眼淚了。在趙爾平眼神的指使下，弟弟躊躇著走上前去，坐在父親旁邊的，那重大的栗色的沙發上，怯怯地伸出兩隻和父親酷似的，多骨節的大手，覆蓋在父親那緊緊抓著沙發把手不放的，衰老的，嶙峋的手上。

「坐吧。」

父親終於說。他取下眼鏡，細心地擦拭。他開始端

詳著弟弟。

「讓你們孤兒似地長大，真對不起。」父親平靜地說，「政治上，讓你們有很多不便……」

「爸。」趙爾平說，「我現在，不是挺好的嗎？」

阿南弟弟坐在父親的正對面。小時候，在幾個求學階段，每逢著國文老師出了有關學生的父親或者母親的作文題，他就必定要默默地逃學一陣子。趙爾平告訴父親，因為點閱召集，所以弟弟阿南可以留住一頭長髮；告訴父親弟弟目前有一份好工作……而阿南弟弟，自始至終，卻出奇地沈默。阿南弟弟只是勉強掩飾著他在這完全陌生的父親之前的侷促，安靜地坐著，聽著父親渙漫、晦澀地又說著抗日；說著逃難；說著他們的母親，在女學生時代，就參加了上海租界裡的抗日遊行……

第二天，趙爾平打電話到俱樂部，問他為什麼昨天上飯桌，就一直沈默無語。

「我不知道。」弟弟沮喪地說，「我覺得心慌。爸爸那種人，知道我過的生活，一定生氣。」

「……」

「從小到大，我只覺得你親……」弟弟笨拙地說，「還有，林榮大叔。」

「胡說。」他並不生氣地說。

兩個月之後，阿南弟弟忽然因為被控保存和販賣毒品和侵佔罪，被判處四年六個月的徒刑。一個叫做莫威的，在一家外國航空公司當空姐的女子，在與趙爾平約見的咖啡店裡，告訴了趙爾平令他這叫人震驚的消息。阿南弟弟，有一次開車送他的情婦、也是俱樂部的老闆的曹秀英到桃園機場出國時，在機場的咖啡室認識了莫威，於是開始了無法遏止的熱戀。曹秀英嫉恨之餘，控告趙南棟販毒和侵佔，終於因為證據確鑿，判決確定，發監執行。

「他真吸毒嗎？」趙爾平絕望地問。

「等他出來，我可以勸他，勸他改掉。」莫威說。她看來三十左右，褐黃色的、柔軟的頭髮，高高地盤在她的頭頂上。他想到父親。噢，他該怎麼對父親說明呢？他沮喪地想著。

「他在龜山監獄，讓我來照顧他。」莫威說，「反正離機場近。請不必擔心。」

莫威拿著他從沒見過的，長方型的鱷魚皮包，踩著登、登的高跟鞋走了。她看來豐美，有效率，忙碌而且果斷。

那天晚上，他告訴父親弟弟遭遇的「真像」。他設法告訴父親全部的故事。弟弟的生命，不必說對於在囹圄中渡過將近三十年的父親，既使對於他自己，也

難於全部理解的。他只能說弟弟涉世不深，再加上受人誘陷，致遭噩運。

他還記得，那時候，父親坐在餐桌上，凝望著趙爾平，嗒然地沈默著，而後憂愁地歎息了。

現在，趙爾平開始在病房的浴室中放熱水。他要好好地、徹底洗一次澡了。他從病房的衣櫃裡拿出乾淨的浴巾和睡衣，打了三回肥皂，從頭到腳，洗了個乾淨。他然後躺進浴缸的溫水裡，想起毫無線索的，弟弟阿南的下落。也許現在弟弟阿南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正被什麼樣的女人奉養著吧，他想，也或許……啊！也或許弟弟已經被一個嫉妬的丈夫；被一個不甘情願的女人謀殺，屍骨無存。他被這自己的未必是無稽的想像，先是吃了一驚，旋即獨自對著在浴室中瀰漫著的白色的水霧苦笑。

阿南弟弟坐牢之後，他的公司為了適應政府的G.M.P政策和藥物進口上的新限制，決定在台灣覓地設廠生產。為了籌建新廠，趙爾平和Finegan先生忙碌地來往於紐約與波昂之間。初時還去探望過被剃了光頭的、獄中的弟弟，繼而也逐漸疏於探監，只是按時寄些金錢、食品和日用品進去，日子竟然一年一年地過去了。快到第三年的六月間吧，趙爾平在桃園機場送走了一個英國籍的Deissmann遠東區醫學部長Cobern博士後，碰到了和三、兩個空姐，拖著小小的行李車走過他眼前的莫威。

他們於是在機場二樓的餐飲部坐下來了。莫威說其實她偶爾也看見過他在機場忙著趕飛機。她於是佯為嗔怒地說，「怎麼你就不會想到買我們K航的票呢？」

「噢，」他恍然大悟了似地說，「真對不起。買機票，都由公司財務部辦，我沒注意。」

他們沈默了一會，趙爾平掏出香煙來，讓了一根Dunhill給她。他為她點火，看見火光使她的指甲上的淡紫色的蔻丹，發出微光。他想問她關於弟弟阿南的近況時，才感覺到不知道為了什麼的，自己的無責任深為疚責，而難於啟齒。然而他終於還是問了。

「他已經出獄，你竟不知道嗎？」

莫威睜大了塗抹著淡淡的、咖啡色的眼影的眼睛，吐出長長的青煙，愕然地這樣說。

莫威說，對於「趙南棟那種人」，監中的日子，簡直是地獄。

「剪了光頭以後，他覺得自己醜，難看，簡直痛不欲生。光是為了他那個光頭，他撞過牆，想自殺。真撞的……」莫威說，搖著頭笑，「傷口包紮好了，他硬是說他太難看，不肯見我。我帶著大包小包吃的、用的，到龜山去看他，排了半天班，獄警出來說，莫

小姐，人家不見你，我沒辦法……」

「胡鬧嘛。」趙爾平說。

莫威說她只好委託她的妹妹莫莉，代她去探監。「茉莉花兒的莉」她說。心疼他在監裡度日如年，莫威花了大把錢請律師，想盡了一切辦法，搞非常上訴。「打了半年多的官司，把刑期減下來了，改判兩年半。」莫威說。

「哦。」他說。

「我在飛機上到處飛。而人家就能和我那才二十出頭的妹妹莫莉，在探監會面的時候，兩個人隔著玻璃，用電話機談起戀愛呢。」莫威笑著說，「前前後後，我全被蒙在鼓裡了。等有了假釋，莫莉居然瞞著我去保他出來。打那以後，就不知道他們躲到什麼地方過日子了。」

趙爾平感到一種真切的羞恥。他想起被弟弟阿南的學校當做學生父兄，召到學校去聽著教務處或者訓導處抱怨弟弟的行為和成績的往日。那時候，每一次，他都會覺得對不起在流放的島上的父親，而感到悲傷。但現在，他卻格外地覺得對不起像莫威這樣，一再不可思議地愛上弟弟的女人們。

「對不起你……」趙爾平低著頭說，才想起為已經冷卻了的咖啡倒上奶精。

莫威歎息了。大廳上傳來報告班機即將起飛的中、英、日語廣播。趙爾平際際看了看莫威的臉，覺得不知道為什麼，在張鵝卵似的，膚髮潔淨的，姣美的臉上，竟沒有一絲被棄的女子的萎闔。

「別這樣說。方才，你說他胡鬧的吧。」莫威一邊啜飲著被她那一豐綿的；卻略微黝黑的手掌環抱著，長腳杯子裡茶青色的檸檬汁，幽然地，這樣說，「我卻想，胡鬧的，怕不只是趙南棟一個人呢。譬如說，噢，就在這個餐飲部呀，我第一次遇見了趙南棟。然後……我，不也是，胡鬧的嗎？」

「……」

「如果我不曾胡鬧，那時候我就不該看不清楚：趙南棟那個個性，太像我爸……」莫威說著，對一個從枱邊走過的，顯然平時熟識的女侍，點了一客草莓蛋糕。「你點什麼？」她對趙爾平說，「飛機上，沒吃過午飯。」

他也點了一客草莓蛋糕。他說飛機上的東西，長年累月吃下來，想必也膩人。

「不。」莫威用小湯匙挖著細緻而鬆軟的蛋糕說，「我在節食呢。」她笑了起來。

「不論如何，我還是覺得很對不起你。」沈默了一會，趙爾平小聲地這樣說。

趙爾平想了又想之後，開始向莫威概略地述說他從不曾向任何即使是再要好的朋友（例如ken蔡吧）訴說過的，他的家族的故事。回想起來，這不僅僅因為莫威是一個只要相對二十分鐘，就會令男子覺得好看，而且很可以依賴的女人；還因為如果話不從頭說起，趙爾平就無法讓莫威理解到他一再為阿南弟弟表示歉意的誠懇了。他喁喁地，卻也流利地述說著他和弟弟阿南的，憂愁的童年；說著自己的父親和母親，說著林榮阿叔一家的恩情……當他說起那一年他把弟弟帶出來，讓失散了十五、六年的趙家重新自立的時候，他甚至激動卻並不失態地哽塞了。莫威專注地，安靜地傾聽著。「噢，噢，」她不住地這樣發出憂傷的歎息。

「有時候，我總覺得，除了自己的身世，一般人們長大的故事，總是大同小異吧，」沈默了一會，莫威這樣說，「真不能相信，你們竟是這樣長大的……」

莫威於是也說著她的家世。她的母親，是八堵一帶舊煤礦老闆的獨生女兒，現在是台北著名的時裝和成衣公司的老闆。「我爸是個上海人。台灣光復，跟著在福建省政府當官的親戚來台灣時，也不過十幾歲。我媽說他是個不論說話、做事、做人，都空泡泡的人。」莫威說，「我媽常說，我爸可以當著許多人，睜著眼，說些不難馬上被戳破的，浮誇的話。有時被人當面戳破了，他老人家乾咳幾聲，也能若無其事。我媽說的。」

莫威的爸爸跟人家合夥做過幾次生意，卻沒有一次非但血本無歸，而且還會捅出一大堆債，留給莫威的媽媽收拾。四十五歲以後，莫威的父親性情大變，專找年輕的女孩廝混。

「我媽很生氣，管住他的錢包，管著他的行踪。我爸就能帶著我妹妹，當時九歲了的莫莉當做掩護，到旅館去見他的女人。」莫威說。

莫威說大人在做愛，小莫莉久了也能見怪不怪，自己躺在旅館的地氈上看小人書，回到了家，卻絕不洩露一點秘密。「莫莉長大以後，才告訴我這些。Poor girl。」莫威說。

「噢。」他吃驚地說。

「從小，莫莉變得什麼都引不起她的好奇心，什麼都無所謂。You know.我和媽媽都恨死我爸了，可莫莉獨獨向著他。爸可憐嘛。除了找女人瞎搞，他還能用什麼證明他是個男人？莫莉常常這樣說。」莫威說，「我可以叫一杯Dubonnet嗎？」

「當然，」趙爾平說，向櫃台上的女侍揮手，「我點……Chivas Regal。有嗎？」他對走上來服務的女侍說。

長髮的女侍點點頭，在帳單上寫著字。現在整個機場餐飲部只剩六、七個人了。那長髮的女侍繞了個大圈子，送來兩杯酒。莫威啜著那暗紅色的甜酒，笑著說，「Dubonnet讓人開心，you know。」

「Sure。」他說。

「可莫莉讀書比我強。F大外交系畢業以後，七轉八轉，她跑去一個女性月刊雜誌社幹編輯。」莫威說，「還沒領到薪水呢，她就跟我媽吵著要搬出去住。一個月，頂多萬把塊錢吧，她卻可以自己租下小套房，除了月刊社的工作，她可以接出版社、大唱片公司的企劃案回來做。把個小套房改裝得有鼻子、有眼睛……」

莫威說莫莉任意隨興地生活，沒有限制，沒有約束。莫威說莫莉最大的疾病是她不能愛。「被我爸害的。莫莉無法了解男女之間，除了上床，還有什麼。」莫威說，「她跟男人上床，卻拒絕去愛他們」。有時候，莫莉會在媽媽的氣派的辦公室出現。「媽，有四萬塊嗎？」不管是什麼理由，莫威說她媽媽總是如數給足。

「我媽知道，其中有一大部份是我爸要的。可她不说破。」莫威說，「這樣的婚姻，我們鬧不懂的，是吧？」

莫威說，以一個月萬把塊錢的收入，莫莉把趙南棟帶到她租著住的小套房，日子就逐漸過不下去了。

「有一天，莫莉跟趙南棟說，小趙，我們分手吧。梳粧台抽屜裡有五千塊錢，你暫且拿去用。我上班去了。我妹妹莫莉說。」莫威喝著第二杯Dubonnet說，「那天下班，莫莉帶了一個女孩回家。噢，你怎麼還沒有走呢？我妹妹說。趙南棟笑著，沒說話，繼續看他的電視。我妹妹莫莉把他的東西收拾好，擱在門外。小趙，你走嘍。這是後來莫莉跟我說的。」

莫威說，那時趙南棟的臉色發白了，默默地離開了莫莉的住處。趙爾平聽得發了呆。弟弟阿南，什麼時候讓女人攆走過？

「外面下著大雨呢。過了半個多鐘頭，我妹妹莫莉發現梳粧台的抽屜裡，還躺著那五張千元票子。她急忙拿著錢趕下公寓的一樓，看見趙南棟站在走廊上發呆。」莫威說，「莫莉把錢塞進他的褲口袋，幫著他叫了一部計程車。你告訴司機上哪，我妹妹莫莉對趙南棟說，為他關上車門。我妹妹莫莉看著車子躊躇不決地開動，然後向著大雨中的台北市，飛快地開走。這全是莫莉說的。」

第四杯甜酒Dubonnet，已經使莫威的兩頰和整個眼圈囊不知打什麼時候起，就飛上一片煥然的霞紅了。她用兩手捧著自己的面頰。滿臉全是姣媚的春天啊，叫人心動，趙爾平想。「I'm on, you see. Dubonnet

makes you high and happy……」她說，笑著，「我上勁兒了，你瞧。Dubonnet叫人開心。」她要第五杯甜酒。「不耽擱你的時間吧？」她眨著她那漾動著媚人的笑意的眼睛這樣說。

「沒問題。我就怕你說，我得走了，我得上飛機。」
「不。我剛下的飛機。」她笑著說，「我跟你說過的。你沒專心聽人家說話。」「我忘了。」他說

「你怎麼不問，莫莉搶了你的男人，恨不恨？」她說。
「好，算我問過了。你說，恨不恨？」他說。

「好恨，起初的時候。我找別的男人止痛。通常都有效的。」莫葳說，「況且，我們早上在漢城，下午就到了澳洲……」

「我那弟弟阿南，他摔開人家的時候多……」趙爾平說，「莫莉知不知道現在他在哪？」

「莫莉是，是個雙性戀，你懂吧？莫莉跟一般女孩不一樣……」莫葳說。

「你說什麼？」

「算了。可是莫莉跟趙南棟是一類的。他們按照自己的感官生活，」莫葳說，「我說不清，反正。怎麼說好呢？他們是讓身體帶著過活的。身體要吃，他們吃；要穿，他們就穿；要高興、快樂，不要憂愁，他們就去高興，去找樂子，就不要憂愁……身體要make love, and they make love……」

「嗯。像癡人一樣，是吧？你一定明白我在說什麼。他們有什麼欲求，就毫不，毫不以為羞恥地表現他們的欲求。他們用他們的眼睛，心意和行動，清楚明白地，一點也不會不好意思地說，我要，我要！」趙爾平想著他的弟弟阿南，這樣說，「你明白吧？」

「嗯。」莫葳點著頭說，「你知道嗎？我妹妹莫莉，很早就嚷著說，到了三十歲那年，她一定自殺。問她為什麼。夠了，三十歲，再活下去，多無聊！莫莉說的。最近她改口了，斬釘截鐵，說等到四十歲，她一定自殺，絕不再延期。她一點也不悲傷地這樣說的。」

「他們找快樂、找滿足、找青春美麗、健康……就像原野上的野羊，追逐著青翠的草地和淙淙的水流……」趙爾平說。他覺得三杯Chivas Regal使他聲音高亢。這他不喜歡。他以為，和像莫葳這樣的女子，應該私語似地，啾啾然說話才好，「其實呢，誰又不是？我們全是這樣。有時候，我在想：整個時代，整個社會，全失去了靈魂，人只是被他們過份發達的官能帶著過日子，哈……」趙爾平說，「只不過是，我弟弟那樣的人，就是一點也不掩藏，一點也不覺得害羞，赤裸裸地告訴人：我要，我要！就是這樣……」

「噢。」莫葳新點上一支煙，歎息著說。

「……就是這樣的。你明白吧？」他說。他有些酒醉了。

「趙南棟。才幾年前嘛，喏，就在這兒，我遇見他。他用他那雙眼睛O,Christ,盯著你看，你知道。溫柔，大膽，自私充滿了慾望。」莫葳說，「我在美國和韓國、日本、台灣飛來飛去。在飛機上；在機場裡，找一夕歡的『旅人之愛』，我瞧多了。可是他讓我發瘋了。那時候。」

「……」
「他不同。他看著你，那眼光，坦白而貪慾，單刀直入，告訴你，嗨，我要你。」莫葳說，「他像是你在夢裡常見過，或著想要遇見的男人。放膽，自私，溫柔而又粗鄙。可你一點也不覺得他無聊，不覺得他對你狠色。迷人，你知道。」

「莫莉呢？」
「莫莉。沒有趙南棟那麼……那麼純粹吧，」莫葳說，「她還知道去上班，還去混，暫時還不要自殺。她搞雙性戀。她不能愛，官能又容易麻木，她去找女人試。她是個雙性戀，你知道。她在她們那個圈兒裡，好多女孩對她著迷……」

「對了。你說什麼來著，」趙爾平說，「She's a…… She's a…… What？」

「算了。」莫葳歎了一口氣，笑了笑，說，「她經常換room mate也經常關著自己租的套房，跟這個女孩住幾個月，跟那個女孩住幾個月……」

趙爾平有些懂了。他忽然想起那一年，他在弟弟的臥室裡，看見他和另一個男孩，死了一般地，赤裸裸地睡在那幽闇的床上。

「哦。」他說。他有些想嘔。不能再喝了。他想。他們於是乎沉默了。機場餐飲部的人，逐漸又多了起來。有送行的人替脖子上掛著花圈兒的，要走的人拍照，青白色的閃光燈不住地閃動。

「我看，我們得走吧……」趙爾平喟然地說。
「嗯。這個秋天，我要辭掉工作了。」莫葳柔媚地笑著說。

「哦。」
「嫁人。」她說著，在她的手提包裡翻出了她的皮夾。莫葳把放著一張男子的像片的她的皮夾，遞給了他。

他端詳著那照片。一個東方人的，正襟危坐的半身照。

「Hey, Who's the lucky man？」他誇張地說，「這走運的男人是誰？」

「日本人。做生意的。」

「嗯。」

「叫Fukamizu，」莫葳說，「漢字的寫法，是『深水』。深淺的深，水火的水。有這種怪名字……」
莫葳笑了起來，酣態可掬。

趙爾平把在澡缸裡泡得發紅的，微胖的身體擦乾，換上乾淨的睡衣，把浴缸裡的水放掉。他走到父親彌留的床前。他看見父親的臉色又更其灰黃了，暗暗地啜了一驚。

「爸。」他無聲地說，「你一定得再撐兩天。我去找阿南回來」

……

三、趙慶雲

一九八四年 九月十二日，上午9:00

上午6:30記錄：

血壓100 / 70mmHg, 心跳78 / min, input量1720c.c.; output量1340c.c. Dopamin投與減量。理學檢查顯示，肺部囉音有改進跡像。

呼喚反應增強，動脈血中氧氣及二氧化碳分壓有正常化趨向。7:20，發現病人臉色轉白，極少量血色分泌物發現與眼角及嘴角……

趙慶雲睜開了眼睛，看見一室溫詭譎亮光。他看見了妻子宋蓉萱，坐在病牀對面的椅子上，聚精會神地看著一本書。她看起來像是早年他們在上海讀書，兩人初識的模樣。短短的、乾淨的，黑亮的頭髮，一張花瓣似地光細的，少女的臉，淡花的唐衣，黑色的長裙，白色的襪，黑色的布鞋。在日本侵華戰爭和中國抗日戰爭連天的烽煙裡，這瘦小、年輕的女子，在上海的南京路上，列在抗議示威隊伍前衛的宋蓉萱，被巡捕房抓去，提起公訴，卻被一個愛國的法官當庭開釋。自己就是和當時還這麼年輕的蓉萱結婚的嗎？趙慶雲驚異地想著。他看著她熱心而專注地讀著，料想那必定是一本歷史之書。在台北那一家中學教書的時候，蓉萱她就具體地感覺到甫告光復的台灣，中國歷史教材嚴重缺乏。那時候，趙慶雲建議她就開明書店的幾本著名的中學生歷史參考教材，為台灣的學生重新編寫一本。

「不。我們得從台灣史寫起。」那時候的蓉萱這樣說，「認識中國，先認識台灣和中國的歷史關係……」

「到底還是你那時的想法正確。」
看著她專心地讀著一本看起來十分陳舊的，深藍封皮的書，趙慶雲獨自似地這樣對她說。宋蓉萱似乎在一邊讀書，一邊沈思著。

「我正在看你在福建三元監獄寫的日記本……」

「啊，不。那本日記本，在還沒有到台灣的時候，

我們為細故爭吵，被妳燒掉了。」趙慶雲笑著說。

「你說，太陽出來了。號子裡的人都趁著放封的時間抓蟲子，捏殺臭蟲，晒晾衣被。」

「對了。還有疥癬蟲，那卻是你抓不到的。癢啊……」趙慶雲說。「我從號子裡的外役聽說，你在女號子裡，從幫助別人，得到生活的力量……」

「最有趣的一段，是說有一個從建歐遙遙地趕來的女人，為了在號子裡已經斷了氣的男人，號啕大哭，引起你的悲憫。」宋蓉萱說，抬起頭來。「第二天的日記上，你記著說，那男人昨天深夜還了魂，這建歐的女人，轉悲哀為悍潑，硬逼著他那瀕死的男人把地契、財產，全交出來。」

「你那時那麼的小，怎麼我就娶了妳呢？」他愛惜地望著宋蓉萱，這樣說。

「你這樣寫：沿途一路遞解而身無分文的人；身穿單衣，在隆冬的號子裡顫抖著的人，噙著眼淚互相叮嚀的人……」宋蓉萱讀著手上的書，這麼說，「新來了一個難友，銬著一付腳鐐。鐵鍊碰撞的聲音，不時打動著我的心……你這樣寫著。」

「可是，蓉萱，妳一直沒有告訴我一件事。」趙慶雲深鎖著眉宇說，「你找到了黨，入了黨嗎？否則，為什麼……」

「你說：號子裡每有變動，你總是心緒不寧著數日。」宋蓉萱幽然地說，「苦難的中國。你寫著：昨夜有人因癩疾死。死前慘呼，聲凝寒夜。」

「否則，為什麼判決下來，你竟是死刑！」趙慶雲激動地說，「我一人獨生，卻又無法照料孩子們。」

「孩子們。啊，我的小芭樂呢？」她說著，愴然地望著明亮的病室的窗外，「三元監獄一連下了十幾天的雨，從昨天起，竟是一晴如洗了。我好想福州的老家啊，老趙……」

「我知道你準不會說的，問了也是白問。這是你們的紀律，是不是？」趙慶雲歎著氣說，「在福建的三元監獄，我曾跟一個中學的音樂老師學作曲，卻老是沒學會。在台北青島東路軍監裡，我跟張錫命學。他是留日的音樂學生，日本大阪音樂專門學校的高材生……」

現在趙慶雲看見張錫命對著病房的門口指揮著。那時候，押房裡的人們用日本腔的英語稱他為Conductor。他穿著白色的，舊了的香港衫，瘦高的個子，閉著眼睛揮甩著指揮棒子，彷彿真有一個大交響樂團就在他的跟前似的。他一定又是在指揮著德米崔·D·蕭斯塔科維奇的降C大調第三號交響曲May Day……趙慶雲想著，因為從張錫命溫柔的，深怕吵了別人的安靜似的指揮手勢中，趙慶雲終竟聽見了豎笛流水似的獨

奏，彷彿一片晨曦下的田園，旋轉流瀉而來，開始了「勞動節」交響曲的導引部份。

對於趙慶雲來說，張錫命是個最有耐性的音樂教師。他曾經為趙慶雲在福建三元的，滿是蝨子號子間裡寫成一首小詩「獄雀」，譜過曲子。那是一首調皮而揶揄的小曲子，描寫號子簷下的麻雀，看見人們竟而在大好的春天裡，侷促在樊籠之中，而大為嗔奇。在跟Conductor同房的兩個月中，趙慶雲知道了出身台南佳里地主之家的張錫命，原是單純地想到日本學習音樂的，不意在日本成了抗日革命的青年。他奔向遼闊的東北，尋找抗日戰爭中祖國的樂音。在杭州的一家音樂專科學校，他進一步認識了新俄第一個天才蕭斯塔科維奇的音樂，沈緬日深，無法自拔。

「這時候，豎笛雙重奏就逐漸寂靜了。整個曲趣，於是就開始起變化了，」張錫命一邊閉目揮動著以竹篴權充的指揮棒，一邊喃喃地解說，「弦樂器在這時像是甦醒一般地，像是喜悅地呼喚，徐徐地響起……」

趙慶雲簡直聽見小號的朗敞剛毅的聲音了，像是在滿天彤旗下，工人們歡暢地歌唱，列對行進。他感到了音樂這至為精微博大的藝術表現形式，是那樣直接地探入人們心靈，而引起最深的顫慄。

「Conductor，你曾說，你要寫一個交響曲『三千里祖國』，」趙慶雲說，「描寫自己在尋找民族認同過程中覺醒、抗爭、尋訪、幻滅、再起，以及在勝利的歷史足音前的赴死……」

「聽！聽這一段！」張錫命喃喃地說，「這英雄式的宣敘調……」

他忘我地揮舞著用姆指和食指捏著的指揮棒，看來激越、熱烈而且孤單。那時候，趙慶雲還清晰地記得，每天一早，張錫命就把衣服穿整齊，在押房肅靜地等待催命的點呼；對被叫走的人無言地、敬謹地用雙手握別，然後在自己的鋪位上沈默地閉目枯坐。中飯以後，他才開始在他的筆記本上默寫德米崔·D·蕭斯塔科維奇的某一個交響曲的片段，然後或坐、或立地開始指揮……

「Conductor，」趙慶雲說。

張錫命沒有說話。他專注、無我地揮劃著指揮棒。一場暴風，一場海嘯；一場千仞高山的崩頹；一場萬騎廝殺的沙場……在他時而若猛浪、時而若震怒的指揮中轟然而來，使整個押房都肅穆中沈浸在英雄的、澎湃的交響之中。

那時候，每天看著那一大早換好衣服，等待著死亡的點名，而一到下午，又能全心投注在蕭斯塔科維奇的張錫命，為自己未必死而又未必不死的，懸而不決

的命運所苦的趙慶雲，有一天，雖難以開口，畢竟這樣問了張錫命：

「這樣天天在死亡的隙縫中生活，如何不苦呢？」

Conductor沈默了。「以我的案情，我自份必死。」他說，「我等待的，只是死的時間。你等著，是他人對你的生或死的決定，自然比我焦慮。」他以比起趙慶雲遠為年輕的手，輕輕地拍著趙慶雲的肩膀，「不必為自己的焦慮感到羞恥的。」Conductor溫和地說。趙慶雲流淚了。兩天以後的早上，張錫命被叫走了。他無言地把他還沒有開的兩罐煉乳，略為羞澀地推到趙慶雲的跟前。而因為早已穿好了衣服，張錫命第一個走出了押房。

「お大事に……。」他用日語向同房的朋友道別，「請保重。」

現在，趙慶雲忽而看見了林添福和蔡宗義兩個睽違了三十多年的老難友，默默地在病室的地板上下著象棋。對於蔡宗義，趙慶雲有一份尊敬和感激。他沒想到三十四年之後，他竟而又見著了老蔡。他驚喜地說：

「是老蔡嗎？許久不見了。」

蔡宗義彷彿沒有應答，又彷彿像過去那樣愉悅而又親切地應答了。但他卻一直沒有改變坐在地板上沈思著與林添福對奕的，雕刻或者化石一般的姿態。那一年六月，韓戰爆發了。消息傳到押房裡來，幾乎在每個押房裡，都在討論著這巨大地變化著的歷史和局勢。那時候，趙慶雲就曾提出這看法：美國介入台灣海峽，介入台灣軍事，美國為了安撫台民，為了美國畢竟是一個「崇尚民主的國家」，可能迫使減少、甚至停止對政治犯的嚴厲處決。張錫命和林添福，似乎以不同的理由，基本上可以算是支持了趙慶雲的看法。然而，蔡宗義卻在這個問題上顯現了同囚數月以來素所未見的悲觀。

「第七艦隊如果真的已在海峽巡弋，我想，歷史已經暫時改變了它的軌道了，」蔡宗義有些憂悒地，這樣說。

那時候，在青島東路軍監幽暗的押房裡，蔡宗義和林添福也正坐在押房的地板上對奕。他們下了兩盤棋之後，把剩下的半盤棋廢在紙棋盤上，開始了對於局勢的討論。

「因為戰後日本的革新翼指導層，沒有看準美國佔領的反革命性格，歡快地把美國當成日本的民主解放者，」蔡宗義沈緩地說，「日本左翼，把日本戰後的民主化與和平化改革的動力，完全寄託在美國佔領當局，而不是放在日本的勤勞民眾……」

在那個時候，押房裡的人都聚精會神地傾聽著。一

連十數天來，老蔡彷彿竟日落在困悒的沈思之中，對於同房難友提出的，有關韓戰態勢的看法，始終不曾表示過意見。「讓我再想一想。」他總是憂悒、卻仍然和藹地這樣說。

「結果，從去年開始，」蔡宗義說，「麥帥總部在日本各部門掀起了措手不及的肅清，日本的工會和社共雙方，都遭到嚴重的打擊……」

當時趙慶雲是不服的。他在戰後的重慶和福州，都認識過這幾個美軍人員。他的印象是，美國同情中國的改革……

「在那個時候，老蔡呀，我沒說話。但我想這一次，也許只有這一次，你錯了，老蔡。」趙慶雲躺在病牀上，無聲地這樣對著像一尊石像似地對奕著的蔡宗義這樣說，「可是，你的哲學性的思辯性格；你那令我這個外省人知識份子也訝異的、知識上的淵博，使我在當時沒有向你的韓戰分析，加以質疑。」

蔡宗義和林添福，依然不動如山地，以同樣的姿勢，俯視著地板上的棋局。啊，這難道不是對奕了將近四十年的棋局嗎？蔡慶雲在恍惚詫異地想著，這兩個公認在當時的押房裡頭腦最好的人，從軍監的日子開始，就和歷史對奕了四十年呢。趙慶雲想著。

在凝視中，趙慶雲忽然看見棋盤上的棋子，竟而在自動地廝殺著。

「哦，你們是用意志產生的動力，在下著棋的吧。」趙慶雲讚佩地說，「善奕者，有洞燭機先的識力。老蔡，你畢竟看對了。可是我得一直要到十年後才看清楚，那一切的屠殺和監禁，都和戰後四十年間享盡了自由、民主的美名的美國，有深切關係……」

這時候，趙慶雲忽而聽見林添福捉狹而豪放的笑聲。包管是個性詼諧、樂天的林添福，在棋盤上佔了便宜的緣故吧。他記得林添福是個出身麻豆的年輕的醫生。他和散居在其他各押房裡的，清一色外省人的，張白哲那一案的人們一樣，以他們在拷問中的不屈；以他們在押房生活中的優秀風格，以他們赴死時的尊嚴和勇氣，安慰和鼓舞了許許多多在押房中苦悶、懷疑、掙扎著的台灣籍年輕的黨人。有一次，經過數日長談之後，一個台中來的年輕人，淚眼模糊地對林添福說：

「謝謝。」年輕人說，「一旦又找著了中國，死而無憾。」

「混蛋！」林添福佯為生氣地，用日本話說，「你以為，我是個神父嗎？」

押房的人全都笑了。趙慶雲歎息了。對了，林添福啊，即使在那以死亡和恐怖為日常的環境中，總也是每天一定要讓別人至少笑一次才能甘心的人。也正是

以這詼諧捉狹，使他這留日的醫生，沒有成為「望之嚴然」的「先生」，而成為深受麻豆地方群眾擁戴的領袖。在押房裡，林添福總是有想不完的點子開玩笑。趙慶雲記得最清楚的一次，是他在押房裡扮劊子手，別人當被決犯。林添福站在那兒，嚴肅認真地模擬舉槍瞄準，卻像個照相師似地說：

「靠左一點，再靠左……不，請再往右一點……」他正經八百地說：「好。很好。現在，肩部要放鬆。把頭稍為抬高些。好……現在，笑，對了，笑呀，像一個英雄……碰！」

啊！林添福就是這樣的一個人。趙慶雲想著，即使在生命已到了倒數著日子的時期，他也一直活生生地保持著那不可思議的朗爽。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一個溼冷的清晨，林添福和蔡宗義都被叫了出去。趙慶雲再也忘不掉兩人的不可置信的從容。

「君もか！おれいを。」林添福穿好了衣服，用日本話惋惜地似地對蔡宗義說，「你也走，真可惜啊！」蔡宗義親切地笑著拍他的肩膀，彷彿在說，又來了，你的玩笑……

走出押房的林添福，露著牙，跟凝重地從角木欄柵向被叫出去的人們注目惜別致敬的，各個押房裡的人，用朗悅的聲音說：

「おーい、行て來るぞ！」他說，「嗨，我走囉！」他們一干被叫出去的在口號聲中被帶走了。忽然間，人們再次聽見林添福那彷彿無限驚喜的喊聲：

「おーい、月が出ています！」他叫著說，「哇！有月亮呢！」

「幾十年來，倖存下來的人們，還時常在押房裡討論，一個迎接死刑的人，看見了月亮，猶能那樣的喜悅，到底不是癡人，便是大智。」趙慶雲對林添福說。

這一般過程，雖然是後來懂得日語的同房難友，紅著眼眶，為趙慶雲解釋才知道的，但趙慶雲卻一樣地大受震動。這樣朗澈地赴死的一代，會只是那冷淡、長壽的歷史裡的，一個微末的波瀾嗎？

「不！」那時候，趙慶雲常常在沈思中這樣地怒吼過。

「將軍！」蔡宗義的聲音。

「噢！」林添福是被誰狠揍了一拳似地呻吟著，「噢——啣！嘖，嘖！」

「回不手？」是老蔡含笑挑釁的聲音。

「不！」

「棋譜，只是個規律吧，真正下起來，棋局的變化，就太多樣了。」蔡宗義忽然說：「歷史也一樣吧。」

「別講那些自以為聰明的話吧，」林添福說，「我

把炮拉開了。哼！該你！」

「……」

「哦。」林添福沈吟著說。

「將軍。」蔡宗義平靜地說。

「噢！」是林添福悲痛而又不甘心的呻吟聲。

「三十多年前，我並沒有能力預想到，今天的台灣。」蔡宗義忽然沈緩地說，「歷史的時間，當個人的時間的差距，老趙，你應該有很具體的實感吧。」

「民族內部互相仇視，國家分斷，四十年了。」林添福朗聲說，「羞恥啊……」

「每回有人被叫出去，我在押房裡唱過：安息吧，親愛的同志，別再為祖國擔憂……我們走的時候，老趙，你們也這樣唱，」蔡宗義無限緬懷地說，「快四十年了。整整一個世代的我們，為之生，為之死的中國，還是這麼令人深深地擔憂……」

病房裡忽然沈默起來了。趙慶雲感覺到四十年的歷史的煙雲，在整個病房裡迴繞著，像高山上的雲海，像北漠呼嘯的朔風……

「超越了恐怖和怨恨，歌唱著人的解放、幸福的光明之夢，度過了最兇殘的拷問，逼向死亡的，我輩一代的人間原點，」蔡宗義獨自似地說著，而後忽然激奮地、顫慄地嘯吼起來：「燃燒起來喲，在台灣、在全中國、在全世界，高高地燒起來喲！」

「噓——！」張錫命說。他一身都是淋漓的汗。汗水濕透了他的頭髮和襯衫。「安靜！」『勞動節』交響曲最後的終場合唱聲部，就要開始了！」

趙慶雲聽見管弦樂部份，在轟隆的打擊樂背景下，以高亢、激動的齊聲宣敘中結束。中板合唱聲部於是展開了。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和男低音渾厚寬宏的合唱聲，從地平線；從天際，帶著大讚頌、大宣說、大希望和大喜悅，從宇宙洪荒；從曠野和森林；從高山和平原；從黃金的收穫；從遮天蔽日的旗幟，蜂湧奔流、鷹飛虎躍而來。張錫命的臉上是溼溼的汗水，熱淚滿眶。趙慶雲在病床上哽咽不能成聲。宋蓉萱、蔡宗義和林添福都在病房會客沙發上，僵直地坐著，失神、震詫地凝望著用指揮棒揮出去一波又一波江河海洋似的合唱聲部的蔡宗義，熱淚涔涔地掛下他們冰冷了三十多年的臉頰上。

恍惚之際，趙慶雲感覺到有人為他擦拭眼淚。他看到護士邱玉梅張大了她那台灣曹族人民的，秀美的眼睛，凝望著他。他感到激動過後的平安與祥和。他看到窗外的天空，清藍如靛，萬里如洗。

「好晴朗的天氣！」

趙慶雲對邱玉梅說。他於是感到疲憊了。他聽見邱

玉梅急切地叫喚著他：「趙先生，趙先生！」今天，我說了，太多話了，他想，不過，住院以來，可能從來沒有，這麼樣，舒暢過呢……

他睡了。

早上七點二十分，邱玉梅為趙慶雲更換點滴針劑的時候，才注意到趙慶雲的眼珠子，在他那緊閉的眼皮裡，始則緩慢，繼而迅速地轉動著。他的臉面，甚至偶爾也會抽搐一下。邱玉梅立刻跑到醫護站去報告。湯主任大夫還沒來上班。當班的小劉大夫和護士長趕到了病房。他們為他把脈，量血壓……他們的表情有些緊張，有些興奮。邱玉梅看見他們忙碌地為他打針……而醫生和護士終於走了，叮嚀邱玉梅密切注意病人的情況。八點剛過，趙慶雲的臉上，開始有了淡淡的紅暈。在緊閉的眼皮下的病人的眼珠子，轉動得更其忙碌了。

八點十分，她看見趙慶雲的眼中流出一條細串的眼淚。他的臉色紅潤了起來，鼻尖因充血而發紅。邱玉梅用衛生紙為他擦去眼淚的時候，她看見趙老先生就那麼地睜開了眼睛！

「哦，上主！」邱玉梅幾乎不相信他的眼睛，她的心快速地跳躍著。她祈禱似地、喃喃地說，「親愛的上主！哦，他醒來了！」

她彷彿看見趙慶雲用他的眼睛向他微笑著。她然後看見他的眼睛望著下著大雨的，病房窗外陰暗的天空，眼中散發著愉快的光采。她彷彿深怕眼前的一切終是一場幻覺似地，凝神盯著他看著。他的插著導管的嘴，和善地翕動著，彷彿在向他說什麼。

「趙先生，趙先生！」邱玉梅看見他像一個禁不住渴睡的小孩一樣，重又無法抵抗地閉下嗜眠的眼睛的時候，大聲地這樣叫喚著他，「趙先生！」

邱玉梅打開的緊急呼叫紅燈，使湯大夫和小劉大夫、護理長全奔進了趙慶雲的病房。邱玉梅看著他們忙碌地處置著。她看著臉色迅速變得屍黃，呼吸不斷轉弱的趙慶雲，感到暈眩。「親愛的上主……」她無聲地說。

「馬上送Icu！」湯大夫面無表情地說。護理長開始打電話到加護病房。

「通知家屬！」護理長對邱玉梅說。

「家屬——。」邱玉梅說，「他兒子今天一早打電話去我家，說他要到南部去找一個人。」

「他沒有留下南部的電話嗎？」護理長說。

「沒有。」邱玉梅說。

「萬……，請快打電話告訴我。」邱玉梅記起了

葉春美的叮嚀的話。

四、趙南棟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二日 下午6:50

上午7:20，病人臉色突然轉白，在眼角、口角發現部份血色分泌，血壓迅速下降，至難於測出血壓。心博緩慢化和不規則化。

加以緊急急救，送加護病房。

加強強心劑投與，使用人工呼吸器，並安置頸靜脈管。

下午6:10，病人心跳突告停止。值班醫師給予心肺復甦急救，並投與腎上腺素心臟注射，並同時施行電擊。20分鐘後，病人仍未能恢復生命徵兆。6:45宣佈死亡。

死亡原因：心肌梗塞，多次發作。

從台北市一個叫做豬屠口的、陰暗、荒蕪而破落的社區中，一個被人棄置的屋子裡，趙南棟像一具甦醒的僵屍，感到焦躁和不安寧。他終於站了起來，穿上厚厚的、破舊的西裝上衣，走出他蟄居的，黑暗而又悶熱的屋子，走向烈日和烟塵的台北街道。他走路，他搭公車……汗水拓濕了他汗穢的領口、腋下和脊背。他下車，他走路，尋找合適的公車站牌。他終於來到了J醫院，在詢問台上，問到了趙慶雲的病房號。

昨天下午，趙南棟打電話到哥哥的公司。哥哥不在，公司的同事說，他打J醫院去了……

他搭電梯到達了西棟十樓。

他走進沒有關著門的一〇〇二病房。病房裡空無一人。他在病房裡孤單地站了一會。他走出病房，找到護理室。

「趙慶雲，送加護病房了。」

那個滿臉痘子的護士，淡然地這樣說。她告訴他加護病房的方位。趙南棟遊魂似的上電梯、下電梯，走了兩個長長的、醫院的迴廊。迴廊外，種著整齊地對排著的蘇鐵樹。他然後又上了電梯，下了電梯，向右拐。

護理人員問了他的身份，疑惑地為他穿上消過毒的白衣。

他走進加護病房，在第三個床位上，他看到他的父親趙慶雲。

兩個醫生從趙慶雲的床邊走開，從呆立著的趙南棟的身邊走過，離開了加護病房。兩個護士開始俐落地拔去病人身上的輸氧管、導管和點滴管。她們掀開床單，從病人的右側腹拉下一條滿是血水的導管。

趙南棟看見父親瘦削、灰黃，在幾個導管口上流著血水的屍體。父親緊閉著雙眼，長期咬著導管的嘴唇，

依然空茫地張開著，露出了從一片幽闇的口腔中微微外吐的、白色的舌尖。父親的嘴唇青灰。細細的、粗硬的鬚碴子，爬滿了父親嘴唇的四周和下顎。他的頭髮穢白而無光澤。細大的、青白色的四肢，毫無氣力地，恹恹地攤在沾著血汗的白色床單上。平生第一次，趙南棟看見父親那衰敗的、被導尿管弄得有些發炎的器官、在蕪亂的體毛中，安靜地死亡著……

護士用一條全新的白被單，蓋住趙慶雲的屍體。一個年輕就開始禿頭的醫生，正在厚厚的病歷上的最後一頁，奮筆疾書，一個穿著灰色制服的衛生服務員，開始把病床推出加護病房。

趙南棟夢遊似地跟在病牀後頭走著。一個小護士追上來要回穿在他身上的，消過毒的白衣。他加快腳步，追上運搬著父親的屍體的病牀，和他們擠進了電梯。

他們走過一條長長的、下坡的廊道，走出了大樓後門，來到一處空曠的，醫院後壁的小廣場。小廣場上，停著一部陳舊的運屍車子。他們走上一條窄小的水泥路，送進一間孤獨的、灰色的水泥房屋。陳舊的木頭看板上，寫著褪了漆色的「太平間」三個顏體字。

他們把用白床單包裹的屍體，推進冰屍的箱子裡，而後鎖上了那厚重的，不銹鋼小箱的門。

護士和衛生服務員匆匆地離開了太平間。太平間裡的一個老管理員，用濃重的河南口音問：「你是……親戚？」

趙南棟沈默地凝視著那嚴密地鎖上了的、冷白色的、不銹鋼的小門。他於是回頭離開了太平間。

走了幾步，趙南棟又站住了。火燒似的太陽下，在一身上下厚厚的冬季衣服裡，他可以感覺到冷冷的汗水，從他的脊背和胸口各處流淌著。他的汗衫和襯衫全溼透了。他用西裝袖口擦著臉上的汗。他走到太平間右側的一棵老榕樹下，跌跌似地坐了下來。

趙南棟始終沒有流眼淚。他坐在樹蔭下，時而低頭，時而仰望。他開始感到眩暈，而他的手開始顫抖。他感到氣喘，臉色青蒼。麻雀在老榕樹上聒噪地叫著。一陣熱風，在太平間門外，揚起了一片灰色的沙塵。

現在他開始在上衣口袋裡摸出兩條沒有開封的強力膠。他迫不及待地拆開黃色的包裝盒子，打開強力膠的錫管。他從褲袋裡摸出一個塑膠袋，開始把兩個錫管裡的黃顏色的強力膠，全部擠進塑膠袋裡。

他用顫抖的雙手搓揉著塑膠袋，把鼻子湊進袋口，睜大著那晦暗而空洞，卻依舊不失秀麗的眼睛，貪婪地吸氣。

「哦……」他輕輕地呻吟起來了。

他像呼吸困難的病人吸取著氧氣一樣，一口接著一

口，把強力膠辛辣的揮發氣體，貪嗜地吸進他的肺葉裡。他的眼睛越睜越大，直直地凝視著黃灰色的，醫院大廈。從醫院的牆外，傳來了繁忙的汽車和機車的聲音……

一個小時之後，葉春美從醫院大廈的後門、慌忙地，快步走來。她帶著驚懼、苦痛的表情，走在通往太平間的、狹窄的水泥道上。在靠近太平間的門口時，葉春美驀然地站住了。她微喘著氣，看見了在榕樹周圍晃晃悠悠地走著的，眼睛直直地、空茫地望著前方的趙南棟。

「宋大姊，哦，宋大姊，這是你兒子！」葉春美的心中狂喜般地吶喊了，「我從沒見過的小芭樂！我一眼就看出來了，宋大姐……」

她緩緩地走向前去。她站在趙南棟的跟前，看著他那一頭垢汗的長髮，蒼白而瘦削的臉。她的眼中發散著溫暖的光采，像是母親看見了自己的骨肉。她拉起他的無力的手，從寬鬆的袖口上，看見他胳膊上幾處用烟頭燙觸的傷口。

「小芭樂，我的孩子，」她喃喃地說，「啊，宋大姊，老趙，我終於找著他了。」

她費力地扶著瘦弱、一身汗臭，神志不清的趙南棟，走向開在醫院圍牆邊的後門。

哦，宋大姊，她愉快地想著，你不是要我照顧小芭樂嗎？畢竟，你讓我找到他了……

她在醫院的後門外，攔下了一部計程車。她把趙南棟安頓在後座內側，等自己坐穩了，用力關上了車門。

「石碇仔。」她說。 ♀

【郵購九折·掛號寄書】

文化的 傳統的 診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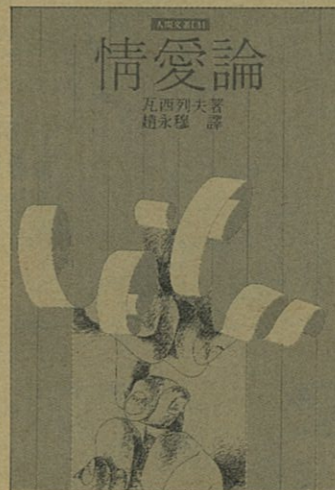
1985年柏楊《醜陋的中國人》對中國人的病態作了生動的現象描述。1988年劉再復·林崗《傳統與中國人》則對傳統文化作了深刻的本質分析。

《傳統與中國人》

本書代表當代大陸學者文化反思的具體成果，作者從思想、人格、制度，全面而深入批判傳並分析近代中國，批判理性的成長，為五四以來反傳統歷史作出前瞻性的總結。

◎作者—劉再復·林崗
◎定價—240元

一陰 一陽 大學問



《情愛論》

愛情可以分析嗎？分析可以周全嗎？瓦西列夫這本《情愛論》深入古往今來各種愛情故事、愛情理論，綜合探討愛情的本質。

◎作者—瓦西列夫
◎定價—220元

李澤厚·王若水親自校訂
臺灣·大陸·香港同步發行

《美學四講》

◎作者—李澤厚
◎定價—160元



《智慧的痛苦》

◎作者—王若水
◎定價—240元



11月出書
歡迎預約
八折優待(10月31日止)一律掛號寄書

人間出版社

臺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樓
電話 7081149·7081779
郵發帳號 1174647-3

海峽 最具 進步性、 思想性、 批判性的雜誌

內容要目

- 陳若曦：台灣人看草原
王拓：熱烈的期待，深切的憂慮
——我對時局的一點理解與分析
任華等：儒學大師梁漱溟訪問記
張愛新：對大陸「農村改革」的探討
李榮武：解剖台灣大財閥
陳映真：談台灣作家的地位問題
王耀南：民進黨和國民黨有何不同？
張曉春：「勞動人權宣言」說明會記要

零售定價：90元 訂閱一年：900元

TEL：7012930·7052635

郵撥帳號：1134151-2 盧思岳

自然音

化無言的自然，為有聲的音樂 山葉音響——



山葉音響全省門市 免息分期特惠活動

台灣總代理
KHS 功學社 音響部

地址：北市復興南路一段322號6樓(02)7091266(代表)
(仁愛路交叉口福華飯店旁·停車方便)

復興音響中心：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322號5樓(02)7091266

台中音響中心：台中市三民路三段45號(04)2222869

台南音響中心：台南市民權路二段109號(06)2281053

高雄音響中心：高雄市五福二路145號(07)2015133